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飞羽天关

(上)

 **eBOOK**
网络资源 非纸书

人物表

李百灵——穿白衣，骑白驴，绰号雪羽仙子，隐湖秘屋传人，最擅堪舆八卦之术。并精通世间文事武功及任何学问。巨耐红颜薄命，以孀居之身巧遇活宝关无畏，结成文武拍挡行道江湖。

关无畏——生性顽皮，旷达，聪明绝顶。固同时修炼两种相克的内力而濒死亡，后得李百灵相助练成武林绝响阿修罗大能力，折服于李百灵的风采智慧，诚心为其牵驴护驾走江湖。并到处制造武林新闻。

席荒——号血尸，宇内三凶之首，为当世最大魔头。传说能以精魂附体转世。他以人血练成无上邪功千重血雾，并擅长迷心夺志、禁魂制魄的邪法。

雷天眼——渊知博闻的古物收藏家。最擅辨析各国传世至宝，以一双洞烛幽冥之眼力而著称于世。

张天牧——御前一级侍卫，自幼用无数种药材泡浸双手，修成秘传的精钢飞花手，号称大力神。

不败头陀——少林绝顶高手。

龙智活佛——密宗红教掌教。

庭东——一阳会前日童，现为一阳会会主。黑心夜叉庞缺娘、邪剑盖仙、恶农温自耕——拜月教长老。

崔如烟、辛海客、秦森、韩玉池、董秀姑——血尸席荒手下五大高手。

李炎——人妖，绰号横波哀鸿，一阳会两大供奉之一。

飞凤——拜月教月女。曾假扮李百灵行走江湖。

九面阎罗——名金同，拜月教首席长老。

易滔——绰号分光夺命，断金堂堂主。

竺忍——号称云涛妙手，华山陈搏一脉嫡传，以太清神功和斗罡七飞刀名震江湖。

田寅风——垂杨飞燕刀法传人。

朱伯驹——玄剑庄庄主，李百灵的孀居公公。城府深沉，韬光养晦，机智过人。

房谦——人称拼命三郎，坠泪七刀传人。

洪圭——绰号怒龙，玄剑庄总管。

朱虚谷——朱伯驹之子，儒雅清奇，武功奇高，曾一度钟情李百灵，但终因叔嫂身份而忍隐。

宫道——安庆府总搏头，艺出专出名捕的正义门。霜龙公子——天下三大恶人之一。

墨鱼——名潘良，擅长追踪之术，贪淫好色，被小关凌迟处死。

小曼——身材妙美，容貌姣妍。被小关戏称为鳗鱼精，擅长水晶观踪等法术，天下三大恶之一。

玉娘子——宇内三凶之一，原名高玉秋，艺出隐湖秘屋，狐媚淫荡，驻颜有术，望之如二十许少女。陈寓厚——绰号大千圣剑，小曼养父。

彭翼——绰号金翅膀，宇内三凶之一。

十恶组——江湖上出现的十个小型罪恶组织，奸淫、抢劫、勒索、谋杀等等无所不为。

内容提要

本书为作家晚年封刀变法之作，下笔幽默、诙谐、异想天开，开启了后来李凉谐趣一派。惜乎美文未竟，撒手西归，此篇竟成广陵绝响。

怪小子小关被拜月教首席长老传以残缺的六阳罡和九阴煞错乱阴阳，每天忍受子午魔火焚身之苦，隐湖秘屋传人雪羽仙子李百灵骑驴经过，喂服龙虎丹参，调和阴阳，并助他练成无上魔功“阿修罗大能力”。接着又助其奇迹般地进入魔教长生洞府，习得少林绝学“逆天步”、魔教秘艺“大缠仙手”，然后以“天下第一关”名号与李百灵联袂行道江湖。

受李百灵指点，小关先后夺得位列神兵谱上的天铸剑，古董大王雷天眼手中的紫府保心锁，灵药奈何丹以及密宗咒语。全副武装后小关高来高走，神秘无踪；李百灵心有灵犀，时而配合施以隐湖秘屋多种绝学；二人在江湖上神出鬼没，演出了一出出令江湖人咋舌不已的“恶作剧”。

从此，人们经常看到：飘然出尘的雪羽仙子，美美地骑在小白驴上，旁边永远跟着脸上带着邪笑身背天铸剑的小关，最后，二人逐一剪去了肆虐武林的宇内三凶和天下三大恶。

此书显示了司马翎对堪舆奇门等古老文化的资深造诣。书中雪羽仙子李百灵技挫邪道风水大法师，“鳗鱼精”与血尸以水晶球对垒的精彩场面，使人想起诺查丹玛斯的预测术和《封神演义》中的诸神斗法，曾被专家誉为“侠坛绝响”。

千古云霄一翎毛（序） ——台湾武侠新派宗师司马翎及其作品

多年辗转于两岸三地（港、台、大陆），尝闻武侠方家嗟叹：司马翎英华内蕴，文采汪洋恣肆，为还珠以降金庸之外最具才华者。却因英年早逝，夫人旅美，致使被盗版所毁，明珠蒙尘，以台湾武侠龙头身份，反不为国内所识！令人浩叹天才薄命。

其实，在台湾早期，人们甚至只知司马翎而不知金庸。昔年金庸因《射雕》一书涉嫌政治在台遭禁，出版商即将金庸作品托于司马翎名下出版，盖因唯司马翎之功力可于金庸比肩也。因此，武侠研究权威专家、台湾《联合报》主编叶洪生先生编辑《台湾九大门派代表作》（江苏文艺版）一书，将司马翎位列九大门派之首，排名第一，列古龙前。未见侠坛稍有异议，盖司马翎在侠坛之宗师地位已成不争事实。

有鉴于此，当我第四次通过海关将司马翎的原版书带给国内收藏者，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愿望：一定把司马翎的作品介绍给国内！皇天不负苦心人，在延边人民出版社一再热情敦促下，我终于通过皇佳出版社找到了从美国暂归的何美英女士（司马翎夫人），洽谈了版权，于是，才有了这套《司马翎全集》。

我曾看过海内外各种关于司马翎的评论，真是诸子百家，各臻其妙！然以我两岸奔走所见（包括所闻、所感），我认为，专家公认司马翎对武侠创作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贡献——

一、新旧兼容，一代宗师。叶洪生先生说：“从继承旧派各大武学遗产上来看，司马翎兼得还珠楼主玄妙心法之神髓，白羽老辣精明之人情事故，郑证因江湖与技击，王度庐之儿女侠情及朱贞木悬疑推理……”可谓集旧派之大成。至于新派，宋今人说：“司马翎……略带新文艺之风，武侠小说之谓新派，吴先生有首先创造之功。”并誉为“新派领袖”。

二、葦路蓝缕，以启山林。司马翎才华横溢，敢于领异标新，已至其作品成为后来作家不断取用的武库。据专家考证，司马翎的《剑神传》导出了易容的《王者之剑》，《剑气千幻录》导出了上官鼎的《金刀亭》和萧瑟的《碧眼金雕》；并且连金庸的《笑傲江湖》中的独孤九剑的“无招胜有招”，也是司马翎《帝疆争雄记》中的“修罗七诀”的翻版（比金庸早四年）；而古龙的楚留香系列，推理和斗智则源自司马翎的《圣剑飞霜》。其实，这类例子，俯拾皆是，如《飞羽天关》启发了李凉的机智、幽默、谐谑一派，其中鬼精灵任性胆大妄为的小关形象正是李凉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少年英雄原型。

三、中华上古、中古神秘文化的集大成者。国内著名武侠研究专家、藏书家、上官纓先生（曾编《中国武侠史》）盛赞司马翎“满腹经纶”。特别首肯他“对濒临湮灭的中华古文化的‘扶隐发微’”。他说“（司马翎）文心玲珑有孔，下笔奥妙精微，将庄老佛、堪舆、奇门等古代上古诸术融汇一体。自还珠以降，无人能出其右，而自司马翎之后……此门渐成绝响。”此言不谬也！看看《飞羽天关》雪羽仙子同风水大法师斗法的精彩场面，现在还有哪个作家能写得出来呢？

四、描摹人像的大师。有人称司马翎笔下为“大江湖”，格局宏阔有序，人物等级分明，从大侠名宿到弱女孤雏，从巨奸大恶到市井无赖，须眉皆见，

仅以女性论，就有淑女、顽女、情痴、弱女、荡妇、媚女、才女、丽姝……千姿百态，活色生香。

以上仅陈大略。其实，司马翎在人性、男女、人生滋味等方面的发掘上均达到了一个极高的境界，只不过均需读者用心去感受，有人说司马翎之作如糯米饭，越嚼越有滋味。信哉斯言！

据司马翎夫人讲，司马翎一生对武侠创作用力甚殷。写作常常进入不眠不歇的境界，夜阑人静犹自笔下狂书，如遇惊扰，马上会有一个茶杯凌空飞过，盖先生已进入一种半迷狂状态矣。惜平先生去世太早（1984年留下半部《飞羽天关》撒手尘寰），而其作品终生都在港台很小的华人范围内发行，如果他知道，在他过世十四年后，终有正式出版社在他出生的土地上出版他的全集，文心如司马翎者，九泉之下，当会莞尔吧！

而对于我们，司马翎将是一笔稀有的奇珍——他给我们留下的那些旷世大侠和令人心醉的故事，好比愈陈愈有味道的老酒。必将在二十一世纪溢出醉香，特别是当我们面对满街的武侠垃圾（各种劣书及其盗版），更会感到司马翎真如琪花瑶草，麟角凤毛——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田圻畅 于香港博爱事务所
一九九八年元月

飞羽天关

第一章 小白驴

李百灵其实是盘膝端坐鞍上，但嫩黄色和绿色的绸缎衣裙分垂两边，便使人看不出她竟是用这种古怪姿势骑马的。

一般来说，骑术再精的人，亦没有在走动中的马背上打坐这一招的。

她骑的不是骏马，而是一头全身雪白耳朵很长，身躯矮小的驴子。小白驴看来很可爱，行走于崎岖起伏的群山中，脚下极是轻健快稳。

山风轻轻吹拂着李百灵云鬓的轻纱，却始终窥不着她的脸庞。

她头上的淡黄色丝绣宽边笠帽，不但可以抵挡正午酷热阳光，而帽沿下团团垂披的一道轻纱，更是连后脑袋以及颈子都掩蔽起来。

这儿是高太平县不远的黄山山区，四下荒芜无人。

却见前面明明是一道数丈阔的山涧，小白驴居然视若无睹一直冲去，大有不怕摔断骨头视死如归的精神。

李百灵安坐不动如山，似乎跟小白驴别上劲了。

眼前一花，光景忽变，山涧变成错错落落一堆堆树丛以及岩石。

假如现在能够在半空中鸟瞰的话，就可瞧出这些树丛和岩石像一道围墙拦住去路，两边则各有一条真正不假的深涧，末端便是百丈悬崖。

在树石围墙到悬崖这一截，则是一大片平坦草地。

小白驴在树石间左一绕右一转，眨眼已穿越这道五六丈深的围墙。前面大片绿油油草地，使人眼界心胸为之大大豁然开阔。

草地自中央突兀竖着一块齐齐整整长方形白色石头，大约比单人床阔长一些，高度约是两丈。

石边靠着一把用树干草草扎成的梯子。

小白驴动如风火，却无声无息，一下子已到了白石前面寻丈之处，忽然煞住去势，低头垂颈，把嘴鼻埋入碧绿高大肥厚的草叶丛中。

这整片草地的草都很矮短细茸，唯有这儿井口大小一块，草高叶肥，颜色也碧绿的像嫩葱一般。

李百灵却在小白驴猛煞时，好像坐不稳雕鞍，身子仍然向前飞去。眼看快碰到白石，忽然变前冲为上升，宛如一朵彩云轻轻盈盈飞起两丈有多。

现在她已经比白石石顶高出七八尺，故此石顶上躺着的那个男人，他的姿势以及其他一切都一览无遗。

唯一看不见的只是他的面孔，那是因为此人虽然向天仰卧，却用一顶斗笠遮脸，挡住直接晒炙的阳光之故。

那男人除了一条窄窄的灰布围住胯下之外，身体其余部份都裸露在阳光下。

李百灵一定有反应无疑，可惜面孔藏在轻纱后，所以有什么表情可就不得而知了。

她身在半空，倏然向后退飞，在空气中滑出三丈有多，去势好像稍稍停顿一下，忽又继续倒退飞去，也是三丈左右身形落地。

这时她才改变盘膝姿势，双脚伸直沾地，一触之下，绿影乍闪，人影已杳。

小白驴鼻子在草叶中喷气弄出声音。白石顶那人手一动，拿开斗笠，眼睛在阳光下半眯地，侧耳倾听，露出惊异表情。

他年纪大约在二十至二十五之间，眉长鼻挺，眼神明朗，算得是俊秀人

物。

可惜嘴角的线条有点儿邪里邪气，令人一望之下就禁不住想起轻薄无行浪子，或者横行乡里，专门欺压善良的那种黑社会流氓之类的人物。

他稍稍抬头侧面望去。

小白驴的出现以及喷气啮草的动作，使他惊疑中另增迷惑。

由于驴背上有精致贵重的雕鞍，鞍后有口小皮箱，两侧还有盛物的革囊，显然不是野生的驴子。

那么人呢？

还有就是白驴好像不仅只啮草那么简单，它简直是在拔草。

小白驴果然不是要吃，而是迅速地拔。

一口就是一把，连拔了十几把，拔了就甩到一边，竟是存心跟这一块特别肥厚高大的青草过不去。

那男子瞅住鞍后小皮箱，目光凝定了那么一下，忽然泛起贪婪微笑，迅快起身轻手轻脚从梯子爬落。

他走近小白驴旁边，小白驴刚好又拔起一把草。

草根离地时，根须里裹有些红色东西。

那男子也不管它搞什么鬼，一伸手搭落小皮箱上。箱子内铁定有银子或值钱物事，这一点他敢跟任何人打赌。

他出手虽快，小白驴居然比他更快，忽然已离开四五尺，屁股朝着他。

他不但一手落空，还直觉知道要吃蹄子。

驴马惯用后蹄弹踢敌人，这是想都不必想的常识。

果然小白驴两只后蹄闪电弹挡，双蹄甫动，相距数尺，便已劲道如山，紧压那男子口鼻。

不过一声娇软轻叱又更早了一线传来。

小白驴双蹄倏然分开，左蹄间不容发擦颊而过，右蹄却只能尽量往下一沉，同时撤回大半劲道。

砰一声，正踢中那男子肚脐丹田。

这小白驴反应之快，变化之巧以及收劲御力之妙，简直有加人类的一流高手了。但它这一踢仍然相当劲厉，大概撑断撑破一块木板绝计毫无困难。

那男子大叫一声，身子应蹄飞起，跌出七八尺外。

李百灵来无踪，去无迹，忽然出现在草地上。

但她一现身便忽然如石像般凝立，原来小白驴踢飞了对方，自己竟也站不住脚往前冲去。

这现象本已是不可能之事，可是还有下文，只见它冲出十几步之后，身子摇摇摆摆改向左边奔了七八步，跟着又摇摆歪斜地改向右方冲了好几步，这才砰一声摔倒了。

一人一驴现在都躺在草地上。

人是僵卧如死，驴则昂头喷气，两只前腿尚可动弹。

李百灵过去一瞧，伸手拍拍小白驴额头，柔声道：“小白，忍一忍，你踢人的腿已经断啦。那位仁兄的内功好生古怪，你幸好不是全力踢中他，否则，你何止只被反震得断了一条后腿骨？”

她白皙纤纤五指滑落小白横咬着的那束青草，拿过来瞧瞧，根须间有两枚拇指大小红色物事，有点儿像小型红萝卜，表皮却极厚极滑。

霎时四周空气弥漫阵阵清甜香气。

“啊呀，老天爷！”她惊叹一声：“这可是天材地宝，仙家秘典称为龙虎丹参，一龙一虎阴阳相配。

据说修道人得服此宝，可以白日飞升，这话虽是夸大了些，但紫府药神经内所详列的种种灵效，已足以惊世骇俗的了……”

她双手并没有闲着，只一会儿工夫，便迅快灵巧地做妥好多事。

例如找出一个玉瓶，装起那对龙虎丹参，找出布条、伤药，另用短剑削木做一副夹板，替小白断腿接骨敷药绑上夹板等。

小白似乎听得懂她的话，乖乖躺着。

李百灵轻移莲步，婀娜娜娜走近那男子。

只见他仰天僵卧，双目呆滞，却仍有色泽生气。

同时皮肤的青色也很怪，那层青色好像只是表皮如此，底下还有一层颜色，透映出来略呈暗红。

李百灵泰然对着这个近乎全裸的男子，仔细检视他全身各处皮肤的反应、温度，试验四肢屈伸情况，还有呼吸和脉搏等。

初步所知的状况是脉搏隐潜细微，却悠长有力。

呼吸细长到了若有若无程度。

全身皮肤弹性如活人，但冰冷得刺手，四脚可任意屈伸，知觉全无，大约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觉都暂时没有了。

她身为年轻女性，并不是对男人裸体百无禁忌，早先在白石石顶她一眼望见此人情状，的确吃了一惊，觉得很不好意思。

但现下这男子昏卧如死，她以医师的立场细加观察，心理上便大大不同了。

她从革囊取来一盒金针，一盒药物，再细察那男子眼睛一会儿，拈起两支四寸三分金针，刺入两耳翳侧风穴。接着又取四针，两刺左右唇角地仓，两刺左右颊车。六针刺下，那男子面孔顿时松弛一下。但情况似乎不妙，因为他面部肌肉一恢复活动能力，马上紧紧皱缩扭曲，难看之至，同时也发出沉痛的呻吟声。李百灵停手运气，内息流转，腕指间发麻之感这才迅即消失。她心中大为震撼惊疑，一是此人内功极强有力而又古怪，居然能借金针刺穴时那么细微动作而反震，使她指腕发麻。

二是此人护体内功竟有两层，第一层阴柔冰冷，第二层阳刚炽热。

这两种不同的内力像两层皮，包裹全身，故此连针刺入之时，李百灵也必须连变两种内劲化御，才刺得入。

而在盈寸之间，一针之微，要稳如泰山地两种刚柔不同的劲道，实是千难万难而又令人不敢置信之事。

幸好李百灵不必向任何人证明，否则这场要人家相信的口舌麻烦可就大了。

她思忖一下，再取出一支针，金光闪烁，长达六寸四分，当即手起针落，插入腹部商曲穴，深逾四寸。

那男子登时长长透一口大气，脸部肌肉慢慢放松。

过了片刻，全身青气渐淡，果然透出下一层鲜红颜色，又片刻红气亦由浓而淡，终于消失，恢复了正常肤色。

李百灵伸手一拂，那男子面上和腹部一共七支金针，尽行拔出捏在掌中，动作快得连眼睛都跟不上，却从容舒缓有如分花拂柳。

那男子缓缓坐起身，李百灵退后两步。

那男子摇头道：“小姑娘别怕，我虽然爱欺负女孩子，却绝不欺负你。”

李百灵冷嗤一声，回身便走，跨出两步，忽又停下，头也不回，问道：“为什么独独不欺负我？”

那男子干笑两声道：“因为……因为你只是个小姑娘，而且你对我……那个……很好……总之，你为人很不错就是了。”

李百灵冷冷道：“我不是小姑娘，保证比你老得多，我也没有对你很好，你简直没话找话说，简直是胡说八道。”

那男子愣一下，道：“嘻，你怪凶的呀，算我小关看走了眼栽个跟斗。”

李百灵毫不容情，尖刻进击道：“你根本没有眼睛，何来走眼？而且，是走眼就是走眼，不是就不是，哪有算你走眼之理？哼！真是一塌糊涂之至。”

自称小关的男子听得连连眨眼，同时不觉张大嘴巴。

这时他不但不像流氓，简直像个傻瓜。

李百灵又道：“你练的内功也一样的一塌糊涂混帐之至。大概天地间有了你这种傻瓜，才会有这种害人害己的内功。只要一丁点儿脑筋的人，那是决计不肯修炼的。但你呢，哼，哼，嘿，嘿真是可笑……”

她后未说完，小关已接口大声道：“真是可笑之至是不是？”

李百灵道：“何止可笑，还得加上其蠢无比才行。”

小关大是气结，用个赶苍蝇的手势，道：“好，好，我蠢，我可笑，你请吧。”

李百灵道：“我爱走不走，没你的事。”

话声中举步婀娜行去，直到树石围墙边缘，才又提高声音道：“我不在的时候，不准欺负小白。”

她隐没于树丛岩石之后。

小关讶疑喃喃道：“谁是小白？他躲在哪儿？”游目四顾，忽然失笑，目光凝落小白驴身上。

既然小白在此，加上她的语气，这个神秘女子必定回转来无疑。

小关瞧瞧自己这副天体式装扮，当下只好皱眉咬牙慢慢站起，吃力地蹒跚走向白石，又吃力地挣扎爬上石顶。

且喜衣服尚在，当即慢慢穿上。

他向来习惯敞开前襟，露出虬突坚实胸肌，可是现在不知怎的，竟把上衣扣扎好，看起来老老实实挺合规矩。

之后才盘膝而坐，闭目暗自熬忍体内兀自鼓荡游走的疼痛。

以往的三四年里，他曾经数次与人发生冲突斗殴，因而闭气跌倒僵卧。

初时很快就能回气起身，体内疼痛也很轻微，谁知一次比一次厉害严重，体内的疼痛也变得锥心刺骨难以熬忍。

假如不是有这一块仙人石，他边想边伸手拍拍莹白的石面：我敢打赌，早在几年前就活活痛死了。

不过，整个情况并没有转好，只是能够拖下去而已。

尤其每天白昼午时和黑夜子时，照例发作的冷病和热病，以前每当这两个时辰只要躺在这仙人石石顶，很快就十分舒泰。

换言之，体内那股日间冰寒彻骨以及另一股在夜间炽热欲焚的古怪真气，都很快隐入全身经脉腑脏筋骨内。

于是便可以鲜跳活蹦回到城里混日子。

而近年来也没有什么人敢跟他打架。

因为虽则小关他会被人重拳打得僵跌如死尸，但打他之人也全都因反震之力而骨断骨伤，说来无一幸免，所以谁也不愿揍他。

要动刀子吧，又没那么大的仇恨。

李百灵并不是太过无聊而满山乱跑。

她离开那片仙人石草坪，不久就到了十余里外的一座山腰，那儿坡势平远旷朗，坡上只点缀着几块巨大山岩。

她选中一块最显眼最望得远的岩石，径自摄衣而上，盆坐岩顶。

这一来她固然可以尽览前方较矮的旷远峦谷和蜿蜒而来的山路，而别人老远也能够看得见她。

她的目光正是想让人家容易发现，让人家找上来，不必自己费神找人家。

她静静趺坐，想起那道以树丛岩石做成的围墙，竟是以相当深奥复杂的正反五行遁法，严密封锁仙人石草坪出入通路，不禁泛起佩服而又得意之情。

这道封锁线含有可怕的障眼和迷神的神秘力量。

从外面望去，那些错落植布的树丛和岩石，会变成深涧或者郁郁

密密的荆棘，使人感到十分荒凉险恶而不愿接近。

即使闯入封锁线地带，也会转来转去迷迷茫茫又回到外面。

当世之间能够一眼就瞧得出，而且又能轻易穿越这正反五行遁法禁制圈之人，除了她隐湖秘屋出来的传人，这一派数百年来都保持极端神秘。

每代传人寥寥可数，全是女性。

这一派号称渊博隐者，举凡世间文事武功以及任何学问，都无所不知无所不精。

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此所以秘屋传人，一百年也难得有一个会出于世俗社会。

每个有资格有条件被秘屋收录之人，终仍不免白首穷经，毕生孜孜钻研以至老死于隐湖的命运。

所有秘屋派的渊博隐者当然都属天才之列。所以只有天才中的天才，方有出山踏入世俗傲啸江湖的可能。

李百灵是不是天才中的天才尚未可知。

她之所以不留在隐湖秘屋，是因为母亲早逝，老父金镖客李来退休后独居乡间，忽然染病垂危，她是独生女，匆匆赶回来奉侍汤药。

而李来却在咽气前坚持替她主持婚礼，这才瞑目而逝。

这是五年前的事，那时她已经十八岁。

她自从十岁起到隐湖秘屋学艺，八年来都想尽办法希望能解除婚约。

但夫家玄剑庄朱家，乃是当代威震武林名重天下的名门世家，执意不肯退婚，后来总算稍稍让步，准她迟几年过门，所以才得以拖到十八岁。

但她过门之后，不及两年，她的丈夫朱大少爷朱麒忽然病歿，并无儿女。

幸而朱二少爷朱麟比他哥哥还早两年结婚，迎娶了南昌清风堡宋家小姐，至此已生三子，便过继了一子给大房。

李百灵对这些事全无兴趣，既不赞同亦不反对，与公婆家人亦不如何洽睦，彼此冷冷淡淡。

她由过门那天开始，自锁于画城，五年便这样悠悠忽忽地过去数里外的山路上，出现三条人影。

李百灵取出一枚套叠三层的竹管，拉长了大约是一尺三寸，两头镶嵌精工打磨的凹凸水晶透镜，一端凑在眼上，登时把数里外的三人衣饰容貌看得

一清二楚。

她悠然默默端坐等候。

不多时，有人奔上岩顶，却只有一个，其余两人没有露面。

此人身穿长衫，大约四旬左右，国字口面，相貌威重。

左手提着一口黑鞘黑柄长剑，剑鞘吞口金光灿然，大概是真金镶嵌，衬托得那把通体墨黑的长剑既威煞而又名贵。

此剑正是开封玄剑庄名动武林的玄剑，凡是该庄高手，都是黄金吞口，普通好手则是以烂银镶制。

那长衫中年人两丈外便躬身行礼，洪圭道：“大少夫人您好，洪圭给您请安来了。”

李百灵淡淡嗯一声，道：“洪总管亲自出马，似乎事情有点儿闹大了，不管怎么样，你有话就说，有事就办，不必兜圈子。”

洪总管定睛望她一阵，颌首道：“大少夫人不是寻常女流，请恕洪圭直言，倘有冒犯，那也是不得已之事。”

他言语清晰有力，气度沉凝，显示出玄剑庄真有人才。

洪圭又道：“老爷极不赞同大少夫人的决定，严谕责令洪圭必须找到大少夫人，立刻一道回庄。”

李百灵道：“老爷的命令我听见了，你回去告诉他，我今生今世，决不回庄。”洪圭听她口气斩截，心知必无转圜余地，当下躬身又施一礼，道：“大少夫人，洪圭礼数到此已尽，咱们由现在起，已无尊卑名份约束，亦无相识故旧之情，洪某要得罪了。”

他的话越说越重，威势渐见凛烈。

以他怒龙洪圭的声名，目下武林中胆敢与他正面相争决战，不为他气势压倒的人，恐怕已不多见。

李百灵淡淡道：“你何不把其他的人也叫来？我可是好意，对你而言也公平些。”

洪圭性格虽然威烈，却非鲁莽狂傲，微微一凛，道：“你说公平是什么意思？”

李百灵道：“你的为人和武功等等，一切我都知道，但我呢，你可知道我修习的是什么武功？甚至乎我的样子你知不知道呢？”

洪圭道：“讲到武功这一点，我同意你的说法。但为人或者容貌等等，有何相干？”

李百灵道：“每个人武功上的成就和弱点，都跟为人性格有关，以你为例，你们玄剑庄的最高无上剑法冥王七大式，每一式你当然都练得极精极熟。但碰到一个也极谙熟这套剑法的人，正如我，你便只能在功力修为上取胜，在每一招无懈可击上求不败，对不对？”

洪圭肃然道：“大少夫人说得是。”

李百灵也不加理会，又道：“现在说到为人性格的关键所在。请先告诉我，你承不承认在冥王七大式中，你弱于冥字三式，精擅于王字四式？”

洪圭微骇应道：“正是如此。”

李百灵道：“冥字三式偏重诡诈幽险，王字四则雄奇开阔有王者霸主之风。你的为人性格显然使你强于此而终于彼，我既知你得失所在，除非我功力还有未逮，否则你岂能不败？”

她歇一下，又道：“至于我的性格我的武功，你全无所知，纵然听前两

批的人讲过一点点，但你焉知我是不是因为对他们不须出全力，所以故意诈强为弱，以弱充强，使你们判断有误？若是如此，你的胜算岂不更少了？”

洪圭感到背上冷汗微沁。

他可不是容易吃惊容易气馁之人。

然而天下事拗不过一个理字，加上对方既敢坦告一切，更显出她的深不可测。

虽然事实上决不可能被她一番话就唬回去，事实上无论如何也须放手一拼，但若是可以多知道一点儿，何必白白糟蹋这种机会？

当下应道：“是的，看情形洪圭好像已经大大失算了，但您当真要叫他们上来么？”

李百灵道：“当然是真的，而且我不妨先告诉你，我三招之内就把其中一个摔落岩石，另一个嘛……最多到第七招就要断他一臂，现在叫他们上来吧！”

李百灵大概微微而笑。

可惜表情被轻纱遮住，无从得知是与不是。

她道：“你几时听过湘江二叟莫幻手、胡铁拐上阵时不是联手齐上的？朱老爷子这次居然动用这着杀棋，就算如愿以偿擒杀了我，只怕将来仍是得不偿失呢！”

洪圭面色又是一变，仰天一啸，片刻间两人飞跃上岩，一是佩刀黄衣老者，一穿黑衣持拐。

衣服颜色虽然有别，却都是老仆装束。

洪圭叹口气道：“莫老、胡老，在下也不明白，大少夫人怎生查知你们两侠真正的身份的，所以如今一切都已无须隐瞒了。”

黄衣佩刀的莫幻手哈哈一笑，道：“她知道就知道好了，速速拿下她才最要紧。”

话声未歇，黑衣的胡铁拐疾逾闪电扑去，拐刺如风，拐尖劲力激透空气，发出哧一声。

只见拐尖这一探之际，在短短一尺距离内，业已吞吐三下，因此听那破空声仅只一响，其实有三道锐逾利剑劲气衔接着连珠攻刺。

莫幻手可也丝毫不慢！

那胡铁拐兵刃才一递出，他亦配合时机发动攻势。

但见黄影闪动欺近敌人，右手五指宛如龙爪，左手利刀划出两道交叉弧形光芒，自右侧攻上。

那五指似扣还击，笼罩定对方右肩及整条臂膀。而利刀所幻化的两道精芒，则狠毒剪绞李百灵颈脖。

双方尚未当真接触，胡铁拐的身形竟已经稍稍欹侧，只要脚尖一落地，连人带拐立刻斜冲五尺。

这一来必定恰好拦截住退闪的李百灵。

换另一种讲法，也可以说是李百灵自己送上去挨他这一拐。

放眼当今天下高手，谁能身接他们这一招联手强攻而不闪不避？

莫胡二叟肯定认为没有，旁观的怒龙洪圭也认为没有。

李百灵却不同意他们的想法，至少眼前就有一个人，仍可以凝坐如山，可以不闪不避，而这个人正是她自己。

她左手长袖飘飘飞起，人人都不觉得如何特别迅快，但衣袖居然已卷住

拐尖。

与此同时她右手抬起，一丝金光从掌心射出，长约尺半，叮地微响一声，刺中莫幻手的刀光。

莫幻手但觉自己利刀虽然只被对方挡了一下，可是这一下之中却含有三记强震之力，凌厉反攻。

莫幻手连念头也来不及转，全身十成功力尽行运集刀上硬挡，人也斜飘数尺，以免吃对方趁虚攻入。

但这一来他右手龙爪攻势已是不消自解了。

事实上莫幻手的左刀只是辅佐之兵，右手才是真正克敌主力。却想不到对方武功心计都极尽奇峰突出之妙，竟能借伪破真，使他主力根本无法发挥，心中不觉大是别扭冤屈。

胡铁拐可就不只别扭那么简单了。

那李百灵的衣袖竟然像深不可测的大海，他铁拐攻出的凌厉劲道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此时他旧力已尽新力未生，又恰当身形欲变，劲力聚于脚底，一时等如全身空虚毫无设防。

李百灵轻轻一拽一送。

胡铁拐整个人凌空抛起，全然无法运气换劲。

洪圭目送他手舞足蹈飞坠岩下，心中大骇，直到传来人体坠地砰嘭之声，才如梦方觉，急急收摄心神。

莫幻手怔一怔，随即又出手扑攻。

这回他右手急抓如风，左手刀竖于胸前不发。

身形飘忽迅快有如鬼魅绕敌急转，一圈下来已连攻四招，每招三式，一共攻了一十二爪。

爪风劲急之极，声音刺耳惊心。

李百灵双袖飞舞，前后左右尽皆护住。

但见她双袖轻柔飘雪，在劲厉爪风中却总是逆风缠向敌手指爪，乍看反而似是敌爪所吸。

莫幻手万万不敢被她衣袖卷中，故此爪势虽是极之毒辣巧妙，却都属徒劳无功。

他以幻手为名，手法之奇诡幻变自是不在话下，但转了这一圈，变化了六种手法，仍不得逞，不禁骇然气馁。

这时已回到正面，莫幻手第五招出手，五指微屈如龙爪疾取对方面门，这一招他使出第七种手法。

竟是尽舍奇诡变幻，来个简单直接的强攻硬抓。当下已运聚十成真力，每只手指尖都射出尖锐劲道，有如五支利锥。

李百灵衣袖拂来，莫幻手不再缩退也不闪避，笔直抓去，五爪爪尖劲力刚一碰到敌袖，左手利刀忽然吐出，竟然后发先至，刺剖敌腹。

刀光如电划破李百灵衣袖，再进尺许就可以插入她的肚子了。

而这尺许距离以他们这等一流高手而言，简直就如没有。可是如果利刀方向改变，这一点点距离就反过来变成无限远了。

莫幻手的长刀正是忽然拐了弯，同时亦发现右手五指发出的尖厉劲气刺中衣袖时，竟像掉向无底深渊消失得一点儿不剩。

那把锋快长刀拐弯可拐得奇怪之至，竟是兜转来喳一声斩中右手，登时齐肘斩断，血淋淋的断手啪地掉落岩面。

他咬牙跃退七尺，丢掉利刀，挥指点穴止血，动作甚快。

李百灵淡淡道：“不必急忙跑，我若要取你的老命，你这一刀就应该抹在脖子上而不是斩中手臂了。”

莫幻手惨笑一声，转身跃落岩下，拖起跌得兀自发昏的胡铁拐，悄然遁走。

李百灵默默端坐一阵，才开口道：“洪总管，你既然不走，那就轮到你出手了。”

洪圭面色灰败，长叹一声，道：“在下万想不到大少夫人武功神通，竟是达到超凡入圣境界，看来大少夫人天下已无敌手，在下自问实是没有动手的资格。”

李百灵道：“别再叫我大少夫人，我五年前踏入玄剑庄，第一天我还是朱家媳妇，但第二天就已经不是了，所以你可以称呼我一声李姑娘，或者叫我雪羽仙子也行。”

洪圭道：“那么在下就遵命改称仙子。在下斗胆请问一声，何以您第二天就不是朱家的人呢？”

李百灵冷笑一声，道：“你何须装傻？我嫁的应该大少爷。据我所知，大少爷并没有患上痴呆之症，痴呆的是二少爷。你倒是解释给我听听，为何二少爷会变成大少爷？而真正的大少爷却早在我入门前两年，娶了清风堡宋氏为妻？哼，哼，朱伯驹老庄主的算盘恐怕打错了。

“他以为攀结清风堡这门亲家，力量可以增强一倍，可以不怕那个宿仇大敌了。其实如果我真的变成朱家媳妇，大概比清风堡要管用得多。”

洪圭发愣无语。

他亲眼目睹雪羽仙子李百灵出神入化的武功，几招就击败了武林中大名鼎鼎的前辈高人湘江二叟。

那湘江二叟实力约莫等如清风堡。

这笔帐一算，小孩子也推论得出她的话并非狂妄自夸。

此外，当年朱伯驹用二儿子冒充大儿子之事，庄里很多人都知道，事实就是事实，即使想狡辩否认也不行。

李百灵又道：“你为人忠心正直，几年来全庄上下，只有你对我一直恭敬执礼，所以我今天回报你。倘若不是你而换了别一个，我担保他一定用自己的玄剑斩断自己的手脚。”

洪圭不敢不信，赶紧躬身称谢，接着问道：“敢问仙子刚才施展的是什么奇功？您使的是什么兵器？”

李百灵道：“那是大自在心功，专能挪移颠倒一切外力，随心所欲反击敌人。刚才我用过两次。一次是将胡铁拐的内劲转送给莫幻手，我自己再加上一点儿力道，便将莫幻手震开。第二次则是以莫幻手自己的内力，从我的兵器柔金锋转输到他刀上，那结果你已经瞧见。”

她停歇一下，又道：“你带个口信给老庄主，叫他最好别再招惹我。”

洪圭应一声是，接着却叹气道：“在下不敢相瞒仙子，以老爷的性格脾气，往后只怕仍然不肯罢手。”

李百灵微讶道：“这就奇了，今日的情况变成这样，过错在他不在我，我忍了这么久，还替他儿子守丧三年才离开，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洪圭呐呐道：“那是……那是因为你暗助外敌窥探老爷练功，所以……”

李百灵道：“哦！原来那天我在后园碰见的年轻人竟是外敌？但后园不

是一向都有岗哨的么？那天何以全无动静？其后一个月之久也没有听谁提起过，为什么？”

洪圭道：“那是轮值的许平山刚好走开了一下，回转时恰恰见到你与那人离开的背影。当时不敢声张。老爷闻报亲自到后园查勘，发现练功场的园墙上留有痕迹。另一方面，我们派人跟踪那年轻男子，直待大半个月后终于查明他姓彭名一行，是太原人氏。听老爷口气，似乎那仇家跟太原这个地方渊源颇深。”

李百灵道：“原来如此，但我如果要对朱家不利，似乎不需要别人帮忙。所以我有没有通敌，让他自己判断好了。”

一只肥大风鸡，两斤牛肉，七八个馒头以及两斤老酒，已经有一半到了小关肚子里。这些食物是他自己带来的，看来味道不错，也相当清洁。

他独自坐在仙人石顶，吃得津津有味，偶然向躺在草地的小白驴望一眼，心中一直纳闷那个遮住面孔的女子究竟是什么人？

这好一会儿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低头挑了一块牛肉，抬头往嘴巴送去时，陡然愣住。

原来那个神秘女子已经站在旁边，就像幽灵般突然出现。

小关很快就发觉自己张大嘴巴的样子很不雅观，连忙垂下筷子以及合起嘴巴，左手作个请的手势，道：“来一点吧？嗯？”

照他估计，这个女子必定会摇头拒绝，甚至出言不逊，她的凶辣他已领教过了，所以殊不敢存有奢望。

李百灵居然没有他预期中的反应，反而在他对面轻盈坐下，也是盘膝而坐。

她的动作和姿势有一种说不出的恬淡温柔，以致小关看得呆了，不觉又稍稍张开嘴巴。

她默默打量那些食物，终于开口，话却有点儿刻薄，一点儿不像她动作那么迷人好看。

她说：“唏，你好大手笔，可真买了不少东西躲到这儿享受，是不是最近讹骗了不少财物？”

小关气结地瞪她一眼，心中好感全消，嘴巴登时又记得合起了。

他道：“你吃不吃都行，但别净说这些损人的话好么？”

李百灵轻啣一声，夹手取过他的筷子，拈了一块风鸡肉，送入轻纱后的嘴里，嚼了几下，才道：“唔，味道还不错。我说，你看起来不像是大少爷，也不似干活挣钱的老实人，请问，你的银钱从何而来呢？”

她用“请问”这种字眼，决非尊重，而是含有讥嘲揶揄意味。

小关傲然一笑，道：“哼，我小关自有办法。李白说千金散尽还复来，我就是有还复来的本事。”

李百灵道：“瞧不出你一个小流氓，竟也识得太白仙句，真真难得之至。”

小关感到她轻蔑的眼光在轻纱后闪动，登时气往上冲，冷笑道：“我小关除了没父没母比不上人家之外，讲到别的，哼，不是吹牛，不论是文的经史子集，武的刀枪剑戟，我认了第二决没有人敢认第一，你不相信不妨到太平县城里打听打听。”

他的话纵然属实，但言语谈吐却大有流氓地痞之风。

李百灵轻笑一声，道：“这可巧啦，我们且不说武的，前天我碰到一个举人，这个人非常狂妄自大，像你一样自认很了不起，于是我便出个题目考

考他。我问他梁朝朱超舟中望月诗有两句是‘人风先绕晕，排雾急移轮’，又庾信望月诗‘灰飞重晕缺，冥落独轮斜’，又王褒关山月诗‘灰寒光轮白，风多晕欲生’，这些诗句中的晕字，所出何典？你猜猜看他答得出答不出？”

小关有点目瞪口呆，声音干涩，道：“他……他大概答不出来吧？”

李百灵轻笑道：“为什么认为他答不出？是不是你这位文武全才也敬谢不敏？”

小关就算是想厚着脸皮否认也不行，何况他的脸皮也不算十分厚，只好不大情愿地点点头。

李百灵道：“诗句是属于集部，我不妨提醒你一声，答案是在子部，你刚才说过精通经史子集四部，这样一提你应该记得了吧？”

小关胸中憋住一口气，无精打采地摇摇头。

李百灵吃吃笑道：“那个举人那时也像你这副德性，我瞧他怪可怜的，才告诉他此典出自淮南子‘月随灰而晕缺’之句，现在你大概记起来了把？”

小关闷闷不乐，道：“记不起，老实说我根本没读过淮南子。”

李百灵道：“唔，你虽然爱吹吹牛，但为人很坦白，比那举人好得太多了，他明明答不上，还满口胡言支吾搪塞，我便又问他，有没有读过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

小关神情登时愉快振作不少，插口道：“资治通鉴我读过，不骗你，不过要我由头到尾都记得住，那我可办不到。”

李百灵道：“不必全部记住，我只是问他这部资治通鉴，司马温公费了多少年才定稿！”

她瞧瞧对方样子，知他亦答不出。

这次不知何故不想太使他没有面子。

当下又道：“那举人仍然回答不出，我也没有告诉他，司马温公前后费了十五年这个答案，当然，我猜你大概能够回答这问题……”

小关含含糊糊道：“我也不怎么样记得清楚……”其实这种问题似易实难，一般人谁会特地去查考去记住这等节外之枝呢？李百灵转移话题，道：“我叫李百灵，外号雪羽仙子，你的大名呢？”

小关道：“我自己改名为无畏，从前不是这个名字。”

李百灵道：“关无畏，唔，听来颇有威风气概。”

她夹一块牛肉送入轻纱后的口中，边嚼边道：“你几时学会这种害人不利己的古怪内功？”

小关道：“记不得啦，大概没有十年也有八年……”

他随口回答，眼睛却瞅住那对儿筷子，但又不好意思跟她要回来，因为她刚刚用过，而她是个女子，这就不免有些尴尬了。

李百灵剔透玲珑，一望而知。

她大大方方把筷子递给他，道：“现在轮到你了。”

她见小关喜孜孜接筷夹肉，不觉为之轻笑一声，又道：“我想知道你练的内功究竟有何古怪？何以同时有两种相反不同的劲道？我见小白被你反震出去，末后一段路方向相反。而裹住你身体一层青气冰冷刺手，一层红气炽热非常，显然是两种阴阳异途互相冲克的内力真气。但到底是也不是，要细细诊察过脉息，还要你告诉我一点儿内情才行。”

小关耸耸肩，既像不怎样放在心上，又含有不太愿意提及之意，道：“管他的，反正死不了，噢，该你啦。”他递回筷子，笑容满面，看来居然相当

潇洒。

李百灵微讶道：“咦，你不管？难道你对自己的生命健康全不在乎？”

小关斟满一碗酒，方要相让，却见对方摇头拒绝，便大口大口灌入肚子。

李百灵柔声道：“看来你当真不怎么把性命放在心上，你这样喝酒法，不是一般酒徒方式，而是隐隐含有向世间告别的意思，我有没有猜错？”

小关微有酒意，更见坦率，用力颌首，道：“你真行，你脑袋瓜子这么聪明，只不知你有没有一张配得上脑袋的美丽面孔？”

李百灵吃吃一笑，伸手把面纱掀起，一端搭在帽沿，这样便暂时不会再掉垂下来。

她的面孔呈瓜子型，眉毛细细长长几乎入鬓，一双凤眼线条即长且柔，十分美丽，鼻子嘴巴也都无懈可击，配上白嫩透红皮肤，容光焕发，不可方物。

这个美丽景象像电光般，明明烈烈烙入小关心版，也使他目为之眩，一时心跳加速几倍。

凭良心说，李百灵虽然美貌，却又不算得是倾国倾城的绝世美人。

小关有如此强烈反应，其实大部份原因是由于李百灵给他深刻的又凶又辣印象，心中不知不觉揣想她必是颧高额窄，牙尖嘴利的样子。

哪知她不但不如想象之丑，反而甚为秀丽美貌。

他舔舔嘴唇，呐呐道：“原来你是这个样子，真使我想不到。”

李百灵嫣然笑道：“我长得还可以吧？”

小关用力点头道：“可以，可以之至。”

他不觉中竟用上李百灵爱用的什么之至这个字眼。

他又道：“如果你还不可以，天下就再也找不到美女了。”

李百灵微露洁白贝齿，道：“你为什么不太想活？我知道你的古怪内功，每天一定有一两次会使你极之痛苦，你让我按按你的脉息好不好？”

小关道：“没有用，任何大夫都瞧不出是怎么回事。”

李百灵稍稍欠身挥出衣袖，卷住他的右手，拉了过来，纤纤玉指马上搭在脉门寸关尺部位。

一面道：“大夫当然不懂，这是武功方面的难题。”

小关想挣回手，但终于不动，道：“也有武林高人替我看过，都没有用。”

他暗暗奇怪自己何以任得这个美女摆布？也由于自己心中涌起阵阵温柔之感而觉得很习惯。

第二章千仞崖

若在平时，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在眼前，他不拼命大吃其豆腐那才怪哩，现在他却规矩得像个处男，这是怎么回事？

李百灵美眸轻阖，潜心诊查脉息，过了一会儿，要小关换只左手。

小关乖乖伸手过去。

“什么武林高人？他是谁？”李百灵问。

小关迟疑一下，才道：“我不能说出他的姓名，总之他武功好得不得了，三年前他便说我会变成这样，果然一点儿不差，那时他又说过，如果不是有这块仙人石，老早就没命了。”

李百灵总算放了手，让他有机会恢复心境的平静。

她道：“此石是古仙人玉玃子修真用过的遗宝，你可曾发现那边角上留下他的仙号？而且此石放置在这坎卦二黑位上，这等必死必绝之地，别说是

埋骨于此，就算大活人在这儿站得久一点儿，也有大灾大殃。”

小关居然懂得她说的是堪舆风水之学，当下道：“哦，你用的是三元地理而不是三合法，你也会看风水地理？”

李百灵微笑道：“我的确精通此道，三元三合都懂，但时下有称三元法的九宫飞星之类，比之三合法的洪范五行、双山五行、三合五行等远远不如。这仅属三元法十三级之中第五级而已。我则是由依卦起星的三元挨星、大玄空卦直至大些子法，配合依天体布星的七政四余都精通。”

小关道：“挨星法、些子法、玄空卦，还有七政四余这些名词我都听过，却不知内容，大概很难懂吧？”

李百灵点点头，道：“的确极之复杂深奥，更重要的是灵验如神，简直可以吓死人。例如大些子法，若说寅葬卯发，未免太离奇。但快则六个时辰或六日，最迟也不过六个月，必定见验，这已经够神奇的了。说到七政四余，我是集合中国五星术、外国的占星术（即古巴比伦占星术）、密宗东密方面的金刚萨陲七曜法（此法可以延年续命）、藏密方面的时轮金刚大秘密法，最后还加上蒙古耶律楚材秘传心法等各宗脉之大成。所以我的七政四余要用一百多颗天星推算，时下自称精擅七政四余的名师，用来用去只不过九颗星罢了！”

小关听得目瞪口呆，道：“那么时下那些名师连做你徒弟也不配了？”

李百灵微笑道：“很多人靠这一门混日子糊口，我不想评论。”

小关向她凝视一阵，才摇摇头，道：“看你漂漂亮亮，年纪又轻，你真懂得这些深奥学问？”

李百灵道：“不像么？假如有机会，我不妨露一手给你，我只要看看屋子，就算得出主人的凶吉祸福。当然是指出已经发生或立将发生的，并连月份或日子都说得准才算数。这种以阳宅风水看大运及流年之法，天下大概只有我敢铁口下断。”

她的微笑充满了自信，又道：“例如这一块草坪，以那一道暗藏遁法的树丛山石的对锁线为门户，则这方仙人石镇压着司怪凶星方位。此星主身名俱裂或攫邪症恶病而死。你在此石上坐卧，如果连续六日，必定奇病暴卒。但古仙人玉玃子镇石于此位，又以遁法封锁此地，不许常人误入，定然大有深意，待我仔细瞧瞧究竟何故？”

小关不吭气，等她发表结论。

李百灵四下看看，又掐指推算一阵，然后恍然道：“原来如此。”

小关忍不住道：“怎么样？为什么我三、四年天天在这石上躺两次，还没有死？”

李百灵似乎对他生死没有多大兴趣，道：“那是小事，你不死只是这块石头有仙人灵气遗泽而已。重要的是此石镇压了司怪方位，挨得紫气天星之力，登时翻天倒地，凶吉激荡，于是在天匱方位孕育出天材地宝，那就是那一副龙虎丹参了。”

小关心中不服，主要还是因为对方漠视他生死的口气使然，当下道：“什么龙虎丹参？”

他几乎冲口加一句“难道比人命还值钱”？却终于忍住。

李百灵取出玉瓶，把那两枚晶莹如红玉，清香扑鼻的丹参倒出来给他看，这么贵重的灵药居然不赶快取回，任得小关拿着。

李百灵又道：“据我诊断，你根本是练成两种互逆相克的至精无上内功，

却没有秘密口诀降龙伏虎调和坎离，以致形成雷风相薄水火不相济的绝局。任何人落入如此境地，除死之外没第二条路走。”

小关又好气又好笑，道：“你除了告诉我非死不可，又猛咒我快点儿死之外，难道就没有别的话好讲？你是不是很喜欢看人家死呢？”

李百灵神色自若，微笑道：“莫非我的样子看来很像残忍冷酷的人？”

小关摇摇头道：“不，但对我却很像。”

李百灵道：“你手上拿着的是什么？”

小关讶道：“龙虎丹参呀，难道不是？”

李百灵徐徐道：“对，但你可知道，这宗宝贝可以使你阴阳调和，水火既济，使你的六阳罡和九阴煞两种绝世内家真力相生相成，顿时成就绝响已数百年的无上魔功阿修罗大能力。此时你的功力，放眼当今之世，至少是前五名绝顶高手之列。现在丹参已送给你，亦在你手中拿着，我已这样做了，还算不算喜欢看你死，算不算喜欢你死？”

小关听了但觉如听神话，发一下愣还不算，简直整个人傻住。

李百灵笑道：“可别太高兴，便学那猪八戒食人参果般囫囵吞下肚子，服食这龙虎丹参可真有些讲究，还要先研究清楚调气运功之法才行。”

小关又过一阵才恢复清醒，想了一下，慎重地道：“算啦，这宝贝还给你。”

说时，递瓶子给她，又道：“我没有这福气，你自个儿留着，也许可使你长命百岁青春永驻。”

他神态口气瞧来不似作伪。

李百灵为之大奇，一时猜不透他葫芦里卖什么药，也不伸手去接瓶子，问道：“怎么样？怕我骗你不成？”

小关道：“骗也好不骗也好，与我都不相干。”

李百灵道：“你不想活下去？不想成为当代高手？甚至成为武林一代宗师？”

小关口气肯定斩截，道：“通通不想。”

李百灵眼睛滴滴溜溜打量他，生似正在打量怪物，喃喃道：“你不是发高烧就一定是发神经，二者必居其一。”

小关不答这个碴，瓶子递过去一点，强调道：“拿回去，算我发神经就是了。”

这回轮到李百灵怔完又怔，举手敲敲额角，用心寻思。

她显然真是聪慧绝世，心窍玲珑如水晶的人物。

只想了一下，忽地恍然笑道：“呵呵，这叫做所恶有甚于死者，原来你厌恶活在世上，认为生比死还可怕，对不对？”

小关大大摇头，道：“不对，我并不想死！”

李百灵皱起秀眉，别有一种妩媚风韵，道：“莫非你虽不想，却非死不可？”

小关这回默然不语。

李百灵道：“既然你非死不可，敢不敢把原因告诉我？”

小关道：“无可奉告，你拿了东西走吧。”

李百灵道：“你挑起我的好奇心，却不肯回答，天下岂有此理？好，你不说我不走，你前脚走我后脚跟着，总要瞧个水落石出才甘心。”

小关立即发觉她这一招很绝，心中充满烦恼，道：“喂，你别胡搅一气

行不行？哪有女孩子脸皮这么厚，这么死皮赖脸的？”

李百灵笑吟吟瞧他，似乎对他发火的样子很感兴趣，道：“我雪羽仙子李百灵不是自夸，世上很少事情能难倒我的，你不信我们走着瞧。”

小关凶霸霸鼓起眼睛，露出一派流氓样子，大声道：“你饭吃多了撑着是不是？告诉你，你若不赶快滚蛋，我可不客气啦……”

边说边掬起衣袖。

李百灵吃吃而笑，道：“哟，你凶什么呀？我是一个弱质女流，你揍了我也没什么光彩。”

小关怒目瞪视好一会儿，见她笑着毫不害怕，自家反而泄气了，焦躁道：“你怎么搅的？走，走，快走，别胡闹啦！”

李百灵道：“你要是约了人，我陪你等他。要是有别的地方去，我远远跟着。我绝不吭气多嘴坏你的事，这样行不行？”

小关气结不已，道：“当然不行。唉，算我怕了你，实在也没有热闹可看，你何必一个劲儿直跟我捣蛋？”

李百灵无动于衷，径自取筷夹块牛肉送入口中，边嚼边点头晃脑表示味道甚佳。

天色已近黄昏，仙人石上的酒肉馒头，一半已到了李百灵肚子里。

她有点醺醺然斜睨曲身侧卧不动的小关，突然打破沉默“喂”了一声。

小关憋了半天，也感到无聊，稍稍抬头瞧她一眼。

李百灵道：“这顿酒菜是不是临终前最后一餐？可惜还不够丰富，我们到城里大吃一顿好不好？我请客。”

小关已经烦得不会生气了，懒懒道：“不干，你去买回来，我光出嘴巴。”

李百灵道：“这样不太期负人了么？我说我们何不猜拳打赌，谁输谁听话，这样公平些。”

小关暗忖自己喝酒猜拳足足有十年功力，还怕你丫头何来？当即翻身坐起，讲明三拳两胜，立刻摄心定虑，大声出拳吆喝。

猜将下来，先是一胜一负扳平，第三拳李百灵赢了。

她笑嘻嘻道：“好极了，我们这就到城里去，喝到明天中午，谁先醉谁就是……”她比个乌龟手势，意思一看便知。

小关道：“现在不能走，等我在这石上睡过了子时，再去办一点儿事，然后随便你说。”

李百灵皱起了鼻子，不悦道：“天下还有赌赖的？你算是男人不是？我说现在就走。”

小关面红耳赤，却不得不低声下气，求情道：“唉！我不在石上睡过子时，这条老命就得呜呼哀哉，到那时你也没有趣味，对不对？”

李百灵沉吟了一下，道：“这样吧，我们再斗三拳，但这回你输了可不准再推三托四！”

小关暗暗大喜，心想刚才一时失手，这番必能扳回无疑。

谁知连下二城，第三拳不必斗，小关又输了。

他面孔比苦瓜还难看，神气萧索。

李百灵心中好笑，要知她乃是隐湖秘屋传人之一，论智慧学问机灵和心眼儿，当世难有敌手。

这等斗拳小技，三十年功力老师父也远远不是她的敌手，何况是小关？

她怂恿他道：“这样吧，我不出难题给你，但你得把非死不可的内情告

诉我。”

小关想来想去，头都痛了，却仍无法规避。

他迫不得已说道：“好，我明儿清早有个约会，我要去一个所在，冒充一个人，然后，大概不会活着回来。”

李百灵讶色一闪即隐，漫然道：“所以你不肯服食龙虎丹参，免得糟塌了宝物，对不对？”

小关道：“是的，我猜那什么丹参似乎真是宝物，我又何必糟塌呢？”

李百灵不让他有思索机会，接口道：“但你没想到，如果你成就了大修罗能力，你便有可以逢凶化吉避过杀身之祸。你一定没想到。”

小关摇头否认，道：“不行，一定活不成，我干吗拿自己性命跟你开玩笑？”

李百灵道：“既然如此，你拍拍屁股溜之大吉，天下这么大，谁找得到你？”

小关道：“不行，我可以骗千千万万人，却绝对不能骗我的恩人。我不肯要你的什么龙虎丹参，也是因怕得你的好处，我便非回报不可，可是我已没命回报，所以我决不要那东西。”

李百灵用惊诧赞叹的眼光凝望他。

她想：“在这世界上，居然当真有这种固执却可爱的傻子。”

她道：“那人明知此举必使你丧命，还要你冒充他，这种人值得为他死么？他是谁？”

小关道：“他的姓名打死我也不能告诉你，我未够十岁就得他救活一命，还养我到今天，教我武功，请老师教我认字读书。我为他死一百次也应该。”

“老天爷，”李百灵惊道：“他传你这等害人不利己的武功，你还感激他？”

“我不后悔，”小关答：“因为他事先已讲明有这种可能，是我自愿要学的。你不知道，我亲眼瞧着我父亲和叔叔被人活活打死，要是他们武功高强些，就不至于有那种悲惨下场了。”

他歇一下又道：“我那恩公去年问过我，愿不愿为他做这件事，我想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何况我自问迟死不如早死，便肯定答应了他，目下事到临头，岂可反悔而害了他？”

这道理倒也极对极合情理，实是难驳难破。

李百灵沉吟一下，道：“他总不会叫你代替冒充他上刑场等砍头吧？要不是，旁的总有办法可想。你且告诉我，为何情况糟到必死无疑地步？”

小关道：“我冒充他到一个绝对不能逃生的地方，就算我吃了什么丹参，不曾冷死热死，但也永远不能再见天日。据说另外还有奇怪遭遇会不断发生，除非是神仙才可躲过杀身之祸。我不骗你，真的是这样。”

李百灵反而开心地笑好几声，道：“傻瓜，你做梦也想不到你的能力会变得多么强大，许许多多看似绝不可能之事，都将变为可能。”

他拼命摇头，道：“我绝不服食你的宝物，因为我绝对不要再冒出一个恩人。”

李百灵轻笑道：“有时事情是由不得你做主的……”

她的衣袖宛如彩虹乍现，香风扑鼻。

小关只觉左乳下一麻，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天空不断打转，地面也剧烈起伏不停。

眼前五光十色缤纷，隐隐却一直有阵阵异香，由肚子冒上来，透出鼻孔。而全身懒洋洋地极之舒泰松弛。

这是小关刚恢复知觉，眼睛欲开未开时的感觉。然后他睁开眼睛，只见天上残星依稀，曙光甫现。

他陡然记起清晨约会，一下子跳起身。

迷蒙曙色中，对面一个戴着阔边帽笠，垂纱已掀起露出一张瓜子脸的妙龄美女，正微笑瞧着他。

小关吃惊道：“你……你把我怎么样啦？”

他这时当然已记起曾经发生了什么事。

但失去知觉之后，又有什么事发生过呢？

“没有怎样。”她说：“既没有把你宰了，也没有吃了你，相反的，你吃了我的龙虎丹参。你记不记得那是什么东西？”

“我当然记得，该死，我已吃下肚子了么？”

“没错，现在吐也吐不出来了。”

“是你强迫我吃的，我决不领你的情。”小关连自己也不知是恼或者是恨，总之心理不舒服极了。

但身体却相反，简直有生以来第一次觉得那么舒爽轻健。

午夜子时早已远去。

他多年来，每夜子时所遭遇有如炼狱的无比炽热煎熬，今夜是第一次没有发作，第一次轻松渡过。

所以他在恼恨中，仍禁不住想道：“原来弄掉了每昼夜各一次冷热苦刑，人生就大有乐趣。但……唉，可惜已太迟了……”

李百灵好像看得穿他脑袋，看得见他的思想，柔声道：“不迟，还不太迟，可是如果你全无死里求生的勇气，那就没有办法了。”

小关叹口气，道：“总之，你已经浪费你那叫什么的宝贝丹参了。”

李百灵道：“如果你到那个地方应约，一到就死，那便无话可说，假如还有一点儿时间，譬如有一天至三天，那么你的功力初步凝合，已经等如一般武林高手了，你或许可以避过一些危机。你究竟知不知道将有什么可怕之事发生？”

小关道：“不怎么清楚，但以我恩公那么高明的武功，也深信他必定逃不过杀身之祸。由此推论，我自是绝难幸免。”

李百灵道：“他未必是一等一高手。不过话说回来，你空有奇强内力，但既不谙轻功，逃走就不够快，不懂拳掌兵刃，遇敌就只有挨打挨宰的份儿，所以实是不容乐观。”

小关道：“算啦，到时候我尽量想法子逃命就是了。现在，你小姐大驾可以请了吧？”

李百灵道：“好，我走。祝你吉人天相，逢凶化吉。”

小关叫道：“喂，你打算上哪儿去？”

李百灵道：“我本来远远看见西北那边有一处风水极佳所在，决定去看看，所以打这儿经过。谁知见到那一道含有正反五行遁法的封锁线，于是闯入来瞧瞧……”经过情形彼此皆知，不必多赘。

只听她又道：“我仍打算往那边瞧瞧。你要知道，那一处龙穴三合家称为金狮戏球局。那处龙穴会像球一般滚动，由四方八面的山头瞧下去都一样。这种极奇异罕见的龙穴，既大大吉而又大大凶。所以我非得去瞧个明白不

可。”

她歇一下又道：“那地方离这儿不算远，就在西北角一座全是岩石的山腰，悬崖下还有一道急流，急流出去不远便突然急坠，变成极峻急湍的大瀑布……噢，你面色不大好，你怎么啦？”

小关发出呻吟般的叹气声。

过了一会儿，天色已渐渐明亮。

那个约会时间快到了。

他又深深叹息一声，很费力地道：“我要去的正是那个地方，但却是在悬崖半腰一个洞窟。我此一下去，入得洞窟之后，洞门自动关闭，据说纵有万斤神力之人，也不能破洞门而出。”

既然是一处绝地，入者有死无生，知道的人谁愿牺牲性命入洞？可是偏偏就有。

这里面当然必有古怪，必有无可抗拒违逆的理由存在。

因此李百灵点点头，道：“好，我不去就是，但我告诉你，如果你有万一生路，一定是水路而不是陆路。因为只有那百丈飞瀑的凶险水路，任何人从未考虑过有可能逃生。正因如此，那才是唯一生路。若以先后天八卦推算，悬崖下的凶险急流飞瀑，正属生门。”

她眼光中含有安慰鼓励，还有一儿惜别之意。又道：“我会在下游等你一段时间，当然是等你。唉……我并非不知道人生中，时时会发生一些不得不舍命去做的事，却想不到会发生在我认识的人身上……”

小关在朝阳下深深吸口气，感到全身气力充盈，真力弥漫。

前面数尺就是悬崖，有块木板标志，指出那有绳梯可供攀援下崖。

他已经粘上胡须，背插一面五指宽金色令牌，戴着斗笠，身穿灰色长衫。看来绝对像是一个老者而不是年轻小伙子。

四下无人，但他却无法肯定这一点。

当下下了决心，由绳梯援攀着往下溜落。

千仞悬崖令人心惊胆战以及手心直冒冷汗。

假使不是武功高强胆气极壮之人，这会儿不手足皆软，凌空栽跌下去才是怪事。

小关存着必死之念，倒也心居泰然。

一步一步往下爬，也不知落下了多少个十丈，岩壁忽然陷凹消失，再攀落丈许，且喜已是一方突岩，像座宽大阳台。

绳梯到此为止，他随即跳落岩石台上。

脚踏实地之后，举目一望，不错，是一座洞府门口，洞内光线黯黑得多，一时也看不清楚洞府里面情状。他先在岩台边缘向下俯视，只见下离那道湍急流尚有七八十丈。

这么高跳下去，纵是平静深潭，也难活命。何况这道急流不少巨岩突出水面，一旦碰上，非摔成一团肉酱不可。

踏入洞门之前，小关回头瞧瞧晴朗天空。

浅浅蓝色予人以宁谧无垠之感，但可悲的是这恐怕是他此生，看见蔚蓝天空的最后一眼了。

入洞五尺左右，洞口传来震耳惊心的一声巨响，登时一片黑暗，不问可知洞口已被封死了。

他深信洞门必是坚牢严密如铁桶，绝难攻破脱身。

所以懒得回转去查看，径向前行。

这条宽大甬道不知有多长多深，四下一片漆黑。

小关只好双手交叉向前直伸，以免一下子碰到石壁而头破血流。

这样屈屈曲曲行去，走着，走着，无边黑暗使他心中渐感茫然，脑子也大见麻木停顿……小白驴轻灵稳健地蹿涧越坡，如履平地。

它的断腿才接上七八个时辰而已，居然完全康复如常，大概由于它天生异种，生命力特别强，加上李百灵的妙手灵药所致。

李百灵照例盘膝端坐鞍上。

绿衫黄裙迎风飘拂，果真像是仙子一般。

她并不费力就算出那金狮戏球局后面悬崖下那道急流，到前面的山脚下就会变成平静缓慢。

她说过会在那急流下游守候一段时间，现在正要去做这件事。

但左面远处山腰忽有人影闪动，定睛看时，竟是一女两男，徒步奔行山径，不时停下来四下张望。

但由于山势角度以及近身树木遮掩，李百灵能看见他们而他们却瞧不见她。

李百灵反正不急，便停驴取出千里镜细看。

只见那女的大约有十八九岁，浅红色的长裙，外罩雪白罗衣，眼睛大大的，相貌既美且甜。

两个男子年纪都是约二十五六岁。

其一长相敦敦厚厚，微带笑容，手提一柄连鞘长刀。

另一个相貌清秀，天庭广阔突出，鼻子又高又直。

此人使李百灵吃一惊，心想：“怎的这太原彭一行也到这黄山来了，他们赶的是什么热闹呢？”她本不知此人姓名，还是昨天才从玄剑庄总管洪圭口中得知的。

忽见彭一行等三人似乎有所发现，都停步聚拢，一齐望着前路。

过了片刻，他们前面忽然出现人影。

也是一女两男一共三个人，在千里镜中瞧得甚是清晰。

但见这三人年纪都在中年以上，那个女的阔面高颧，眉浓口大，可说既凶又丑，手拄黑色奇形拐杖。

一个中年男人作道家装束，相貌斯文秀气，腰悬长剑。

另一个穿着得有如乡巴佬，手中拿一支长达三尺余旱烟袋，烟袋头巨逾拳头，若是铜铁质地，敲上一下可碎人头。

他们速度好快，身形乍现便已到了那三个年轻人前面两丈处，陡然一齐停步屹立。

彭一行等惊讶地瞧着对方，看他们来势大似不善，但自问又没有过节，事实上连面都未见过一次。

那凶丑中年妇人开口时，面色仿佛变成更青黑，杀气腾腾，喝道：“你们来黄山干什么？快快从实招来，否则……哼……”声音甚是刺耳难听。

彭一行抱着连鞘长剑施礼道：“我们打算找一个人。”

“他居然没有发火，涵养倒真不错。”

凶丑妇人冷笑声宛似泉鸣，道：“嘿，嘿，那可真妙，我们碰巧不准找人，你怎么说？”

彭一行仍然彬彬有礼，道：“既然我等在此令诸位有所不便，那么我们暂时避开就是了。”

常言道是伸手不打笑面人。

那妇人虽然凶狠自大，也发不出脾气了，颌首道：“好吧，你们循原路回去，这回我也不计较了。”

他们对答了几句话工夫，李百灵的神驹小白，已驮着她无声无息来到附近。

这时彭一行迟疑一下才决定了，道：“我们这就往回走，敢问我们几时才可以经过这边？”

凶丑妇人大概半生头一回碰到这么好脾气而又有礼貌的年轻人，反而招架不住，道：“这个……这个……等一会儿儿就行。”彭一行抱拳道：“遵命。”

当即回身行去，其余一男一女也默然转身跟着走。他们在一丈余外转弯看不见了。

凶丑女人皱起浓眉，道：“邪门，这几个小子邪得紧。”

“但在李百灵或任何外人眼中，邪门的却绝对不是彭一行等而是这三个老的。”

佩剑道人淡淡道：“你的招牌得改一改啦，其实我和温老二也全都得改名换姓，以后你叫我做善良，叫他仁翁。”

“拿着旱烟袋的乡巴佬呵呵一笑，道：“盖老大就爱胡扯乱盖，怪不得三十年来从没有人尊称你一声邪剑盖松山，却管叫你盖仙……”

凶丑妇人面色一黑，道：“温老二，我呢？人家背后叫我什么？你老实告诉我。”

“温老二笑道：“你黑心夜叉庞缺娘还不够可怕么？谁还要改？”

黑心夜叉庞缺娘似乎对那么难听外号，反而很喜欢，听了欣然颌首，面色登时变白了许多。

忽地矍然侧耳倾听，道：“盖老大，瞧瞧谁来了？”

邪剑盖仙应声同一时间飘飘倒跃数丈，身形飞上一株高树枝丫，旋即纵回原处。

这一来一去捷如鬼魅，轻功之佳令人咋舌骇汗。

他道：“是你的丫环飞凤和小林小徐三人，看来小林小徐武功大有进步，大概跟你几个丫头差不多了。”

温老二连连摇头道：“盖老大别这样说，提防这母夜叉心中恼怒，说我们长老堂七大长老，六个排斥她一个，武功都不传授她的丫环。”

盖仙道：“怎么会，我们三人交情最深，别人不肯教，你我还能不肯成全吗？那是教规严格规定如此，我们也没有法子。再说长老遗缺若是由女子补上，自然得技艺超群，冠绝十名候补弟子之上不可。正如庞三妹比我们都高一筹才行，你以为这条教规定得那么肤浅多余？哼，其实大有深意，大有深意……”

话声甫落，但见一女二男三道人影疾如飞鸟纵落在他们前面丈许处，各自施礼。

盖仙摸摸下巴还不算长的黑髯，道：“小林，你先报告。”

一个腰系两枚流星锤的壮汉躬身道：“属下亲眼看见金长老独自出现，然后沿绳梯缒落悬崖。不久又听到长生洞府门关闭声，那声音有如春雷郁郁

沉沉，远远传出，连地面也隐隐有点儿震动。”

盖仙道：“小徐，你说。”

小徐身量比较高瘦，年约三十，手握一对银光烁闪的判官笔，也躬身道：“属下所见所闻，正如林勇师兄一样。”

盖仙道：“你的确看见金长老本人？”

小徐口气极之肯定，道：“的确看见。”

盖仙转过目光，落在那个相貌秀美的妙龄少女身上，道：“飞凤，你呢？”

飞凤应道：“都一样。”

她口气态度没有林徐二人那么诚惶诚恐地恭谨，气氛大见轻松。

“可是……”她又说道：“小婢不知何故，觉得金长老好像有点儿异样，却又说不出原因。”

黑心夜叉庞缺娘问道：“是不是金长老的衣饰、神态、身材、动作等有某一点与平时不同？”

飞凤恍然道：“对，对，好像样样都有一点点不同的味道。”

温老二矍然道：“咱们得想个法子查明白才行。”

盖仙凝目寻思一下，忽然笑道：“不必了，金长老金同外号九面阎罗，这外号除了与武功有关，另一样就是易容乔装之术。他变成另一个人时，除了面貌，连动作姿势都一齐变。今天他独赴本教绝地，明知有死无生，心情自是大为激荡，因而举止姿势不能保持如常，在不知不觉中变成其他的人实是不足为异。你们以为如何？”

庞温二人一齐点头表示服气可信。

这时庞缺娘忽又咦一声。

涛声甫发，盖仙颀长身形已经有如飘云掣电飞到刚才上去过的树桩，倏又飞返，道：“五个人，有三个武功相当高明。”

庞缺娘挥手道：“咱们且隐藏起来，瞧瞧是什么来路。反正咱们事情已了，不必多事。”

温老二道：“咱们的事还没了。”

他目光盯住庞缺娘道：“下一次探洞人选，你已中签，三年后的今天就轮到你踏落悬崖，咱们怎可就此茫然回去，怎可没半点儿资料以供推测参详？”

邪剑盖仙颌首道：“温老二说得是，我们决不能一走了之，不过目前还是先走开一下，待会儿再仔细商量不迟。”

他们说走就走，眨眼间全部隐没于右边稍高的树林内。

过了一会儿，五个人沿山路奔到。

带头的有两个着长衫的壮年人，膀粗肩厚，脚步极快极稳，一望而知这两人除了外功极强之外，内功亦造诣至深。

另三人服饰大致相同，都是劲装疾服，腰挂长剑，其中只有一个人的剑鞘乌黑发亮，黄金吞口。

其余两人仅是普通长剑。

可是这三人走动时俱是上身纹风不动，脚下宛如行云流水，显然是剑术名家高手。

佩玄剑的人忽然招呼一声，众人俱皆停步。

却见那人目光如炬，在地上扫射一轮，沉声道：“有些草正在伸挺恢复原状，可见得前一刹那有人聚集此地，人数瞧来还不少，至少也有五人以上。”

咱们后脚到，他们前脚走，为什么？他们是谁？”

他抬头望向那两个长衫壮年人，又道：“贾大侠，咱们想找的人，很可能已会合了什么人也未可知。”

右边个子较高的贾大侠沉吟道：“有道理，有道理，若非有问题，怎会看到我们就躲开？薛三哥，你看法怎样？”

薛大侠语声雄浑，应道：“查究一下也好。毕奇兄，你拿个主意。”

毕奇手抚乌黑剑鞘，微一点头，另而人便已劲箭也似蹿出向去路疾扑，一眨眼已转弯不见。

毕奇道：“赵修和方威他们，别的功夫不怎样，但追踪搜索却很有一手，咱们不妨稍待一会儿，省点儿气力。”

片刻间已听到人语声，然后一伙人从转弯处走来。

其中两人是赵修和方威，另外三人是彭一行和一男一女两同伴。

毕奇眼中一亮，低声道：“贾大侠、薛大侠，请无论如何找个藉口，迫出那拿剑家伙的武功渊源底细，千万拜托。”

他并非要求随便杀人，只不过想查探对方武功来历，原因虽然未明，却无须多所顾虑。贾薛二人一齐点头答应。

彭一行等来到近处，赵修指住毕奇，道：“这位就是在下等的头儿。”

他又向毕奇道：“这位是太原彭一行兄，姑娘是他妹子闺名香君，另一位是襄阳房谦兄，外号拼命三郎，在江湖上可都鼎鼎有名。”

此人精明能干之极，只这转眼工夫，就把对方姓名籍贯弄个一清二楚。

毕奇拱手道：“久仰久仰，兄弟毕奇，因事经过此地，只不知彭兄等诸位刚才是不是在这儿停留过？”

彭一行坦然道：“正是。”

毕奇接着问道：“只不知诸位何故来到这等荒山野岭中？”

彭一行道：“这个……这个……咱们也是偶然经过……”

毕奇也不迫诘他语言支吾这一点，拱手道：“既是如此，就此别过，请！”

彭一行回礼道：“诸位请！”微笑举步，忽然眼前人影一闪，劲风压体，迫住他行去之势。

彭一行望住阻路之人，讶道：“尊驾是谁？这是什么意思？”

那人正是贾大侠。

他不动背上包着兵刃的包袱，只捏着钵大拳头比一下，道：“我是贾天保，那边的一位是薛端，是我的好朋友。”

彭一行觉得这两个姓名有些耳熟，一时却又想不起来，随口道：“久仰大名，只不知贾薛两位老师有何吩咐？”

贾三保见他不识自己声名，心中暗恼，冷冷道：“我要听听你们来此的原因，你只要回答一句，说是不说？”

彭一行皱眉道：“贾老师此言差矣，人人都有不想告人之事，你焉可强迫？”

贾三保道：“你不说，哦，只要十招不落败，我就站到一边去。”

后面的彭香君粉脸气得眼红，娇声责问，道：“喂，你这人讲不讲理？你凭什么强人所难？”

贾天保也不理她，望住彭一行睥睨作态，道：“你有胆子敢动手就动手，不敢就回头走，打哪儿来的就往哪儿回去。”

襄阳房谦大步走上来，心意不言自明。

彭一行伸手拦阻，道：“房兄且替兄弟押阵。”

房谦一言不发，退回彭香君旁边，敦厚的脸上仍带笑容，看他的和气外表，可真教人想不出他拼命三郎的外号是怎生得来的？

贾天保喝一声“拔剑吧”，左手撮指如鹤嘴疾啄敌面。

彭一行刚一侧身以避，贾天保右拳闪电击到，拳力刚劲如山，这一拳实是又沉雄又快速。

贾天保更不容情，左手疾出，虎爪指力如钩，堪堪已抓中对方咽喉，谁知一阵狠冷刀风更快一线袭到左后腰。

贾天保不暇伤敌，但求自救。猛可一个大旋身斜斜抢出三步，这一来虎爪着不解自破。

但攻到的锋快长刀竟然没完没了，有如狂风骤雨攻来。

挥刀力迫之人竟是那外表敦厚含笑的房谦。

他刀势极快极毒，毫无花巧，一连七招十二刀，直把素以勇悍著称当世的贾天保杀得一头大汗透不过气，连续退了八九步之多。

彭香君飞落房谦身边，长剑吞吐如蛇，叮叮叮三声，剑尖都点中迅急扫砸的铁尺。她剑招精妙绵密，内力相当深厚，使的全是卸字诀。

故此薛端的铁尺虽然沉猛劲厉得连一只大水牛也可以轻易扫飞数丈，却半步也迫不退彭香君。

薛端刷地退开十步，眼角瞥见贾天保正取下背上扁形包袱，竟是要施展他名动江湖的独门兵刃追魂圈。

他心想若是让他真的亮出兵刃，将来传出江湖，都道他们苍山二友竟被三个初出道小辈迫得取出兵器联手苦战方始获胜，岂不十分难听，十分没有面子？

此念一闪掠过心头，连忙发出退却暗号。

这是唯一能及时阻止贾天保取圈出击之法。

贾天保果然本能地疾退数尺，但尚未弄清楚老搭档何故要退却。

薛端已经仰天而笑，道：“这位姑娘的内功，也是崇明岛白家秘艺盘龙一气，剑上那一招探骊得珠则是峨嵋心法。我说贾二哥别忙着教训他们，因为兄弟我却对那位姓房的仁兄的刀法甚感兴趣，你瞧他使的什么刀法？”

贾天保道：“大概是销声匿迹了二十年之久的‘坠泪七刀’吧？”

薛端哦一声，道：“既然你也这样说，看来当真是昔年三大杀手之一冯长寿的绝艺了！贾二哥，咱们冲着那冯长寿当日曾经独挑拜月邪教，力毙该教两大护魔使，令那邪教自此一蹶不振的大功德，咱们就此罢手。”

他们终于离开现场，向前行去，转了个弯，但见山崖后另是一块平坦草坪，山路从当中穿过，蜿蜒通向峰顶。

贾天保走最前面，所以他也最先停步。

因为三丈外有四个人屹立路中，看架势分明特意拦阻他们去路。

那四人前三后一，大刺刺堵住道路。

虽说贾天保等三人可以绕过去，但他们当然不肯示弱，再说这样做法亦未必行得通。

站在前面的三人，当中是黑心夜叉庞缺娘，左边邪剑盖仙，右边是恶农温自耕，后面是俏婢飞凤。

人人面色沉肃，大有敌意。

毕奇先向苍山二友低声打个招呼，便抢先一步，抱拳道：“诸位可是在

此等候我们？不敢动问各位高姓大名？”

邪剑盖仙冷冷道：“你玄剑庄的人别插手，我们找的是姓贾姓薛两个小子。”

他的口气态度已说明两事，一是不论毕奇如何设词探询，必属徒劳无功。二是玄剑庄声名并非能压倒他们，只不过与目下之事无关，所以撇开而已。

贾天保嘿嘿冷笑，洪声道：“我们是小子，你们又是什么？咱们都不是小孩，无须斗嘴。你们且报上万儿，也把事情说出，然后划下道来，我苍山二友先此谢过。”

盖仙冷冷道：“多说无益，你们有胆子敢动手，就快快动手。”

那贾薛二人刚才差不多也是这样子对付彭一行等人，想不到马上就得到了报应。

只听盖仙又道：“你们挑哪一个上阵都行，如果定要两人齐上，我们也是两个，绝不恃多为胜。”

贾天保道：“薛三哥，我打头阵好不好？”

薛端沉吟道：“咱们谁出手都一样，实在不必斗上两场。人家既然挑中我，不如让我出手，以一场定输赢。”

庞缺娘第一次开口，声音可真难听。

她道：“噫，小薛爽快得很，你们若这样决定，我叫我这丫环飞凤跟你过五招，好让你也知道我的武功路数，咱们公平决斗两不亏欠。”

贾薛二人都是极老的江湖，哪敢托大。

贾天保哈哈一笑，道：“好极，足见庞大娘胸怀光明磊落，唔，薛三哥，请小心些。”

薛端手握铁尺，上前十步。

飞凤一晃身，落在他身前，纤手中已多了一支三尺长的银钩。她玉面凝霜，声音冰冷，道：“薛端小心了，看招。”

话音甫落，手中银钩倏然幻化为三道电光，疾攻对方中盘三穴。

薛端铁尺一招渔翁撒网，也自幻现七八支尺影，风声呼呼劲响，却纯是守势。铮一声虽是封住了敌钩，却没料到第一道寒光才是真的，不禁骇然退了一步。

飞凤第二招由右侧攻到，钩光似雪，寒气砭骨，却被薛端一招“山深云起”挡住。

她第三四五招连环使出，一共九式，顿时寒光漫射，银虹乱闪。

薛端使出华山“量天尺漆铁桶式”“不如归去”护身两大绝招，只见尺影如山，环绕全身。

一时铮铮之声不绝于耳，饶是已尽行封住银钩要命毒着，但飞凤钩上内力一波波寻瑕抵隙攻到，薛端不知不觉为之退了三步。

飞凤人影忽然已杳，原来已飞退回原处。

而黑心夜又庞缺娘则已移形换位填了她的位置，拄拐屹立如山。她的黑拐拐身虬突不平，拐头有只老鹰，喙如利钩，尾似快刀，平添无限凶厉气势。

贾天保宏声喝道：“薛三哥，且勿动手。”

喝声中一跃而前，形成并肩联手之势。

但邪剑盖仙和恶农温自耕却毫不紧张，不予干涉。

薛端道：“贾二哥有何见示？”

贾天保道：“这位庞大娘一定是三十年前威震江湖的月女，她的钩法一

称寒冰一称炼火，当年会过无数高人，未逢敌手。

“据说这两路钩法乃是拜月教古千岩教主亲传，钩法之神妙不在话下，而更可怕的是每种钩法的内功俱不相同。”

薛端矍然悟道：“啊！他们是拜月教的！”

第三章 驭剑图

他们当然还记得刚才批评过拜月教，怪不得对方会有祸从口出这句暗示了。

贾天保苦笑一下，道：“瞧来这儿至少有三位是拜月教长老身份，武功自是精深高妙之极。

“咱们以事论事，若是以一敌一，只怕还力有未逮，何况如此情势，咱们这个筋斗是裁定的了。”

庞缺娘道：“你们讲完没有？嘿，小贾！你真有点儿眼力，不错，我就是三十年前的月女，我自二十余岁出道以来，向例是钩不轻出，出必杀人，但这话告诉你们又有何用？你们自命是正派侠义之士，头可断志不可屈。我早先听手下说过，你们算得上是正派人物，不是那些狗皮倒灶混充侠义的混蛋。但有什么用？我就算是不想出钩，然而你们还是要迫我做的，对不对？”

假如她心中真是很顾惜正派人物，而又时常是被迫非出钩杀人不可，那么她这个人究竟算不算邪恶，可就难说之至了。

贾天保叹口气，道：“对，你说得对，但假如你常常是被迫杀人，正如此刻情形一样，那么到底是谁对谁错？”

庞缺娘道：“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去伤脑筋，不关我事，我现在关心的只是你们的态度，要战要和，一言而决。”

贾薛二人对望一眼。

他们合作多年，心意互通。

贾天保又叹口气，道：“诸位若是的确想知道在下等来到黄山山区之故，这就奉告，我们乃是受玄剑庄朱伯驹之托，追捕一人。”

庞缺娘道：“是什么人？”

贾天保道：“恕在下不便奉告。”

庞缺娘道：“胡闹，你若不说出什么人，等于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假如你们换作是我，此来黄山目的是保护一个人，却正好听到有人抓捕一个人的消息，你们要不要弄个清楚呢？”

贾天保露出为难神色，但仍然据实回答道：“那……那当然要弄清楚。不过……”

庞缺娘望向薛端，道：“小薛，你这人干脆些。你说，讲还是不讲？”

薛端还是要想一下，才道：“如果我们双方对象不同，你们一定要保守秘密，行不行？”

庞缺娘自是答应。

薛端道：“我们抓捕的是玄剑庄的二媳妇，姓李名百灵，年纪大约二十出头吧？听说武功极佳。我们先前还以为凭她一个年轻女子，武功能强到什么地方去？但现在见识过飞凤姑娘身手，可就不再作此想了。”

这些话那边的盖仙等三人都听得见。

飞凤当面得人捧赞，玉面上也不禁冰霜解冻，微微透出笑容，登时对这两个人大有好感。

薛端又道：“回想起来，贾二哥和我近五六年来功夫虽不曾搁下，却也没有进境，唉，都是盛名之累，盛名之累。”

另一方面，彭一行等三人在一座树林前停下来，那是因为拜月教的林勇、小徐把他们截住。

那小徐言词便给，随口编个故事，就哄得彭一行等愿意停步等候庞缺娘等人赶来。房谦虽然常常挂着和谒笑容，却是沉默寡言，一直没开过口。目光偶尔溜过彭香君面庞，却也是掠瞥一下而已。

旁人也许都瞧不出，但这等事情女孩子最是敏感，他每一眼彭香君无不知道。

由于房谦是彭一行好友，兼且为人正派厚道，所以她对他的印象还算可以。也因此并不讨厌他偷瞥的行为。

庞缺娘等四人终于出现。

彭一行向当先行来的邪剑盖仙拱手行礼道：“适才那位大哥说，各位前辈因为……”

盖仙清清冷冷微笑，挥手阻止他说下去，淡然道：“他们说什么都假话，全不重要。”

彭一行平生第一回碰到如此奇怪情况，怔一下道：“您说他们是骗我们的？而且您老早就知道？”

盖仙道：“他们根本就是奉命行事，我当然知道。”

彭一行又是一怔，不知如何接口才行。

盖仙又道：“现在说真的了，我们想把你的朋友房谦留下，你彭家兄妹一定反对，对不对？”

彭一行讶道：“留下房兄？为什么？”

“为了他的师父。”

盖仙果然讲真话，也不绕圈。“我们有两位前辈死于他师父刀下，今日既然碰上他的徒弟，我们自是不得不出手修理修理他。你兄妹反不反对？”

彭一行但觉今天碰到的种种事情种种人，尽都匪夷所思，都出人意料之外，而且都赶巧凑在一起发生。

这简直教脑袋难以适应，因而不知如何思索，如何应付才是。

他茫然道：“当然反对。但我们的反对究竟对是不对，我可也弄不清楚。”

盖仙忍不住真的从心底笑出来，虽然也只是微笑，看来却有人情味而不是清冷如神仙那种味道。

这个小伙既正派而又单纯得可爱，不像真正在江湖打滚的人。

虽然他剑术还可以，但在这鬼蜮技俩极多，险诈无比的人世上，只怕还是吃亏的时间居多。

他道：“你不必理会对不对的问题，因为当你本人正也自顾不暇之时，你的看法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我邪剑盖仙正是担任迫使你兄妹自顾不暇的人。”

他说时拍拍腰间长剑，表示是用剑来做这件工作。

他向彭香君招招手，道：“来吧，你们兄妹联剑还可以支持久一点，你不想你哥哥很快就死在我剑下吧？”

彭香君宛如受催眠，不觉按剑上前。

老实说像盖仙这样安排事情的奇怪手法，所说的话又好像句句合情合理，世上实是难得罕见。

即使是老江湖，大概也会感到迷糊的。

邪剑盖仙解剑在手，忽然掣剑出匣，发出一声龙吟。

彭家兄妹一惊，本能地掣剑离鞘。

盖仙身子向彭香君一冲，可是手中长剑却不知如何已划到彭一行喉咙。

这一剑势道怪异，又快逾电光石火。

彭一行长剑一招“春风野火”，翻起撩去，一面侧身半旋。

虽是避过割喉之厄，可是对方接着刷刷一连六剑，忽上忽下，迫得他不得不向妹子那边疾闪。

彭香君急于助兄御敌，忙忙闪绕蹿出。但她从右边出来，盖仙已到左边，当中仍然隔着一个彭一行。

盖仙闪动之际，剑光如飞云掣电不断吐刺。

而每一剑竟都是从想象不到方位刺到。

虽说有些部位并不致命，但那么锋利的剑尖以及强劲内力，中上一下不死也至少去了半条命。

此所以彭一行一直不得不全力严密封架，一时竟觉察不出对方乃是以自己作为磨心，隔开了彭香君，使他们不能形成联手合攻之势。

那邪剑盖仙的剑法果真邪得可以，剑光飞洒，诡奇手法层出不穷，二十余剑过去，彭一行已经一头冷汗，惊险百出，心神微见散乱。

温自耕旱烟袋伸出一尺，烟袋锅头一股劲道撞向房谦。

房谦挺胸硬挡这一记，手中长刀出鞘，锵一声刀锋已砍到温自耕脖子，但他只能砍中旱烟杆身。

双方内力一触，房谦震得身子向右方歪倒，只见温自耕左手并指如戟，竟已等候他送上来挨戮。

房谦连眼都不眨，身子仍然向敌指碰去，但手中之刀连劈带刺猛袭敌腹。

温自耕口中咒骂一声，撤退闪开两步。

但旱烟袋已经呼呼连声搂头盖顶砸落，房谦这时只稍退一下，旋即已连人带刀撞射出去。

眼看那旱烟袋必可砸中他左肩，可是温自耕又一声咒骂，呼一声跃起寻丈，避过他急拥如电的长刀。

人影闪处，香风扑鼻。

房谦左手一拳击出，砰地击中一道光华，却是一柄银钩。

他左拳出时，右手长剑仍然划空疾劈空中的温自耕。饶是招数依旧凶悍无比，表面亦无阻滞之象。

可是力势终究不免出得慢了一线。

温自耕烟袋锅叮一声压住刀身，这就是对方慢了那么一线的结

温自耕的烟袋轻巧精致如绣花针，这时乘虚而入，轻而易举地在房谦“星翳穴”轻碰一下。

房谦全身一麻，像块石头般碰地摔跌。

温自耕、飞凤站在他旁边。

飞凤伸伸舌头，抹一下额上冷汗，道：“天下真有这种可怕战术，也有这么可怕的人施展。”

“咱们联手的天罗地网这套功夫，就是专门对付这种人。”

温自耕又道：“像他这种人，一出手就根本不会考虑及死亡的意义，但我们却想留下活口，这就是唯一方法了。”

他们轻轻松松交谈，全然不把盖仙、彭一行兄妹的战况当作一回事。

那邪剑盖仙一直用磨心战术，利用彭一行挡住彭香君，使他们力量分散，而同时彭一行却也险状百出，好多次几乎被盖仙剑尖刺中。

看来他们大概还可以拖上相当时间，还不能分出胜负。

那边的黑心夜叉庞缺娘拄拐行近，狞声笑道：“得啦，小房已拿下了，你们敢是想迫我们杀死他？”

彭家兄妹都心乱如麻。

彭香君首先跃开几步。

邪剑盖仙哈哈一笑，道：“小彭，你小心了，我让你开开眼界，好教你得知剑道中广阔无垠的境界。”

他一边说话，一边剑出如风，依然稳稳保持先手局面。

话声甫歇，只见剑势忽然由奇诡灵动一变而为沉猛迟缓，铮铮连响三声，两剑相击三次。

彭一行只觉敌剑内力劲道宛如雷霆迅发，如山崩海啸，刚猛劲烈得难以形容，而且最要命的是与他方才阴柔诡变内力大异其趣，更令人难以适应。

第三剑彭一行的剑势震得歪多了半尺，此时一股冷锐寒气已罩住胸口要害。

只见敌剑已抵贴衣服，仅只黍米之差便破皮入肉了。

他不但全身僵木不动，连呼吸也不敢起伏太剧。

这是因为此时敌方剑势已到了气机吸引的境界，他只要稍稍一动，敌剑便如火山被引发，无可收拾。

邪剑盖仙也舒口气，收回长剑，道：“小彭，你的剑术很不错，把我迫到如箭在弦，几乎不得不发的地步。”

温自耕大声道：“喂，小彭，你的朋友在我们手中，你已经没戏唱了。”

彭香君挨近前去，低声道：“他们似乎没有恶意，你要客气些。”

彭一行苦笑一下，他为人向来斯文厚道，天生对任何人都客客气气，若要更客气些，那就要变成奴颜婢膝了。

他道：“诸位前辈以及这位姑娘，全都武功绝世，在下等犹如俎上之肉，其实老早就没戏唱了，刚才也只不过是垂死挣扎一下而已。”

他的声音表情，都大有英雄末路落拓凄凉之感。

温自耕口中啧啧两声，道：“说的比唱的好听，连我这恶人也心软啦，我说你们三个人若是分不开，我有个办法。”

彭一行忙问道：“什么办法？”

温自耕道：“小房这小子不算坏人，他刀刀搏命也不过是由于冯长寿的坠泪七刀本来就那样，不搏命就不算是坠泪七刀了，所以这一点我们一点不怪他，不算是得罪我们。”

彭香君柔声道：“那就太好了，诸位前辈既不怪他，想必也不去要他性命？”

温自耕道：“要他性命干啥？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得代他师父受刑才行。”

彭一行道：“是什么刑罚？”

温自耕指指庞缺娘，道：“问她，只要她高兴就行。”

这话其实情深意重之极。

那是因为庞缺娘已经中签，三年后的今日，她就得像金同长老一样，独自进入那长生洞府。

人人皆知此去必是有死无生，所以庞缺娘等于已宣判只有三年寿命。

在拜月教长老堂七位长老中，他们三人情谊最是深挚。

因此在这三年当中，他温自耕和盖仙，说什么也要让庞缺娘过得快乐些，

而为了此一原因，他们可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彭一行转向庞缺娘，拱手行礼，道：“还请庞缺娘前辈示下。”

庞缺娘望着盖仙、温自耕二人，笑道：“别这样对我，还有足足三年时间，天知道到时事情有什么变化。”

她把盖仙也扯进来，那是由于盖仙说过他今天心情不好这句话。

她样貌虽是凶丑，却心细如发，情若海深。那盖温二人含有盛情的每一句话，她都明明白白不会漏过。

她叹口气，又道：“温二哥，你做主吧。唉！其实这世间苦难已经太多了，死亡有时反而是解脱，可惜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赞成。”

温自耕怅然若失，歇一会儿才道：“这样吧，把小房吊在树上，吊他三天三夜，算是给本教两位前辈出口气。”

他目光转到彭一行面上，又道：“你们可以照顾他饮食等一切，假如你们有人自认可以赢得我们三人之中任何一人，也不妨放了他。咱们讲一个信守，你依不依？”

彭一行忙道：“好，就是这样。”

彭一行目瞪口呆，望着房谦原本吊在半空的身子渐渐下降，直到落在地上，才如梦方觉。

这是由于把房谦放下来的人，正是白衣胜雪，容光夺目的雪羽仙子李百灵。

那彭一行经过太平县城，无意中听说有一个骑小白驴如此这般的美女进了黄山山区，忽然记起了半年前在玄剑庄那个美女。

他还曾陪她到城里某处取回那头小白驴，然后一切皆归于虚幻，皆归于无有。

他不知道她是谁，也不敢打听，但半年来她却屡屡在他梦中出现，甚至平日清醒时，也常在他心版上浮现玉容。

这就是他们忽然会折回黄山山区之故。

现在擅自做主将房谦放下之人，既然就是这个美女，彭一行根本连抗议能力都完全没有了。

所以彭香君比他先开口，道：“姊姊，你贵姓名呀？”

李百灵告诉了她，声音态度很和悦可爱。

彭香君轻轻道：“但刚才拜月教的长老们说过，不许放房大哥下来，除非……”

李百灵道：“我都听见了。”

她过去玉手一拂，房谦身上的束缚全解。

那几条拇指粗又老又韧的山藤，几乎快刀也剁不断，在她纤纤玉指尖之下，却有如枯绳朽索通通断了。

她又微笑道：“香君，你来瞧瞧，你解得开解不开他的穴道？”

彭香君过去一看，摇头道：“不行。”她用力拍拍彭一行肩头，彭一行失魂落魄道：“我……我也不行。”

李百灵道：“对了，人家已摆明了说，只要有人解得开他被封之穴，就可以让他自由。”

她笑了笑，笑容有如春风，使人觉得十分舒服，又道：“偏巧我会这门封穴的解救手法，你们说这是不是天意？”

她坐言起行，玉手连拍三掌，房谦应手跳起，深深呼吸几口气，便向李

百灵躬身行了一礼。

李百灵说出自己姓名外号，之后问道：“令师冯前辈还健在世上么？”

房谦摇摇头，道：“我十六岁时先师逝世，到现在已经十年有多了。”

李百灵哦一声，道：“怪不得你只得到冯前辈一流杀手刀法，他后面一截精深功夫大概还来不及传给你。”

房谦大讶道：“是，正是，李姑娘如何得知的？”

李百灵指指自己脑袋，笑道：“这儿想出来的。假以时日，我意思说你如果不拼掉性命的话，你也有机会参悟后面的境界。那时你便超出于杀手的境界了。”

不过以房谦寥寥仅有两次的表现来看，任何人都敢断定，他除非躲在家中不踏入江湖一步，否则的话，恐怕寿命不长，定必英年夭折无疑。

李百灵转眼望向彭一行，问道：“你那天黎明时分，潜入玄剑庄窥看人家练功，为什么？有人说你奉命窥察朱伯驹的武功，以供他的仇家参考。”

彭一行忙道：“没有这回事，我只不过久闻玄剑庄秘传武功精深高明无比，那天顺路经过，便忍不住去偷看一下，那朱庄主仇家是什么人，我全然不知。”

李百灵美眸一转，道：“我也只知道一点点，内情则不甚了了，你们兄妹的内功家数都是得自崇明岛白家。据我所知，白家自从三十年前，老二白文展离家，不知所踪，其后老大白文山死了，便人才凋零，已没有出类拔萃的高手。你们敢是得到失踪避世的白文展亲传？但为何你剑法又不是白家路数？简直连一招半式都没有，为什么？”

彭一行立刻回答，看样子好像恨不得连肝肠也掏出来给她。

他道：“事情是这样的，据说二十余年前，家父因某一机缘，帮助过一个有病无钱困在客栈的人，后来这人还在寒舍将养了几个月才离开。

“他一直不肯说出姓名，临走前他留下一本小册子，是他这几个月亲笔写的，小册子的内容就是我们兄妹所练的内功。”

他停歇一下，眼见李百灵很感兴趣的样子，便赶紧又道：“寒家兄弟姊妹有九人之多，但只有我和香君有兴趣修习。起初据说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但我们练了两年，发现不止强身那么简单。又凑巧家父一位朋友识得不少武林异人，所以我们都拜过几个师父，学会好几派的剑法。”

李百灵颌首道：“原来如此，却也真亏得你们练成这副好身手，照理说你们杂七杂八地拜师学艺，能够学到三脚猫功夫已不错了；但你们目下成就，显然已属武林高手，唔！真不容易，真不容易。”

她稍稍寻思一下，又道：“可是你却一定想不到你偷入玄剑庄那一趟，已经惹下杀身祸，我可不是吓唬你。根本上玄剑庄已经跟踪查明你的姓名住所。至于迟迟不动你们之故，目的只是想从你身上探查仇人下落，另外附带也看看你与我关系如何，你和我会否再见，很凑巧的，我们居然又碰面了。”

彭一行听得似懂非懂，有点儿傻住。

反倒彭香君思路清晰如常，立刻问道：“李姊姊，你跟玄剑庄也有问题？”

李百灵苦笑一下，道：“有问题之至，我原本是朱伯驹的二媳妇，他们朱家对不起我，所以我等到他二儿子，也就是我名义上的丈夫死了三年之后，我便留书声明与朱家脱离任何关系，然后悄然离开。”

她目光转注彭一行面上，又道：“朱家早已发现那天我们曾经碰头之事，所以他把我的事情扯到你头上。因此你杀身之祸，便是来自玄剑庄。”

那玄剑庄享誉武林，威名赫赫。

彭香君一听登时娥眉颦蹙，愁容满面。

房谦忽然道：“香君妹子，不必发愁，咱们三人力量也不算弱，怕他何来？”口气既豪迈又自信。

彭香君得此鼓励，安慰地透口气。

李百灵笑睨房谦一眼，见他神态勇悍如狮虎，心中不禁叹口气，硬是忍住想说的话，改口道：“来，你们跟我来！”

她当先行去，直入树林，走了不远，忽然停步在树丛内拖出一个佩剑大汉。

人人都讶然注目，因为他们都见过此人。

李百灵道：“这家伙你们都见过，是玄剑庄第一把好手，为人有点坏，却也罪不至死，不过，他奉命跟踪你们，而我现身擒他之时，也被他瞧见了，要使我们秘密不泄，唯有两个法子。”

但没有人想得出，除了杀死此人之外，还有什么法子。

李百灵取出一个长形金属扁盒，拿起一支金针，迅即在小徐脑门和耳后各刺一下，收起金针之后才道：“他从此记忆丧失，要到两三年才有机会恢复，两三年时间我们大概已经够了。”

没有人能够评论她这个方法好或不好，但起码比起杀死小徐，则这种手段可人道得多了。

李百灵根本不打算征询他们的观感，只道：“现在我得走啦。”

彭一行忙道：“李姑娘，你打算到哪儿去？”

李百灵深深瞧他一眼。

她早已推测出这个俊秀年轻的男子对自己的心意，如今观察之下，只不过又进一步证实而已。

不行，这等事情不能让他发生，至少不能任之继续发展，她暗忖道：“但男女之情，要用什么方法才最有效地使之夭亡消失呢？”

看来唯有用点狠辣手段才行。

她道：“我要到一条河边去，因为我要等候一个人。”

彭一行说不出话。

彭香君只好代他问：“是什么人？李姊姊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或者我们一齐陪你去等，假如方便的话。”

她问得相当技巧，可是这却是李百灵所预期的。

李百灵道：“是个男人，姓关名无畏，年纪跟你哥哥差不多，我跟他有个约会。”

小关摸着黑至少走了一里有多。

这段路程虽然有几个弯曲，但通道宽阔，不算难走。

他忽然嗅到一阵熟悉的淡淡香味，脑海中闪现了一个人影，不觉停步寻思道：“咦，奇怪，为何我入洞后走了没有几步，就感到昏昏沉沉，脑袋好像喝多了酒似地沉重？又为何现在忽然闻到那个奸狡女子身上的香气？”

他心中所谓奸狡女子，就是李百灵，事实上他不过硬是迫自己用奸狡两个字形容李百灵而已。

其实他一点儿不觉得她奸狡，只觉得她太聪明，太多花招，叫人防不胜防，而又拿她一点儿办法都没有。

此时他脑筋渐渐灵活，神智大见清朗，忖想一下，小小心心跨出一步，

他不知为何有个预感，而这个预感居然灵验发生了。

那便是他脚下的地面忽然向下微陷，随之而来的是左右两边墙壁上，传来啪地一声。

如果只是每边墙壁发出一声，倒也没甚要紧。但这两壁响声却一直向深处连续响起，大约每隔两丈就来这么一下。

而且更惊人的是随着响声，两边壁间都各各现出一盏附壁油灯。光线虽然不强，可是在漆黑一团环境中，便有如阳光般明亮。甬道四下都是岩石，无甚足观。

他顺着灯光走去，大约五十丈左右，回头一望，那些壁灯已逐盏熄灭，黑暗迅快迫近，好像在追逐他似的。

他脚下一加快，陡然发觉走入一间石室，高约三丈，方圆总有十七八丈，甚是宽阔。

石室入口传来轰隆一声，藉着四壁九盏油灯光线看时，却是一扇石板，封死门户，小关耸耸肩，不以为意。

他心想：“这些古怪埋伏机关，唬得了别人可唬不了我，我早已打定替金恩公送死，除死无大碍，还有什么好怕的？”

事实却又不然，当他目光有时间四下查看，一瞥之下发现石室壁下有三具骷髅，每一具的骨骼都反映出萧索冰冷的惨白色。

这景象可真使他禁不住骇一跳。

幸而那些惨白的骷髅都不曾动弹，他瞧了一阵才放心。

再四瞧一眼，全无正式门户可供出入，只看见左上方离地两丈左右，有个黑黝黝三尺见方的洞穴。

他先走近那三个骷髅，定神仔细查看，却因为缺乏经验，而且不见衣饰，看不出是男是女。

只发现每具骷髅身边都有兵器，一个是一对金色利钩，另一个是一对精钢短刀。

兵器上所有皮鞘穗子等都没有了，只剩下五金之质。

这一点也就可以联想到三具骷髅衣服完全消失之故，一定是有某种东西，可以使任何物质化去，只剩下骨骼和金属。

事实上骨骼旁边以及底下，还有些金属或玉石的小物事，看来是暗器及印章玉璧之类。小关懒得翻动查看，只注视各具骷髅身边石地上刻着的字。

其一是刻着己亥年七月，其二是刻着辛亥，下面又一个七字，其三刻着刘宇，庚申七月死于秘屋等字。

小关推算一下，今年是癸亥猪年，则第一个己亥年便是距今二十四年，也是现在的七月份。

第二个辛亥年，则是距今十二年前，七字大概也是代表七月份。第三个庚申年，则距今只有三年，此人姓刘名字无疑。只不知秘屋二字，指的是这个秘密地方，抑是另有所指？

他懒洋洋抬头瞧瞧上面那个方圆大约三尺的洞口，忖道：“这三人大概想跃上那洞口觅路逃生，不料是条死路，终于倒毙于地。”

因为他也不作上去查看之想，况且他轻功向来马马虎虎，一丈高还可勉强试试，两丈之高，就算打死他也不行。

他百无聊赖在一边挨壁坐下。软软靠在壁上，胡思乱想一阵。

又想到：“最气人的是那个李百灵，乱七八糟地给我服下了什么丹参，

唉！这回可好看了。

“本来我中午时分冷症大概就会发作，我非得多受几日活罪，等着活活渴死饿死……咦，我真傻，为什么不把余下的酒肉带来，至少临死前也可以饱餐一顿呀……”

他闭上眼睛，胡思乱想继续不歇。

“那李百灵瞧着怪顺眼的，若是晚上搂在怀中睡觉，倒也不错。”

他邪笑数声，心中想象李百灵赤身裸体的形象，口水几乎都掉下来了。

后来却又觉得自己很无聊，试想人都快要见阎王爷了，还想什么女人？她的裸体就算性感到当世无双，却又如何？

不过徒然白白流点儿口水而已。

他对自己说道：“关无畏呀关无畏，别再想那脑筋糊糊涂涂的女人了，她居然愚蠢得不自家留下那叫什么丹参宝贝，硬是叫我这死人多痛苦几天，哼！我恨不得咬她的肉剥她的皮……”

想到这儿不觉一愣，脑海中泛起李百灵甜美面庞，以及白白净净身体，登时大为犹疑，不知道咬她这肉应从何处下口？

亦不知道决定剥皮打哪儿割开才对？

总之，他想得迷迷糊糊睡着，隔好一会儿忽然醒来，一看四下景象，心头直沉，大是无精打采。

由于石室内虽阴暗却有点闷热，故此他换个地方，舍去已经发热的石壁，另取冰冷的靠背。

他摸摸石壁，看看哪里凉快些，以便移过去。

忽然摸到一些凹下去的痕迹，似是人工刻上去的。

好奇心一动，睁大眼睛靠近些瞧瞧。

那些凹痕清晰得很，灯光已足以看得清楚，却是一个光着身子的胖子正在打坐的图形，底下还有四行文字。

目下左右横竖无事，只是等死，小关以打发时间的心情仔细看看。

他练过内功，那是拜月教九面阎罗金同长老亲自传授的，少不了读熟过很多口诀，因此现下一看，便知那四行文字是内功口诀。

他有点失望而放弃研思口诀内容。

假如是从前，他一定欢欢喜喜细谈细研一番。

但现在是在等死时光，弄这些有何用处？

因此他游目乱瞧，居然发现右边还有图形文字。

图形全是那个赤裸肥胖男人，有一组使剑，一组使刀，一组赤手比划，又有两组是高飞横跃的架式，俱有文字注解。

小关对这些连环图似的动作较感兴趣，而且每组都有七八个以上图形之多，人眼便没有那么沉闷。

他先瞧那使剑图形，心中照着一招一式比划，突然觉得丹田震动，阵阵阵热的感觉呼之欲出。

这种滋味他尝得太多了，以往每次冷症或热症发作之初，都是这样。当下吓得赶快跑开。

同时赶快想别的事，忘掉使剑的图形。

丹田内时冷时热的感觉一直不停，却平平稳稳，并没有像以前那样逐步加深而后发作。小关后来一想如果冷或热症发作，早点儿死掉也不能说不好，便动了再瞧瞧图形念头。

不过他在那冷极热极，过程十分痛苦的怪症积威之下，心中不无惴惴，所以他改向打坐图形瞧看。

还揣摩一会儿那些口诀，照着试行以意运气。

他弄到第三次，便已发觉这不是初入门的内功口诀，相反的简直必须已练成坚凝深厚的内家真力之人，才有着手之处。

而且口诀似乎有点儿混乱，好像是给两个不同的人修习所用。

不过他仍然依诀试着修练，先澄定心神，以便识神能自在活泼主持真气运行。

第二步，真气内力源源调聚丹田内。

第三步运行真气于正奇经诸脉。

这一步功夫他往常依金长老所教导，先攻手足阴阳十二正经，然后是奇经八脉中的任督二脉。

目下这口诀却要他运真气先攻环绕腰间的带脉，接着是任督二脉，最后才是正经十二脉。

此一新的次序奇怪而又好玩，小关根本不必考虑后果如何，所以看了就照做。

丹田激射出来一股真气，初时甚是炙热，宜冲带脉，一圈下来，真气忽变寒冷，又向带脉冲行。

他体内真气有时炙热，有时变成寒冷，在他已是司空见惯。

虽说以往情形是冷则一直冷，热则一直热，冷热之变化，不会在同一次练功时间内发生。

但小关却不认为有什么不同分别，反正有冷有热，只不过迟早而已。

这样一热一冷各自变了七次，小关以意运气，冲向海底穴，由海底穴绕道背后，直取督脉。

那股真气以破竹之势上升，一下子直达头顶百会穴，复又降落海底穴。如此一升一沉七次。

第八次不由督脉下降，而是从前面的任脉，经十二重楼回到丹田。这条道路也升降了七次。

小关依照口诀，让真气任意停留在丹田，不去管它。

过了相当长久一段舒泰空明的时间，丹田内的真气忽然自己发动，程序和次数一如他刚才运行一样。

所分别的，一是着意指示运行次序和次数，一是任运自然全不干涉，然而次序次数却仍然一样没有错漏。

这样子一次又一次，每次做完，全身上下包括脑子在内，都舒服甜美之极。

也不知一共做了多少次。

他忽然醒悟一事，讶然忖道：“奇了，真气运到后来何以已无冷热之感？莫非那冷热怪症已经彻底痊愈了？”

前文说过小关认为不痊愈更好，所以他心中涌起一阵焦躁，横移两尺，改看使剑图形。

为了试验体内真气是否不再有冷热不同的感觉，而早先看剑法图形时，证明仍有冷热，所以先试这组图形。

那组剑法不算多，可是他一试之下，便发现有些招式阴柔得全不用力，有些招式却硬是非得大声叱咤须发倒竖不可。

他在此地叫也好不叫也好，反正绝不会有人理会干涉，所以他一时静默无声，一时如疯狂般大叱大喝，依然心安理得，不必考虑旁人观感。

剑法练了一趟，越练越熟，又一趟，尤其是体中真气内力越来越配合。

阴柔时内力劲韧无比，阳刚时沉猛如山，又如雷霆奋击无坚不摧。心情亦不知如何大是舒畅。

接下去他又依式比划刀法掌法，依照口诀运力吐劲，每一种都练得酣畅淋漓，几乎无法停止。最后一种是飞跃空中作各种姿势。

他读完口诀，便知应如何提气轻身以及如何发劲运力。

第一次依法往上一拔，呼一声飞起大半，把他吓了一跳，真气立散，砰的一声摔落地面，摔得屁股隐隐疼痛。

第二次他已有备，心不惊乱，依然提住那口真气，果然身子下降时轻飘飘落回地面，简直是点尘不惊。

这门轻身功夫也不知练了多久，一共九种不同用意不同目的的姿势心法，练得不知道多么纯熟。

他原先为了无聊，又不愿想及可怕的现实，所以一味埋头练剑练刀练掌以及轻功。这儿不见天日，也不知已过了多少时辰，也可能过了许多天。

现在小关肚子的最后抗议，使他不能像鸵鸟埋首沙中，不得不正视现实。

但此地一目了然，没有食物也没有食水。

他望来望去，目光终于停止在那二丈高三尺见方的洞口，心想既然我现下已经一跃超过三丈，如果不是石室顶阻隔，不知还能跃高多少。

这洞口两丈高度简直比吃豆腐还容易。

纵然是条塞死之路，也不妨上去瞧瞧。

他身子仍坐着，但一提气一挺腰，呼一声已升起两丈，恰好停在洞口前，当下伸手搭住洞口，钻了人去定睛查看。

洞内虽是黑暗，奇怪的是他居然可以看见四下景象，只不过不及白天那么清晰而已。

他第一印象是此洞并没有堵死，一眼望去似乎很深，也不知通到何处，因此，有可能堵死之处是在洞穴深处。

第二个印象是空气既清新而又含有一种香气，正如他入洞时路上嗅到的香味一样。这使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雪羽仙子李百灵。唉，这个可恶又可爱的女子，想她干什么？

还是赶快探看前路要紧，免得活活渴死饿死在这个鬼地方。

那条黑暗洞穴，真不知有多长多深，忽而向上，忽而向下，忽而转左，忽而转右，直弄得小关头昏眼花。

加以无边无尽的黑暗，渐渐令人如入梦境，不由得心慌意乱起来。

幸好还在小关仍可以忍受的限度内，前面突然透来少许光线，越爬近越明亮些，到了切近，发现那儿已是洞口，但布满密密的藤叶，故此光线不大透得人入。

小关大喜一手拨去，打算拨开藤蔓密叶，谁知触手冰凉坚硬，细看时却是儿臂粗的钢枝，围成栅栏，隔绝了出入通路。

小关固然出不去，外边的鸟兽也进不来。

这道钢栅的用途大概就是这样。

由枝叶间望出来，外面的阳光遍地，虽然四下看来还是岩石，却还看得见对面远远的山峰。

为山九仞，功亏一篑。

不，简直是功败垂成。

小关一股窝囊气冒起来，化为怒火，气愤得什么都忘记了，一连串最污秽最下流的脏话都骂了出口。

他越骂赵火，一脚撑向钢栅粗粗铁枝上。

砰地大响一声，之后声响全无。

小关并非被钢栅反震之力震死震昏，而是整个人愣住，敢情是那块三尺见方的钢栅，整块掉落于外面密密的藤蔓间。

以他长大以来的经验，下意识中早已认定自己这样猛撑那道铜栅，只有人被震退甚至脚骨震断的后果。

谁知却出现相反事实，完全违背他的常识，故此他不由得愣住了。

小关终于恢复清醒，心情也由激动而平静。

他一骨碌钻了出去，在蓝天白日，以及清新微带暖热的山风中，大大舒展几下筋骨，然后开始视察四下形势，看看自己究竟自身于怎样一个所在。

一看之下心里却又不禁凉了半截。

原来这儿是悬崖当中一个凹处，地势情况极像洞府入口，不过那边有绳梯可供攀援上落，这边却没有。

另一点不同的则是洞府入口的悬崖下面，乃是乱石丛积的涧底。但这边下面则是一大片绿色潭水。

第四章 玉鱼佩

潭水再过一点，就变成急激湍流，然后再过去不远，就是深泻数十丈的瀑布。

瀑布声远远传来，还有点吵耳之感。

若是身处其中，恐怕连耳朵也会被震聋……

那道溪涧宽约三丈，最深处大概只达成人腰部。

涧水极之清澈，水底的沙石都看得见，阳光洒照水面，使涧水看来更清更凉，大有沁人心脾之感。

水流平缓得好像根本不动，水面平滑如镜，反映出一张美丽的面庞。

远处传来的树涛和鸟语，反而使这寂寂深山更添无限寂静。

后来才出现的面庞打破山间岑寂，声音娇脆悦耳，道：“李姊姊，你有很多心事？”

另一张美丽面庞轻摇螭首，长发拂起，风姿动人，她道：“不，我自己心事极少极少，但为别人的心事却多如车载斗量。”

她们正是李百灵和彭香君。

李百灵又道：“我们在这条河边已经停留了五日五夜，现在是第六天了，你们一定觉得很无聊吧？你们何不去办自己的事？”

彭香君摇头道：“一点儿都不无聊，我只奇怪你等的人为何至今尚未出现？老实说，如果我是男人而跟你有约会，我一定尽快飞奔前来，到最后就算跑不动，爬也要爬到。”

李百灵掠过一丝苦涩微笑，道：“可惜小关跟我约会之前，已经另外订了约会，所以他赶不来，我绝不怪他。”

彭香君几乎跳起一丈，道：“什么话，他敢赴别人之约而让你空等？约他那人是谁？他在哪里？我马上去找他，看我怎样好好修理他一顿。”

李百灵道：“多谢你的好意，但他另外约的不是普通人……”

彭香君怒道：“管他是谁，我也绝不轻易放过！”

李百灵道：“你别急，他乃是跟阎王老子订的约，如果他来不了，那就是到阴府去了，那个地方你大概也不敢轻易去的。”

她微笑一下，又道：“对不起，我好像跟你开个玩笑，但其实是真的，我们凡人谁惹得起阎王老子？”

彭香君登时没了声音，底下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她亦不得不承认李百灵没有讲错，任何人都可以惹，但对方如果是阎王爷的话，那就谁也惹不起了。

过了好一阵，彭香君才怯怯问道：“李姊姊，你没有去帮他忙，为什么？”

李百灵道：“我也为他出过力，例如他内伤已痊愈；他已经变得百毒不侵，他的体力该可比常人多支持十天八天。我意思是说如果没得吃没得喝的话，但这些条件能不能助他脱出阎王爷这一关，我可不敢说了。”

彭香君听了更是张口结舌，做声不得。

人生的复杂、险恶以及无奈，她已略略有所体会，然而像李百灵这种奇怪情况，却又是她又一次新见识了。

她避开李百灵注视自己的目光，无意识地向溪涧上下扫视。

忽见上游有件物事随水漂来，但比水流快了些，因为那件物事会动，显然不是一截木头。

彭香君定睛细察，心中扑扑乱跳。

啊呀，是了，是一个人，但是不是李百灵等候的关无畏？

天啊，希望是他，这样李姊姊就不必苦苦盼候。可是若然真是关无畏，则哥哥的希望无疑宣告幻灭了。

李百灵也瞧见了，随手捡起一根七八尺长以树枝削成的木棍，此棍已削好了好几天之久，如今终于用着了。

她白衣飘举有如一朵云彩贴水面飞去，这一飞居然出去了五丈有多，姿态美妙潇洒已极。

而这等轻功，亦属当世罕见难有匹俦。

在溪水中的人上半身浮着，底下双脚可以碰到溪底，所以虽然不通水性，也不至于淹死，除非已失去知觉是另当别论。

那人的头没有泡在水中，双臂还缓缓划水帮助身体前进。

他看见李百灵飞到面前，又见她木棍往水中一插，人就停在上面，接着又蹲下来，以便彼此面孔接近点看清楚些。

李百灵微笑道：“小关，你好，这几天日子过得怎样？”

那人果然是小关。

他苦笑一下，声音没有力气，道：“李仙子你好，我这几天过得还不赖。”

李百灵道：“我说过会等你碰个面，你瞧，我们可不是又遇上了？”

小关道：“你真是很守信用的人，我小关佩服之至。”

李百灵道：“我猜你这几天的遭遇，必定是极为精彩的故事，对不对？”

小关道：“精彩倒不见得，离奇却是有的。”

他仍然把身体浸在水中，不是贪图凉快，更不是喜欢戏水，而是这种姿势对他来说最是省力。

他已饿得发昏发软，实在已无法再浪费任何点滴气力。

而他一瞧李百灵的笑容，一听她的口气，这种阵势摆出来，分明是有意跟他慢慢缠慢慢谈。

这种整人方法不算新鲜，他小关自己就已经不知做过多少次。

因此他立刻作长期抵抗的准备，肚子饿这方面他多喝几口溪水，还可抵受。

但由于肚饿加上与急流和瀑布的一番激烈挣扎，以至身软力竭，这一点便不能硬撑了。

故此他利用水的浮力支持大部分体重，这样一分气力就可作五六分用了。

李百灵像蜻蜓在水面草尖一样，既稳定而又毫不费力，看来她大概可以维持一两个时辰之久。

小关肚子不禁暗暗叫苦。只听她道：“你愿不愿意将那高奇经过告诉我呢？”

小关心里道：“来啦，这不是成心整我么？天下哪有听故事的人和讲故事的人是这样子挤在河中心的？”

他口中应道：“你想听我当然说啦……”

岸上的彭香君也诧异得忘记通知哥哥和房谦，暗忖那关无畏原来很喜欢泡水，怪不得他从河里来而不是走陆路。

小关竭尽所能，用最简单的字句，把经过情形说出，就是不肯提及恩人姓名。

李百灵又问他三个问题，例如那种极似她使用的香气等。

她最后道：“我都明白啦，现在我猜你一定急须饱餐一顿，另外找个地方好好地睡一大觉对不对？”

小关几乎冲口说出你他妈的对极了，还好及时忍住，只说出“对极了”三个字。

李百灵笑笑道：“我瞧得出你心里想什么，你想骂我，对不对？”

小关叹口气，道：“我为什么想骂你？”

李百灵道：“因为我在这儿跟你罗嗦半天，既不赶紧先医好你的肚子，又不让你休息。”

小关道：“你知道就好了，反正我不是自愿在这儿跟你蘑菇的。”

“你不愿也不行。”她说：“你可知道你恩公方面，有几个高手奉命监视他。假如你做他替身这件事泄露出去，那时你不是报恩而是报仇了。”

小关大吃一惊，道：“有人来监视他？你如何知道的？”

李百灵口齿伶俐，一下子就扼要把黑心夜叉庞缺娘这路人马、玄剑庄和贾天保、薛端等以及彭一行三人的经过完全叙说清楚明白。

她最后又道：“你可瞧见岸边那位美丽姑娘，她就是彭香君，我不想她或其他人知道你的事，才特地在河中心跟你谈话，决不是存心整你虐待你。”

小关释然透口气。

李百灵笑道：“你怕我整你？你认为我喜欢虐待人？”

小关这个马屁不能不拍，连忙否认道：“你绝对不是，你有一副菩萨心肠，像那么丹参宝贝，你都硬给我服食了，你怎会整我？”

这话自是言不由衷。

李百灵摇头道：“你错了，我让你食下龙虎丹参，是叫你活着，我才有时间收拾你，我不是菩萨，我是魔鬼。”

小关忙道：“是，是，你是……”

底下魔鬼二字猛然醒悟说不得，在马屁经里有一条是：对方虽然拼命说自己坏，但他自己说得，旁人却说不得。

这条定律灵验无比，凡是擅长拍马屁之人，无有不知。

李百灵吃吃笑道：“不要紧，你心里既然已认定我是魔鬼，讲出来又有什么打紧？”

小关叹口气，道：“李仙子，不管你是什么东西，你让我到岸上趴下来，透透气行不行？”

李百灵笑容未敛，伸手抓住他胳膊，一下子把他打水里揪上来。脚尖在棍端一弹，便带着小关横飞三丈，落在岸边草地。

小关一屁股坐下，长长透口气，把头发拨上去，露出那张颇为英俊而又有那么一点儿邪气的面孔。

李百灵飘然走开。

彭香君却趑趄过来，目光一落在小关面上，不由得怔一下。

小关累得几乎连一眼也不想瞧她，但终于抬目望她，却实在懒得开口。

不知内情的人，自是觉得他态度极之奇怪。

彭香君本已被他一眼瞧来，为之心头一跳，如今更是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她终于鼓起勇气，问道：“你一定是关无畏关大哥了？你可知道李姊姊在这儿等你等了六天？”

小关心中一直暗暗恳求拜托她不要开口说话，这样他就可以省点气力，但希望已告破碎。

彭香君又问道：“她说你跟阎王爷有约会，那是什么约会？听来怪可怕的！”

小关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只好搪塞道：“你自己去问李妹妹。”

忽又觉得这话把人家顶撞得太过份，但话出如风已收不回来，只好呵一声，躺向地上，索性闭上眼睛。

他刚躺下，忽又被人揪住胸口硬拉起来。

他心中一惊，怎的碰到的娘儿们都这么凶？那彭香君娇娇怯怯地，谁知也是个恶婆娘，一言不合，就动上手了。

眼睛一睁，才知道怪错人了。

凶的还是那个似乎更美丽些的李百灵。不过她面色一点儿不凶，笑吟吟道：“别睡，先换件衣服，吃点儿东西，才让你躺下。”

小关很有经验，深知像这种穿衣吃饭的罗嗦事情，凡女人都很固执坚持，若是不想有麻烦，最好还是听从为妙。

当下勉力爬起，到树丛后换了干净衣服，由内到外，干燥温暖十分舒服。然后有馒头，有比较淡的米酒，有风鸡和牛肉，正如那天请她吃的一样。

小关一觉睡醒，睁眼看时，已是黎明，晨光下，但见李百灵站在三丈外。

他恋恋地抚摸身上的薄毡，温暖舒适之感遍布全身，但觉有生以来，以早上睁开眼睛而论，这一回是最舒服畅美的一天。

过了一阵，他才坐起身，冲口道：“喂，李百灵，你不用睡觉的么？”

李百灵走近他，蹲低身子微笑道：“早，你觉得怎样了？”

小关伸展一下双臂，道：“不得了，全身都充满了力气，很想干些什么事，哪怕是杀人放火都好，或者……”

他斜睨着李百灵，邪笑一声，没说下去。

但一个自称精力太过饱满的人，这样子地看一个美女，还有那笑容笑声，那是表示什么意思，连傻瓜也猜得出。

李百灵千伶百俐，焉有不知之理。

而她居然毫不生气，还吃吃笑道：“你且到河边洗把脸，然后我们比斗一下脚程，瞧瞧你追得上追不上我？”

小关胡乱洗把脸，回转来道：“追得上你有什么好处？还不是白费力气罢了。”

李百灵道：“你错了，第一点你决追不上我。第二点，假如你追得上，你可以有许多好处。”

小关笑吟吟道：“例如什么好处？”

李百灵道：“随你说，只要我付得出的都行。”

小关眼光如蛇，在她全身上下巡逡一会儿，咕一声吞口唾沫，却没有说出粗野失礼的话。只道：“那很好，我不妨见识见识你的轻功，但我事先警告你，我可不是从前的小关了，我现在轻功好得很，你输了可不准气恼翻脸！”

李百灵笑道：“哟，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你瞧见那边一座高峰没有？那是采石峰，是黄山三十六大峰之一。峰顶最右边有三棵老松，谁先到松树脚下谁就赢了，好不好？”

小关一叠声连连应好。

他不知不觉触动无赖习惯，一听这场打赌赢了大有彩头面子，输了只拍

拍屁股，便赶紧叫好。

而且还真怕她及时醒悟，拔脚便跑。

初时李百灵紧紧跟在后面。

小关依照长生洞府石壁上刻着的轻功口诀，提起一口真气飞奔，速度之快，竟然逾于奔马。

光是这样他已经感到十分满足，自念日后与人吵架动手的话，就算打不过人家，也一定跑得过。

他登山越岭一直对准采石峰顶急奔，跑出七八里，不但不喘不倦，全身真气反而沉凝顺畅。

他自己也感觉得出来速度越来越快。

又奔出十里左右，回头一望，李百灵已经不见，想是他后来这一阵加急冲刺，便甩下她了。

这门逃之夭夭的功夫显然已大有成就，小关喜欢不已。

此时忽觉体内真气起了变化，原先只是一道不冷不热的强凝气流运行全身，现在却渐有冷热之感，而且大有一分为二之势。

他对冷热极之敏感，想起从前每天冷得要死和热得要死的痛苦滋味，登时骇然汗下，心头打鼓。

此时他已忘记什么打赌不打赌了，一面转眼四瞧找寻李百灵，好歹有个人商量，一面想煞步停住。

谁知他太过心不在焉，明明是斜坡向下急冲之势也忽略了。

这样随随便便想停步，反而因为双脚脚底连续踩不到预期高度的地面，一下子身形加急了几倍直冲而去。

这还不要紧，最骇人的是他听见体内波一声，本是混凝为一股的真气，这回真正化为两股。

而且清清楚楚感觉得出一冷一热。

这两股冷热不同的真气，竟不必他以心意指挥运行，自动自觉地分正反不同方向，穿行经脉。

一周天之后，回到丹田，再度升起，冷热各自换了正反方向。

小关并没有摔跌，亦没有停步。

他只极诧异地体察两股真气运行情形，而由于冷热之感只在感觉中存在，并不使他觉得痛苦难忍。

所以他奔出数里，心已定了。

再奔一阵，可就发觉这两股冷热真气各有妙用，当他存意动念于热气时，身子一定飞得高些，反之冷气使他好像笔直前进得快些。

但他最感高兴安然的，还是那冷与热不冻死他或烤死他。

眼看再穿过一座山谷，就可到达采石峰，现在只须一直保持疾奔速度就行了，不必注意方向。

当下反复训练用热飞纵得高些，用冷蹿跃得快些。

后来还把剑刀掌法加入施展，凡是势沉力猛走阳刚路子的招式，就配合热，反之甩冷。

果然得心应手之至，连他自己也觉得值得鼓掌称赞自己一番。

山峰虽高，路径虽险，可是他一跃四五丈之多，简直是履险如夷，如行平地一般。

不久已到达峰顶，目光一转，疾如飘风掣电直奔右侧三松矗立处，那儿

阍查无人，当然是他赢了这一仗无疑。

他站在树下等候，面不红气不喘。

一会儿工夫，罗衣胜雪的人影才出现。

李百灵从另一端行来，隔他五丈便远远停步。

小关提高声音，道：“咦，你输了就不敢走过来么？别怕，我又不揍你骂你。”

李百灵看来一点儿也不担忧，也没有丝毫落败不悦之意。

她笑着道：“你过来这边讲话。”

小关咕哝一声，迈步行近，道：“怎么啦，那边敢是不干净？我保证连一条小虫也没有……”

他见她摇摇头，便又改口安慰她，道：“其实你虽然输了，却也真不慢，我也是刚到的，”

李百灵凝目瞧他一下，道：“看来你功夫已精深一层了，现在天下武林中一般高手，恐怕都非你敌手了。这却使我不免有点担心起来。”小关茫然不解，道：“你担心什么？”李百灵道：“担心你，你这人说是正派，却总是有点儿邪门味道；说是邪恶吧，又好像连边都沾不上。”

小关听明白了，不禁大笑道：“娘儿们偏有那么多想头！假如我在路上调戏一个女人，又去抢别人一块银子，你一定当我大坏蛋，对不对？”李百灵道：“那样还不算坏蛋的话，我倒想听听怎样才算。”小关道：“问题不在我怎样做，而是对方如何。如果那娘们很想我调戏她，我那样做她只有乐死，而别人那块银子也是抢来的，我去抢他有何不可？”李百灵笑道：“真是胡乱缠夹不清，我指的当然不是这等情况，好了，你现在想怎样？”这话不问而知，乃是暗示赌注问题。有时有些话不必讲出来，大家都会明白。

小关向她上上下下打量，眼神中透出邪意。

李百灵皱眉道：“你为何这样瞧我？”

小关搔搔头，道：“可惜我不知道你的底细，否则……”

李百灵神色声音平稳如常，道：“否则怎样？”

小关摆摆手，叹口气道：“算啦！讲也没用。”他想一下才又道：“这场打赌其实闹着玩的，以后谁也别提好么？”

李百灵道：“你嘴上挺大方的，谁知你心里怎样？”

小关嬉皮笑脸道：“那你只好相信我真的是很大方的人，你除了相信之外，还能够怎样？”

李百灵突然发现什么地指着他道：“对了，一点儿没错，就是你的笑容。”

小关摸住面孔讶道：“我笑容怎么啦？”

李百灵道：“很邪，难道从没有人告诉过你？”

“没有，绝对没有。”小关指天发誓，又道：“其实我的心没有邪恶念头呀……”

他忽然怔一下，问道：“假如我看见一个女人很顺眼，心里有点儿喜欢，这算不算邪？我最多也不过如此而已，当然有时不免会多想了一些，但那是当不得真的。”

李百灵哈哈大笑道：“好啦，我不跟你辩谈这个，你这次到长生洞府，幸而逃出，看来真有可能可以长生不老，不然至少也长命百岁无疑，而你也替我做了一件重要之事，所以我得奖赏你才行。”

小关莫名其妙，道：“咱们别来这一套，不必赏我，你对我够好的啦，

究竟我在糊里糊涂中替你做了些什么事？”

李百灵道：“我隐湖秘屋五十年来，一共有两位前辈失了踪，现在你已帮我找到其中一位下落，我猜一定是三十多年前失踪的那一位。因为一来有人二十四年前死于洞内，二来里面的设计，乃是我秘屋手法，而那种香气，能相隔三十余年还保持杀人功效，只有我秘屋才办得到。”

小关恍然道：“怪不得有个骷髅刻的字有秘屋二字，原来是你们的人。”

李百灵道：“你得以脱难，一是龙虎丹参之功，一是我早已给你服用过一些抗毒药物，这些药当然可以对抗秘屋毒香，所以你最多也只不过头昏一阵，终究没事。”

小关气结道：“闹了半天，还是我欠你而不是帮你。”

李百灵微笑道：“唉！找得出一个隐湖秘屋失踪的人，你可知道这是多么困难之事？比起那什么服药解毒等小事，简直是皓月与萤火之比。”

小关当即又嬉皮笑脸起来，道：“多谢你啦！嘻，我瞧你为人倒是蛮老实公平的，真是童叟无欺……”

他那副样子使李百灵反而为之有些气结，不过又颇有有趣之感。

她一生中，从没有跟这样一个百无禁忌，又是英俊年轻的男人打过交道。大多数年轻男子，例如彭一行，甚至房谦，跟她讲话总是说规矩规矩的。而且小关对许多事情的观念，也颇奇怪。

人家觉得严谨重要或必须规矩的，他却全不在乎，近乎于放诞肆妄，但某些事，例如他舍命报恩，却又一丝不苟，半点儿不含糊。

看来他危难还多着，假如他坚持要以这种固执方式报恩的话。

小关忽然咦一声，手摸腰，道：“糟糕，玉佩怎的掉了？”

李百灵道：“玉佩算不了什么，我送一块给你好了。”

小关怅然若失，道：“这枚玉鱼佩虽不值钱，但却是我们那一伙一位老大哥临终前送给我的。”

李百灵微笑道：“我给你的这一块，包你满意。来，跟我来。”

她当先向那三棵松树行去。

小关不情不愿跟着，肚子里叽哩咕噜暗发牢骚。

他真想对李百灵说，你们女人一点儿都不懂得男人这种朋友义气的盛情，那块玉佩虽不值钱，却不是别的值钱的所可以代替。

李百灵离树五尺，便停步道：“当中那棵你过去瞧瞧，离地五尺左右，树皮下有个人小洞，藏着一块玉佩。”

小关只好走近去，不耐烦地在树身乱摸乱拍。

他掌劲非同小可，直拍得那老松震荡不已。忽见一块巴掌大的树皮掉下地，树身露出一个浅浅洞穴。

洞穴内有一方玉佩。

那块玉佩作鱼形，既不够翠绿，又不透莹。

小关一见大喜，一手拿起，道：“哈，就是这一块，怎会藏在这儿？”

笑容忽地僵住，好像突然看见鬼而吓呆了。

过了一会几，他才喃喃道：“原来你轻功比我好很多，老早赶在我前面，藏放好玉佩作证明……”

李百灵发出吃吃笑声，将背后的宽边帽戴上，轻纱垂下，于是那张宜喜的脸蛋便隐没消失了。

“唔，你还算老实，一看输了就认输，走，我们也该下山，跟彭家兄妹

等人见见面，然后动身出山去做我们要做之事。”

小关想想她话中之意，吃惊道：“什么是我们要做之事？谁是我们？”

李百灵道：“凡是用‘们’字，必定是二人以上，所以你我俩人，就变成我们。”

她教学生似地谆谆开导：“你要办的事，也就是我们的事，你懂了没有？”

小关苦笑道：“你赢的赌注这样浪费掉，岂不可惜？”

李百灵道：“没关系，赢了钱总要花掉的，我不是守财奴，你最好记住。”

小关一点儿也不认为值得记住，他露出困恼之色，道：“你明知我要秘密行事，何必跟我为难作对？”

李百灵摇头道：“我爱花我赢的钱，你管不着。”

小关气结道：“你一向老是跟人家捣蛋的对不对？你这一辈子有没有做过好事？”

“有呀。”她又发出吃吃笑声，道：“例如我让人家饿个半死，又让他老泡在溪水里。”

小关道：“喂，说真的，你办你的事，我办我的，行不行？”

李百灵道：“当然行，目前我要办的正是你这件事。”

小关的嬉皮笑脸不知到哪里去了，争论又争不过她，只好叹口气屈服了。但他这一声叹息，到底真有多少无奈？

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太平县城已经抛在背后两三里之遥。

小关停步伫立，回头瞧了一阵。

城堞屋宇隐隐犹在望中。

别了，太平，十几年来长于斯混于斯，没有什么感觉，但如今要远去他乡，忽然觉得这座古城蛮可爱的。

还有那些叱五喝六，流里流气的朋友，媚眼乱飞打情骂俏的女孩子等等，感觉中好像也不一样了！

小白驴的嘴巴在他面前晃动喷气，小关对这小白驴极有好感，也不嫌它嘴臭，笑着骂道：“别捣乱……”

那一抹说浓不浓说淡不淡的离愁，一时恍如烟消雾散。

李百灵清脆语声传来，道：“离乡别并不免会有离愁别意，你想看就多看一会儿，不要紧的，我不会笑你。”

小关瞪她一眼，却瞪不出什么道理。

因为她面孔隐藏在轻纱后面，根本无法看见。

李百灵又道：“我故意绕道避开县城，并非跟你的感情过不去，而是不让任何人知道你仍然活在世上，尤其是金长老，他一定另有耳目，假如你没死，他的担心就大啦！”

小关道：“没啥道理，他讲明在天祥银庄给我留下一笔路费，以便我远走高飞，唉！这笔银子只好白白肥了别人。”

李百灵扔给他一锭十两的银子，以及两张五省通兑的银票，一是五十两，一是二百两。

小关瞧过金额，讶然傻笑道：“咦！你好像蛮有钱的，这一下吃喝路费可不必犯愁啦。”

他样子忽然变得十分精明，又道：“可是……李百灵，你老实告诉我，这些银子来路怎样？要是有问题，我早点晓得，有事时我才知道该怎样说。”

“去你的。”李百灵骂他：“你的脑子一塌糊涂，所以凡事往脏处想。”

“但打死我也不信老朱那么大方。”小关说。

他提及的老朱，就是李百灵的家翁，玄剑庄庄主朱伯驹。“人家是休妻，你却是休夫，下堂求去，他还给你大把银子花？世上真有这种人？”

“别乱嚼舌头，我的钱是我自己带到朱家的，我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拿他朱家的，而且我也计算过，我的嫁妆抵偿这几年食住费用还有得多，我真心希望你相信我这些话。”

小关不置可否笑一笑，迈步而行。

小白轻轻松松驮着李百灵慢慢走，掉后五丈左右，一直走了两个时辰有多，在一个小镇打尖。

小关为防有人认得，所以自个儿不知跑哪儿去找饭吃。

晚上在另一个较大市镇歇宿，他们仍然兵分两路，各找宿处。

翌日在城外十里会合。

李百灵看见路旁亭内伫候的小关，不觉吃吃笑道：“俗语说，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果然有道理。”

小关大感得意，他昨夜买了两身衣服及内衣鞋袜等，又买了一把雨伞，挑住那个深蓝色包袱。

他最感得意是脚上软靴，觉得既舒服又有派头。

但其实他根本就像乡下佬充城里阔少，一时说不上有何不对，但一眼望去硬是不对。

李百灵只随口暗讽取笑一句，心里并不在意，不过却是别有意见，她道：“你买把雨伞干吗？”

小关反而讶然，道：“出门走路，一会儿太阳一会儿下雨，带把雨伞难道错了？”

李百灵道：“当然错了，日晒雨淋只是小事，性命才重要，你应该买把刀买把剑之类防身才是。”

小关愣一下，道：“说得对，我倒没有想起，我已不是从前的小关了，对不对？”

李百灵道：“还有，你那么大一个包袱，装了些什么东西？”

小关道：“衣服呀，我买了两套，还有鞋袜等，莫非又有问题？”

李百灵道：“问题不大，你告诉我包袱内有些什么衣服。”

小关一一数出，算起来新添购的真不多，可是连旧的一股脑包起，这包袱就不小了。

小白的嘴巴忽然几乎碰到小关下巴。

鞍上的李百灵当然也距他极近，她轻轻笑道：“旧的衣服鞋袜你都不丢掉，我并不反对，但我却想知道为什么？”

她深知任何男孩子碰上这么赤裸裸直击要害的问题，必定大窘。

因为这些衣物都是她弄来给他换穿的，他不肯丢弃，个中缘由不问可知。故此她已准备好替他解围。

小关却不照牌理出牌，道：“这是你给我的呀，我不舍得所以就不丢掉，哼！难道这样也不对不成？”

他声音态度虽然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李百灵却一时瞧不出他是真心抑是装傻讨好，登时气得好想给他一个耳光。

要知不论小关是真心或假意，李百灵都不会气。

但这个流里流气，又有点儿呆头呆脑的家伙，居然使她测不透真假，这一点才是最可恼最可恨的了。

不过小关亦大大觉得李百灵为人很莫名其妙，常常会有些岂有此理的道理，上述这两句话当然不是指衣服包袱之事。

而是再向前行了两天之后的感想。

或者正是无巧不成书，一些事情虽是常有常见，却很少会凑在一两天内教人遇上，但偏偏他们却碰上了。

这就是小关对李百灵为人作风，认为有点儿古怪不合理的感想的由来。

事情是在歙县城内发生。

时已晌午，他们在一家饭馆二楼临街座头，叫了小菜白饭，正吃之时，街上一阵急骤蹄声传来。

由于楼下那条街较为热闹，实在不是策马急驰表演骑术的好地点，所以李关二人一齐伸头张望。

只见一骑从长街另一头驰来，转眼已自驰近。

而那一段路已经有六七次险险碰倒人。

他们目力佳绝，一望之下，已看见骑士是个劲装佩刀大汉，面目凶悍，看来九成是横行霸道的帮会人物。

这悍汉对满街惊叫走避之人视若无睹，太阳下虽是热汗淋漓，仍然纵马狂奔。

砰然一声，一副担子飞撞墙壁。

两头的罗筐一翻开，原来累累都是鸡蛋鸭蛋。当然现在情况大不堪说，看来能保存一二十枚就很不错了。

蛋主是个乡下老汉，须发泰半已白，眼睛望住罗筐，愣愣瞪视，竟连叫喊都不会，别说喝骂索偿了。

事实上那一骑毫不停顿疾驰而去，马上之人头也不回一次。

挑蛋老汉即便想找人评理索偿，根本已无可能。

小关胸口一热，霍地起身。

李百灵伸手扯住，道：“别急，我包你一定追得上他。”

她的手恰恰抓住他手腕，算得是肌肤相接。

小关低头一看，但见她指如玉葱，白嫩腻滑而又柔软温暖，顿时心气一平，道：“你包？追不上怎么办？”

李百灵放开手，道：“我真正意思是不要追，我们哪有那么多闲工夫。”

小关听了方自泛起恼意，李百灵已招手叫一个伙计过来，吩咐拿几钱银子给那卖鸡蛋乡佬。

小关这一来又没气了。

要知那乡佬只不过损失一些蛋而已，既然有人赔钱，对那老人来说，当然问题完全消失。

事有凑巧，当他们食完起身时，又有马蹄声冲到。

只见一匹雄骏白马奔到，鞍辔鲜明，马上是个公子打扮的年轻人，衣饰华丽。

说也凑巧，这匹白马来势虽然不及早先那一匹快，却不知如何碰倒街边一个小摊，顿时青菜乱飞，好些南北干货飞洒四下。

小关虽然也生气，却不肯轻举妄动，冷冷回瞪李百灵一眼。

却见那白马驰出三丈，又回来。

而此时后面四名豪仆也飞跑赶到，马上那公子鞭一扬，向那摊贩子指指，随即兜回马头按原定方向驰走。

那四名豪仆三个撒腿紧追，一个留下来，大声叱喝道：“喂，不必愁眉苦脸，姜公子已吩咐下来，这儿有一吊钱赔你损失。”

话声中丢了一串钱在地下，大刺刺便走。

四下谁也不敢吭气，可见得那姜公子在本城不是等闲人物，身分必甚尊贵。

李百灵指指面纱，道：“你瞧得透这层纱么？”

小关摇头道：“谁说瞧得透的？”

李百灵道：“那么你净瞧我干吗？为何不把眼睛放在那白马公子身上？”

小关一怔，道：“人家钱也赔了，瞧他干啥？刚才那厮那么可恶，但你却不让我……”

李百灵摇摇手，阻止他说下去，道：“这回我希望你追上去，好好教训那姜公子一顿。”

小关莫名其妙，道：“为什么？”

李百灵道：“为了他长街驰马，乱跑乱闯呀。你去不去？”

小关咕哝道：“去就去，有什么了不起？”

李百灵道：“我可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姜公子算得上是会家子，他几个奴才亦有几下子，你可别粗心大意白白吃亏。”

小关跑下楼，心中茫茫然不知该不该听她教训人家的主意，但两脚却像是李百灵的，拽开大步疾奔而去。

这一点连他自己也大感惊讶，只差一点儿就开骂双脚是叛徒了。

街道尽头就是镇郊，没多远已是甚是僻静。

那一骑四仆只不过在前面半里之遥，小关发个狠骂自己混蛋，放开脚步，一会儿就赶上那几个人。

那小关脚快身轻，行动如风，所以直到越过四名豪仆，那些人才发现，相继吆喝叫喊，其中一人突然一跃三丈，如长虹飞渡，斜斜追截。

此人轻功之佳，出人意料之外。

但小关一提丹田中冷气乍冲经脉，身形忽然加快一倍，倏忽已越过白马马头。

姜公子猛勒白马，脸上颜色陡变。

饶是他一向骄矜自大目无余子，可是看见小关这一手轻功，也不得不自叹弗如而大感惕凛。

白马已停，一从仆众亦尽皆止步。

只有刚才企图截击小关的那名仆从走到白马右前方，与桌上的姜公子隐成犄角之势。

姜公子年纪不到三十，面色虽稍嫌苍白，但双眼微瞪之际，炯炯有神。

小关得李百灵提示过，一瞧之下对方果然不是一般纨绔子弟，不禁暗暗佩服李百灵又快又锐利的眼力。

当下招招手，道：“下来！”

虽然是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可是他那张紧绷的脸孔，冰冷的声音，组成横傲可恨的形象。

姜公子抬腿飘身落马，心中讶疑与忿怒交集。右手不觉按剑，道：“你是谁？你想怎样？”

声音甚是凶戾难听。

当他的手一碰到剑柄时，小关马上感到森森杀气迎面迫来，别人定必因而惕凛于心了，加倍留神敌手。

但小关却反觉欣然，心想：“哈，这家伙的剑一定不是凡品，要不然那剑气怎会寒冷得使我要起鸡皮疙瘩？”

他因为只买雨伞而没有买刀剑防身，被李百灵数说过，故此对刀对剑都留上心。

姜公子之剑既是好剑，人却不是好人，此剑留在他手上对谁都没有什么好处，不如抢过来用，免得要找兵器铺。

这便是小关的逻辑了。

“老子是天下第一关。”小关不怀好意地望住对方腰间之剑：“要过我这一关，须得留下兵刃……”

他脑海中闪过菜摊掀倒，蔬菜于货乱飞情景，便加上一句道：“还得磕个大大响头才行。”

姜公子面色一变，道：“果然是为了此剑来的。你到底是哪一帮哪一派的？是何人门下？”

他已放弃称呼小关名字，因为“天下第一关”不但太长，而且并非是姓名。

小关一向耍惯流氓无赖，这听言辨色胡乱讹骗的本领最是高强。

当下使出拿手伎俩，胡诌道：“我师父是天下无敌墓中人，我瞧你身娇肉贵，一定不大能够吃苦，你还是乖乖听话，别去找他老人家为妙。”

姜公子勃然大怒，道：“混帐！大胆狗头，竟敢如此侮辱本公子，梁二，杀！”

“杀”字刚出口，一道精虹挟着沁骨森寒之气，已到了小关脖子。

这一刀来势之狠辣迅快阴毒，简直与偷袭无异。

小关一缩颈，一伸脚，人已转到那使刀的梁二背后。

梁二正是刚才身法迅疾的豪仆，他一刀落空，人随刀走飘出寻丈，又以极迅快身法抡刀转身，刀光四绕护住全身。

但梁二目光掠瞥之下，却不见小关踪影。

心知这个人当然有可能又绕到他背后，当即一招“夜战八方”，刀光飏四方八面猛劈出去，身随刀转。

但这回前后左右仍瞧不见小关。

梁二心中骇然，长啸一声，跃起八尺，人在空中，身子像陀螺疾旋，手中之刀幻化出十几道刀光，每一道刀光都挟着风雷之声。

此人刀法之精奇，功力之深厚，只怕当今号称为天下十二名刀的一流高手，遇此强敌，亦不敢不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地迎战。

梁二的人在半空中旋转，小关轻功再好，也无法再躡迹隐藏于他背后，故此他身形乍起离地不及三尺，便又落回地上，以看热闹看表演的样子仰头观看。

“这梁二的刀法好是好了”，小关想：“但何以出刀时每一刀总是滞慢了那么一下？”

“我若是夺他之刀，打他一拳或踢他一脚，这个空隙就足够了。唔，不对，莫非此是梁二那厮诱敌之计。”

他念头才一闪掠过，姜公子的剑尖也到了他面前，劲袭五官要害。

他剑上劲道锐厉之极，嗡一声剑光忽然震动散开，一剑变成五剑之多。小关当然不识这一招“五湖游”剑法鼎鼎有名，武林高手见了定必凛骇交加。

他只知道对方幻射的五道剑光，时间上既不够均匀精密，尺度长短亦参差不齐，所以他看准左边第二道剑光，那是最短而又最无力的一道，便把面孔稍稍移过去。

果然剑光尖端距他鼻子尚有两寸就已经停住，再也多吐不出几寸伤敌。

姜公子还未悟出此中微妙，长剑嗡地龙吟虎啸，像烟花缤纷幻化为十几朵剑花向空中电射。

这一招“千芳吐艳”，原是紧接五湖游使出的。

由于五湖游那一招必定可迫敌人斜拔倒跃闪避，因此紧接着的千芳吐艳使出，敌人就算不死，身上也一定平添十个八个窟窿。

姜公子练惯练熟，心中成见已牢不可拔。

故此千芳吐艳变成本能使出。

谁知小关仍在原地，只不过头部稍稍偏歪一下而已，反而姜公子无地放矢，人随剑起飒然从小关头顶越过。

小关皱皱眉头，一来不明白姜公子何以要这样跃过他头顶刺击向虚空？二来看见姜公子背部肘部都有空隙。

他若是伤人就击他后背，若是夺剑，沿肘一探手就行了。

但这家伙为何露出这么多破绽？

难道也是诱敌之计？

第五章 梅庄劫

他迟疑这么一下，头顶上锋快长刀刷地斩落，迅猛凶毒兼而有之。那梁二不但全力驭刀痛击，口中还吐出如雷叱声。

小关向前一飘，一举避开敌刀而又堵住姜公子去路。

姜公子剑如毒蛇嘶风电刺，疾取他胸腹“神封”“阴都”“外陵”三大穴道，这等随手一剑就分袭三穴的剑法，大有名家风范。

可惜剑法虽然出自名家，虽是绝学，但姜公子本身却非巨匠。

他所取三大穴之中，以阴都穴那一剑使得最差，准头扣得极严极紧，然而剑势却不够快，亦不够劲毒。

小关五指化为鹰爪式，电光似一探。

姜公子全身一麻，手中之剑已到了敌人掌里。而且假如小关没有拉他一把，他整个人由于麻木之故，非大摔一跤不可。

小关有如鬼魅般横闪十步，倏然掠回，一去一来几乎好像未移动过。但挥刀电劈的梁二决不肯承认对方没有移动过，因为他电急三刀全都劈中空气，待得对方又出现在原来位置上，他的刀正是收势。小关左手一拂，梁二虎口一麻，长刀飞上半空，人也僵立不能移动，眨眼头上风声飒飒，显然是利刀疾驰直奔头顶。梁二心中一片茫然，只知一命当必不保，却已不晓得惊骇。小关伸手接住那锋快长刀。此时右剑左刀，这两件兵刃却使他微有奇异感觉。

余下三名悍仆想必武功有限，欺负老百姓还可以，碰上可以制服姜公子和梁二之人，他们知道罩不住惹不得。

他们极之精乖，人人立刻垂手躬身，表示投降，连手指头也不敢动一动。

小关仰天打个哈哈，正要开腔。

李百灵的声音偏偏在这时不识时务地钻入他耳朵，无情扼杀了他发表精彩意见的机会。李百灵人在何处不得而知。

她声音有如蚊叫，却十分清晰，道：“小关，我在前面左方十丈远的树林，恭候你天下第一关大驾！”

小关抢东西的手脚甚快，一下子摘下了姜公子和梁二的剑鞘刀鞘，放步向市镇跑去，待得大路转弯隔住那堆人目光，这才横闪入林，绕个大圈奔到李百灵所说的树林。

李百灵坐在驴背四平八稳，小关的包袱和雨伞搁在鞍后，声音悠悠闲闲伸手道：“拿来，我瞧瞧。”

小关把刀剑都给她，心想这刀剑她一定分去一样，像她这么自在舒服坐地分赃的大盗，倒也当真不怕多做的。

李百灵道：“小气鬼，眼珠骨碌骨碌直转，好像很心疼的样子，难道你打算独自一口吞没不成？假如你一手使刀一手使剑，你用哪一只手拿雨伞包袱呢？”

她当然是开两句玩笑而已，接着又道：“哟，这一剑一刀都是好东西，我想不通怎会落在如此偏僻地方而又没有名气的人手中？”

小关道：“唔！有点儿意思，那姜公子说过一句，他说我果然是为了此剑，可见得有人试过谋夺他的剑，谁耐烦谋夺呢？这剑叫什么名字？”

李百灵道：“剑名天铸，外表上连剑带鞘都极普通平凡，谁都看不见是神兵谱上排名第七的剑中极品。但一人手就知道了，你刚才没有发觉么？”

小关恍然道：“有，有，这把剑比那刀沉重坠手两倍有多，我猜一定很锋利吧？”

李百灵叫他捡块拳头大的石头，向她丢去，只见剑光一闪即隐，那石头落地时已变为两块。

她赞一声“好剑”，又道：“这天铸剑一百年前出过大大风头，那时他的主人是一代奇剑天外飞星杨岩。他曾经仗剑孤身三上少林，每次都迫得方丈不得不出面相见。他三度来去自如，虽说伤人不多，但少林面子伤尽。因此对他极为敌视。此外他威名太盛，五大剑派也全都大为仇嫉，暗加毁谤，所以终他一生，始终不是大侠不是正人君子。”

小关悠然神往，道：“真真了不起，想那少林寺乃是天下武术发源之地，神功绝艺以及能人高手无穷无尽，但杨岩居然单身孤剑三进三出，真真了不起。”

李百灵轻笑一声，道：“你褒扬少林寺这些话，是不是金同说的？”

小关颌首时，那柄在神兵谱排名第七的天铸剑，已碰到他手掌。

只见李百灵把长刀丢在地上。

看来，她乃是还剑与他，又丢弃了长刀。

换言之，她一样都不要，绝无坐地分赃之意。

又错怪她了，小关当下耸耸肩头。反正这个美女像雾一般，谁也测不透她的心意，错怪了又何妨？

李百灵又道：“据说天外飞星杨岩临死前，将这把天铸剑放在一个石匣内，另外还有本剑诀。所以四五十年来，武林中人人都想找到这个石匣。”

小关笑道：“那姜公子一定没有得到剑诀，否则他的剑法怎会这么稀松平常……”

话说到后来，声音表情却大不自然。

原来他这时才想通一件事，那就是这天铸剑若是在自己手中，天下武林中人会不会认为他连剑带诀一齐得到？

会不会群起夺剑迫诀？

若是天下武林人物都这么想，他抵敌得住么？就算抵敌得住、这等步步为营腥风血雨的日子，他捱得住么？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何必捱这等日子？

由此可知李百灵把剑塞在他手中，实非本性大方，亦非出于好意，只不过把一个烫手山芋塞了给他罢了。

只听李百灵道：“姜公子的剑法一点儿也不稀松平常，可惜的是他刚好碰上你，才会变成小孩子般不堪不一击。你知不知道你的阿修罗大能力，举世可以匹敌的已没有几个人？事实上组成阿修罗大能力的六阳罡和九阴煞，随便练成一种，就足以纵横湖海，惊世骇俗了。何况你二者俱成，坎离已调，阴阳相生，古往今来，练得成这门奇功之人，实是屈指可数。”

小关听了一片谀颂赞美之词，不免有些飘飘然昂首挺胸。

但忽然一想，这个雾一般的美女，所说的话实是不可尽信，若是轻易信了，只怕有祸无福。

例如在溪流中多泡了很久之类的祸事一定层出不穷。

总之他一面暗生戒心，一面思路忽然清晰冷静，道：“姜公子一定运气很背，才会碰到你。假如只碰到我，我只会赶去揍那个江湖帮会的恶汉，决不会找这已经赔钱息事的姜公子。”

“我且问你，小关。如果你是镇上的良民，那么你对于偶然路过的凶汉，或是当地恶霸，哪一种你厌恨畏俱些？”

“我自然厌恨天天碰得见的恶霸。”

李百灵奇特得与众不同的想法和反应，此事乃是其中之一。

小白那副长长的、直冒热气的嘴巴，几乎碰上小关的面孔。

小关虽然没有开骂也没有揍它，可是脚步自是不得不停住。

他皱起眉头，望向小白背上的白衣美女，心中忽然涌起撕下她面纱的冲动。

李百灵甜脆笑声从面纱后飘出，说：“别胡来，你想看我的面孔的话，我掀起面纱就是。”

她居然知道他心中念头，小关不觉一惊，接着变成羞怒。

哼！这女人简直是女巫。

小关心想：“她根本不是人……”

“我不是妖精。”李百灵又说：“我只不过喜欢猜测人家脑袋里想什么，又时时让我猜中而已。”

她这回不但又猜中，而且准确得好像读白纸上的黑字一般。

“你是女巫，是妖精。”小关心里想，口中却道：“我们不是讲好一路上用前后脚的走法？现在敢是改变了主意？”

大路上没有人走动，大热天太阳底下，午时总是行人最稀少时分。

“人脑子里的主意是可以改变的。”她说。

小关心中马上顶她，变得最多最快，却是以你为最。

她继续说：“你的恩人金长老既然销声匿迹，大概除了太平县那家银号有耳目之外，别处不必担心。反而我这副装束，这头白驴，所到之处，人人侧目印象深刻。你若与我一块儿走，迟早遭遇无妄不测之祸。”

小关耸耸肩，道：“怕什么，敢来罗嗦我动手就揍，个个揍扁，看还有没有人不怕死。”

“唉，就算天下的人都不是你的敌手，可是人家改个办法，例如暗地里放冷箭打闷棍，或者下毒药下蒙汗药，甚至栽赃嫁祸利用官府力量拘捕你，你怎么办？你即便勇冠三军技压天下，但你能杀尽世上之人么？”

“喂，莫拿大帽子压我，我们嘴上说说而已，哪有这么严重？”

“总之，光靠武功是不行的。”

小白忽又伸长嘴巴去碰小关的脸，李百灵笑一声，又道：“前面五里左右，我看见一座庄院，便折回来找你。”

“唔，讲这种有头没尾的话，你真是天才，我反正是一定听不懂的。”

“别乱发牢骚。”她说：“那座庄院已有点古旧，但围墙却是新的，而且庄门外大片平坦地堂上，左右各新建了两座尖顶八角亭，高大宽阔得很，卖茶水饼食水果的都有，不少人在这两座凉亭内躲太阳憩息……”

“那不是很好吗？”小关讶问：“听起来那儿正是两个市镇的中间，往来的人有地方歇脚，真是功德无量。”

“功德个鬼。”在小关面前，她有一种不必斯文讲礼的解放快感。

她道：“我不否认对过路的人有好处，可是那大片平地前面就是一个湖荡，庄院后面山势蜿蜒而雄壮，风景很好……”

小关插口打断她的话，道：“那儿既然风凉水冷，又有景色可观，我们快去呀！”

“急什么？我告诉你，那座名叫梅庄的庄院，一定已发生了祸事。”

“你听谁说的？”

“我一看那庄院的风水就知道，何须别人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祸事？”他不敢讥嘲妄评。

因为前此那“长生洞府”，李百灵已表演过一手，判断他唯一可逃生的是水路，果然应验。

而且那五行遁法的禁制圈，她能出入自如，也证明她胸中的学问是真材实料。

“那梅庄的祸事是午月发生，亦即是上一个月，主人和长子都有血光之灾，其中那长子只怕已遭乱刀分尸之祸。”

“你光看看庄院外型，就知道这些事？”小关大为吃惊。

“还有哪，梅庄主人的媳妇，在外家是次女，也遭到被强奸因而惊恐卧病的命运。”

“我去打听打听，这么大的事情，一定四乡皆知。”

他说话时不大瞧她，因为她面孔收藏在面纱后面，他对面纱不感兴趣，所以宁可转眼四看。

李百灵道：“别急，这个月初旬，梅庄又遭贼人侵劫，至少有三名庄丁送了性命。”

小关道：“晔，这真是大事情！但你别吞吞吐吐的，还有什么事，一股脑儿说出来好不好？”

李百灵不驳他，径自又道：“那梅庄主人以及横死的长子，都只是商农务本的人，家中另有凶戾杀气。而他家的发达，正是靠这股杀气得来的。本来可以相安享用，但庄外那道围墙一翻新，而又改了门向，再加上外面大明堂左右两座尖顶八角大亭，六个月过后，开始灾祸血光连绵不绝。”

“我去问过，若是真如你所说，我们撒腿就跑，跑得越远越好，这样行么？”

“不行。”她答得既干脆而又隐含怒意：“你要知道，像梅庄这种血祸连侵的风水，决不是普通地师弄得出来。若是地师无知犯错，又绝不会弄到招凶殃犯大煞，居然一共十七种条件，都吻合玄空大卦。”

小关瞠目道：“你意思说，有风水名家在里面搞鬼？”

“正是，这个地师很高明，但心术不正毫无道德。我测他一定被梅庄仇人巨金收买，所以下此毒手。我打算也用风水反修理他，你赞同不赞同？”

小关欣然道：“妙极了，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去干……”话声忽然中断，想一下才又道：“但你不至于叫我拿剑宰了那坏蛋吧？”

“当然不会。”她岂有此理地抗议：“他以风水害人，我们也用风水治他。”

梅庄的主人不姓梅，他姓易，名叫常贵。而梅庄前后左右也没有太多梅花，故此这个地名的由来实是不易稽考。

易常贵今年五十多岁，体型高大，表情呆板，一望而知不是刁狡凶狠的人。

他左手上了夹板吊在胸前，神情憔悴，看来苍老疲倦。

他椅背后站着一个人佩刀大汉，目光冷静中带着凶悍，不停观察李百灵和小关。

这佩刀大汉背后是一座屏风，小关猜想屏风后必定有人隐伏。

以他的个性，一定会设法探窥一下，但此行讲好是李百灵做主，她没有表示，他便只好乖乖地坐着。

此外，刚刚已从易常贵口中证实了她的测断。

那就是易常贵儿子上月被杀，媳妇亦遭强暴致死，他本人则左手几乎被砍断，庄里有三个懂武功的庄丁因为奋抗侵劫的贼匪而丧命，事情发生在本月初。

单是阳宅风水，一看就能知道这许多事，小关也不禁暗暗佩服起来。

“易庄主，李仙子还提过一句，她说您那遭遇不幸的媳妇，在娘家是排行第二的女儿。这一点不知道李仙子有没有算错。”

易常贵顿时愣住。

背后佩刀大汉俯近他耳边，轻轻问道：“他们说对不对？”

易常贵茫然颌首，又茫然问：“他们怎会知道的？”

“为什么不会知道？”那大汉反问。

“我媳妇外家已没有人，离这儿又远，他们上哪儿打听的？”

“没有打听。”小关说：“李仙子和我路过此地，她老人家忽然心血来潮，掐指一算，得知贵庄发生横祸，灾殃来了，所以进来瞧瞧……”

佩刀大汉语态转冷，道：“现下两位已进来瞧过了，那灾殃能不能消除呢？”

“这我怎么知道？”小关声音表情显露出不高兴。

对方的话虽然没有不客气字眼，但那冷森的眼神，坚凝的气势，使人大有压迫感。

小关向来是吃软不吃硬的脾气，何况如今绝技在身，那大汉就算再凶恶些，他也敢顶回去。

“我知道。”李百灵开口，声音娇脆如出谷黄莺：“灾殃仍然会继续降临，应验在未申之交是第一次。”

“未申之交？”佩刀大汉看看天色和刻漏：“还有半炷香而已，我倒要瞧瞧那些兔崽子有什么惊人能为，竟敢一再上门欺人。”

“我说过这只是第一次。”李百灵说：“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佩刀大汉拍拍刀鞘，豪勇之气迫人，道：“我只要还能拔刀，就算千军万马有何足惧？”

梅庄庄主易常贵显然不是江湖人物，所以神情萧索恐惧，只会苦笑不发一言。

李百灵道：“易庄主，我刚才在本宅的门窗走道、天井等各处略略看过，你家应该出有一个豪强霸煞的人物，这个人是在西边跨院的。贵庄的富贵和灾祸，都是此人带来。”

“他是你的兄弟，长得身材高大，眼面窄，皮肤很白，他究有多久已不在这儿居住我不知道，但却敢肯定超过一年。”

佩刀大汉目光连闪，微露疑怒之色。

李百灵又道：“易庄主的兄弟如果这一年留居本宅，以他的杀气霸气，最近这连串祸事不容易发生。对了，住在东边跨院的人，照卦象是宅主人次子，三年前开始，他的肝及胃都大为不妥，人很瘦弱，时时卧病床上。”

易常贵惊讶得张大了嘴巴，他的反应一看而知，李百灵句句都说对了。

佩刀大汉搔搔头皮，变成满面困惑神色，道：“李仙子，你们若是不会详细打听，怎能一切知道得如此细微清楚？若是曾经细访暗查，则我断金堂

绝无全然不闻风声之理，真是怪事……”

小关傲然道：“李仙子屈指一算，什么都知道，哪须查访？”

他看见佩刀大汉厚大有力手掌落在刀柄上，不觉想道：“此人刀法不知如何？此刀不知是否锋快名贵？”

“如果我把刀抢过来，他的样子不知道会变成怎样？”

屏风后忽然走出一人，是个矮瘦老头，衣饰华贵，手里拿着一把尺半长的摺扇，他双手虽然干瘦，却颇白皙颀长，尤其左手显然更为莹白映眼。

他和气笑笑，说：“老朽徐一白，是易庄主几十年老朋友，见过李仙子和关兄。”

小关起身抱拳回礼。

李百灵却凝坐不动道：“徐老请坐，有话请讲。”

佩刀大汉见她无礼，面色一沉。

徐一白向他摆摆手，阻止他发作。

然后撮衣坐在易常贵右边，道：“李仙子，这一位姓余名骏，乃是断金堂电刀五卫的大阿哥，他若有无心冒犯之处，还望李仙子原谅。”

李百灵道：“徐老好说，总之，我和小关虽然人在江湖，但跟你们毫无瓜葛牵扯，你不必介意我们突然出现，以至突然浪费时间精力。我的来意，的确正如小关讲的那么简单，我看见了血光凶祸，又知道灾殃未了，好奇心一动，才入庄求见，瞧瞧是怎么回事而已！”

她三言两语就把来意、动机和立场都讲得一清二楚，人家信是不信，可就与她无干了。

徐一白沉吟一下，道：“说到本宅的灾殃祸难，李仙子尊意认为有否解救之方？”

此人的确是极之老练的江湖人物，而且有智慧有眼力。

他一定深知风尘中大有异人奇士，也深知世上大有奇奥学问，故此不敢疏忽无礼，措词甚是巧妙得体。

李百灵道：“打杀的事我们无能为力，但这些灾祸之所以会出现会降临本宅，当然不是无因之果。对于这个因，我可以想点办法。如果此因不消除，则一敌方灭，另敌又来，长此以往，你们就算兵精粮足，也是没有用的。”

徐一白矍然惊悟，离座躬身行礼，恭声道：“李仙子说得是，敬请指教解救。”

李百灵微微颌首，显然她对“指教解救”的话，竟是当之不疑。

连小关也极想看看李百灵用什么法子解救？

他知道她的法子一定很古怪有趣。

仆人依嘱送来一个天青大海碗，盛大半碗水，一支女人用过的绣花针，另外一包白盐，一块红布等等。

一些人例如易常贵、徐一白这些年纪较大的，大概猜得出李百灵是用“风水”的法门。

因为那碗水和那支针，作用等如指南针。刚准备好这些琐碎东西，忽见一名大汉飞奔踏过厅外宽大的院子，直冲入厅。

小关一瞧这大汉，喝，敢情是那天镇上大街，飞骑疾驰撞翻蛋担的那厮。

此人神色急遽，躬身匆匆报告：“启禀徐副堂主和大阿哥，有九骑来到庄外，是赣北过天星李催命和手下煞星们，另外还有二十几个已经埋伏庄后的山上，都带着长弓大箭和长短兵刃。”

徐一白原来是断金堂的副堂主。

这个帮会横行于皖、豫、鄂三省边境，势力颇强，精锐分子虽然不足一百，但却以勇悍肯拼著称。

他们结下的怨家仇敌虽多，可是他们既以肯搏肯拼出名，来敌是谁？竟敢来捅这样一个可怕的马蜂窝呢？

余骏含怒按刀，道：“哼，好得很，过天星李催命这一帮子大概都活得不耐烦了。陈雄，本庄前后防守得怎样？”

陈雄道：“警讯一传到，二阿哥带了六位黑巾队兄弟守住大门，五阿哥带了十个白巾队弟兄守着前后，另有十位红巾队弟兄，每两人一组，交叉巡守本庄两侧。”

听起来断金堂派来梅庄的人数还真不少，只不知何以堂主分光夺命易滔反而没有赶回来？

徐一白略一寻思，发号施令道：“传令把守庄门的冯天保，延敌人庄，不准叫骂不准多言。”

陈雄恭应一声，飞奔而去。

徐一白拍掌，又一名劲装大汉奔入厅来，躬身行礼。

徐一白道：“传令把守庄后的贺山豹，留四个人把守，其余出击。”

李百灵目送那大汉奔出背影消失，微微摇头，却没有说什么。

徐一白居然看见，道：“李仙子，老朽的决定敢是不很妥当？”

李百灵道：“若论制敌机先出奇制胜，徐老决断神速明快，定可痛创来敌无疑。但本是可解之仇，却成为不共之敌，这一点徐老可能失算了。”

这时连小关也居然不拥护她的讲法。

他道：“李仙子，人家正面来势汹汹，后面设下埋伏又弓又箭的，这显然有赶尽杀绝意思，徐老不放手大干行么？”

李百灵道：“这只是因为大家把梅庄所发生的灾祸，都当作一路人马所作而引起错觉。以我想来，如果过天星李催命这一路人马，知道梅庄乃是断金堂的老家，事前又曾惊扰争杀过，他这次卷土重来，必定布下天罗地网，而且绝不会正面攻庄，难道他们就不会出奇不意，忽然杀入庄来么？”

众人听了一愣，皆觉有理。

“由此可知过天星李催命根本不知道梅庄真正背景。

“大概有些手下碰巧在月初时经过梅庄，看看此庄很富，便临时决定劫掠一票，谁知弄错了对象。虽说梅庄有人死伤，但他们也一定讨不了好而败走的。李催命大概亦是碰巧在附近经过，被手下一撞，怒火一冒就杀奔前来了。”

小关其实已很服气，偏要试试看在鸡蛋里挑骨头，道：“你似乎已认定月初侵庄劫杀的是李催命这伙人马，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那宗奸杀灾祸，凶手就算吃了亏，也一定不敢要求李催命出头报复，这种奸杀罪行，江湖上很少人会赞同支持，我有没有猜错？如果没错，那么李催命派遣于庄后面山上的人，恐吓作用大过洗庄，他们不幸遭遇伤亡，这血仇就结定了。”

人人都听得目瞪口呆。

徐一白叹口气，道：“老朽并不怕结仇，但弄错对象，白白伤了人命，实是于心不安。”

小关又皱眉又皱鼻子，道：“你赶快改个命令不就结啦？”

徐一白郁郁不乐，道：“来不及了，贺山豹他们接到命令一出动，必是以最快最隐秘方法跃上山去，我根本更改不了命令。何况若是弄得不好，他们一时疏了神分了心，反而被对方杀死。你说，我肯不肯这样做？”

从大厅望去，那宽敞得可容数百人的院子，已经出现九骑，蹄声也清脆传入厅中。庄主易常贵已自动躲入屏风后面，徐一白望住李百灵，道：“李仙子，老朽等打算出去，你和关兄呢？”

他当然不放心李关二人留在大厅，以至威胁易常贵的安全，构成后顾之忧。

李百灵起身出厅，小关自是跑着。

小关低声说：“别离开我太远，以免发生危险。”

她也低声回答：“好，我知道。喂！小关，你快瞧李催命手下那八个煞星，他们双手的臂腕都有薄铜套，你可知那是什么意思？”

小关摇头道：“不知道。咦！你怎么又跑开啦？小心点好不好？”

“好，好。”李百灵居然好像弱质女流，很听话地靠贴小关，又道：“他们腕上、身上、腿脚上的铜套，都是拼命的象征，最危急时他们利用这些装备硬顶一记，就可以把对方的命拼掉。”

“这倒是好办法。”小关说：“我就从未想到用这种办法拼掉敌人。啊，对了，你还看出来些什么？”

这时徐一白、余骏已经屹立台阶上，面对过天星李催命以及他手下八煞。

那李催命长得矮矮壮壮，年约四十，腰系一对比拳头还大金光烁目的流星锤，右手拿着一把五尺余长的三尖铜叉。

他在马背上，身子稍稍俯前一点，眯着那对细而长的眼睛，把台阶上的徐一白和余骏打量好一会儿。

他神态动作嚣张傲慢得很。

但转瞬间面色忽然变得庄重严肃，洪声道：“兄弟过天星李催命，敢问两位是不是来自断金堂的高朋贵友？”

徐一白拱手道：“老朽徐一白，这位老弟余骏，恭迎李兄大驾。”

“啊，我李催命果然没走眼，但徐老和余兄为何在此？要是两位跟这梅庄主人有渊源有关系，冲着两位面子，兄弟转身就走。”

余骏一时满脸通红，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那个看不见面孔的女郎真是活神仙一样，果然猜对了。

此刻庄后面山上的杀戮已兴，唉！这个仇家真是结得冤哉枉也。

徐一白冷冷道：“李当家的，本庄上个月及本月初，迭遭惨祸。老朽刚刚赶到，李当家的也恰好驾临，所以目前只有向李当家的请教求证一些事情。”

李催命见他神情不善，不觉也面色一板，道：“徐老有何见教？”

徐一白道：“敝庄出了几条人命，如果李当家的不反对的话，老朽甚愿认识那些位仁兄，目前有李当家的当面，什么话都不必说，但日后江湖上相逢，可就另当别论了。”

这话说得有理。

李催命微微颌首，暗自盘算。

却听徐一白又道：“敝庄连遭惨祸，已经变成惊弓之鸟，老朽希望李当家的只率领这几位兄弟前来，如若不然，有任何问题发生，恕老朽不能负责。”

李催命眼睛眯一下，凶光劲射，道：“徐老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声音不觉提高许多。

忽然几下尖尖的竹哨声随风传来。

虽是微弱短促，平常人不易听清楚，但李催命却面色大变，杀气腾腾，暴声大笑道：“哈，好，老徐你好毒辣手段……”

怒笑声中一跃落地，其余八煞，也纷纷甩镫下马，掣出兵刃。

徐一白、余骏一齐纵落李催命等人前面的平地上。

徐一白折扇横持。

余骏则拔刀出鞘。

“唔，这个人很不简单。”她说的人是过天星李催命，声音低到身边的小关仅可听见：“他脚一沾地，已发出暗令，指派两人专门对付我们。”

“是哪两个？”小关问得大有摩拳擦掌意味。目光一扫，立刻瞧出是八煞中一个拿鬼头刀和一个拿双钩的大汉。

李百灵一声悄悄轻笑透出面纱，道：“小关，你若不怕被人打伤打死，出去捣乱一下也好，你反正是爱捣蛋生事闲不住的人。”

小关如响斯应，付诸行动。

他步声叭达连响，奔下台阶。看他脚步沉重，身形歪浮的样子，一时真不易瞧出他乃是装假。

他一下子冲过了徐一白、余骏，对方两人闪出拦阻。

正是他心中猜测那两个。

他当即停步，使出看家本领，摆出流氓讹吓姿态，面上似笑非笑，似怒非怒，指指自家鼻子，道：“我姓关，有人叫我水火关，有人叫我天吊关。你们贵姓大名？”

拿鬼头刀的大汉见他一副流氓相，神色反而松弛，应道：“兄弟在一星十二煞中排行第八，我姓翁，叫我翁八就行。”

他指指拿双钩的，又道：“他是房十一，水火关兄挑我们哪一个？”

他一句场面话都不说，直接挑战。

小关可真感到意外，心中咕哝道：“敢情别处地方的江湖人跟咱太平那边不太一样。”

当下仍然似笑非笑地抱拳道：“原来是翁房两位兄弟，我说，俗语有道是强宾不压主……”

翁八冷冷道：“你挑我们哪一个？”

小关这时已知道耍流氓扮光棍的手法完全失效，像翁八这种人物，除了真功夫之外，他能使你一句废话都多说不了。

于是小关把天铸剑外面那层蓝布解开丢掉，左手连鞘拿着此剑，颌首道：“我选你们两个，一齐上，不必客气。而且我保证李仙子不会帮我。至少你们跟这儿主人的纷争，也一概与李仙子和我不相干。”

他藉此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关头，仍能够以几句话，就表明了立场态度，不禁令人刮目相看。

至少那过天星李催命就立刻重新检讨自己的看法，亦迅即加以调整。

翁八房十一两人一齐跨上三步，刀钩涌出森寒杀气。

两人又倏然分开七八尺，厉叱连声中，一刀双钩变成三道光华，夹攻小关。

他们显然打算一个照面就把小关斩成六七截，当真凶狠之极。

那一刀双钩去势虽然快逾电掣，但那只是一般人的感觉看法而已。

小关眼中，却反而微微讶异他们为何不把速度加快些？所以小关一跨步，就从刀钩之间的空隙走出圈外。

翁八和房十一反应极快，一下已改方换向，兵刃映出的三道光华霎时追上小关，如电光石火般砍刺。

小关目光一瞥之下，若是别的人，根本连眼珠也来不及转动，可是小关却居然感到像看慢动作电影一样。

对于对方两人兵刃的来势、方向、力道强弱和他们身体重心落在哪一点，都一览无遗极之清楚。

因此小关身子略旋半圈斜踏一步，那翁八房十一的兵刃一齐落空。

翁八使的是“斩山式”，乃是乱披风刀法之中最沉猛平实招式；房十一则施展“夜梟招魂”之式，左钩挂割，右钩刺扎。这两人合力施为，两招合而为一，端的凶毒严密无比。

谁知敌人稍一挪步，顿时形势大变。

莫说兵刃忽已落空伤不了敌，更可怕的是他们根本没有丝毫办法可以继续追击，因为自身重心势道都变成相反方向。

过天星李催命神色一变，喝道：“好高明的逆天步，原来是少林高手。”

小关左手天铸剑抛上半空，两手齐出，贴着敌臂滑上，不知如何已夺过一刀双钩，行开几步，接回落剑。

这时他双手一共四件兵刃，真教人难以置信。

徐一白脱口惊道：“哎，是大缠仙手，那是魔教秘艺。”

翁八、房十一直到这时才能够使劲发力，一齐向小关扑去。

他们拳掌功夫不弱，一时拳风掌力呼啸刺耳。

一眨眼间每个人都亡命猛攻了六七下。

小关在拳影掌风中，前一步，左一步，夷然无事。

忽然双手一送，翁八房十一同时惨叫踉跄连退七八步，只见翁八左肩钉住鬼头刀，刀尖透出后背数寸。

那房十一则右臂左腿，各自嵌着一支铜钩。

血光甫现，过天星李催命恰好大喝制止翁房二人动手，可惜慢了一点儿。

小关捡回蓝布，包起天铸剑，笑吟吟道：“你们别乱猜，我四季关……”

李百灵插口截住，道：“不对，你是水火关或者天吊关，怎可忽又变成四季关？”

小关耸耸肩，道：“对不起，我一下子给忘啦。仙子说得是，我暂时还算是水火关吧。但总之我既不是少林高手，也不是魔教的什么人物。”

过天星李催命道：“但关兄刚才使的明明是逆天步，我有幸见过一位少林高僧施展，决不会错。此是少林镇寺之宝七十二神功绝技之一，岂会落在外人手中？”

徐一白接声道：“然而，那魔教秘艺大缠仙手，也绝对不传外人，这是怎么回事？”

小关走向李百灵身边，向那些人笑嘻嘻道：“李仙子有令，你们之间打打杀杀之事，我们都不管。但火烧过来，那翁房二人就是榜样。”

忽见一头全身雪白的驴子打庄外奔入来，屁股后面一人迅如飞鸟紧迫，长刀连鞘挟在左肋。

那人右手如鹰爪，五指奇粗，看来劲力强绝，一味抓向白驴飞扬起来的尾巴，但每一下抓去总是差了那么一点点。

大概这就是激得那人怒气冲天穷追不舍之故。

那头白驴就是小白。

它本应该藏身在庄外里许一座树林内，想是这匹近乎通灵的家伙，一时想念主人便跑来了。

追抓小白的挟刀大汉，正是断金堂电刀五卫排行第三的冯天保，他职责是把守庄门，阻截敌人逃路。

现在却现了身直追入来。

徐一白面色一沉，叱道：“冯天保，站住。”

冯天保一煞脚步，便有如石柱钉在那儿。

小白则一下奔上台阶，挨住李百灵，一只长嘴却猛往小关面上送去。

小关笑着推开，骂道：“别胡闹，乖乖站着不许动。”

这句话随风传到冯天保耳中，他正好闻令停步，乖乖不动，这一来双眉倒竖，大怒喝道：“吓，你那小子是什么东西？”

小关指指鼻子，吃吃笑道：“我不是东西，我是急脚关，你有种的就走两步给大家看看，你敢不敢？”

这一招真是又刁又毒，那冯天保走吧，赢了小关无意义也无实益，不开步吧，定受奚落而气破了肚子。

徐一白不愧是老江湖，立刻厉声道：“冯天保，你擅离职守，本堂决予革职处分，你从现在开始，已不是断金堂的人。”

冯天保微一躬身行礼，目光随即如火焰毒蛇般罩射小关，恨声道：“急脚关，下来，老子教训教训你……”

小关得到李百灵暗示允许，大摇大摆踱下台阶行去，一面说道：“你们欺善怕恶，见到过天星李催命谁也不敢挑战，于是只好欺负我这种小角色，李催命，我说得可对？”

李催命应也不是，不应也不是。

他登时对小关此人又有几分警惕。

只见小关把蓝布解开丢掉，露出那把鞘套残旧的天铸剑，谁也不知道这把剑竟然是当代脍炙人口的神兵利器。

冯天保肋下长刀刷刷滚落掌中，右手一搭落刀柄，整个人忽然沉凝冷肃，宛如脱胎换骨转变成另一个人。

李百灵以内力把声音凝聚成丝，遥遥送入小关耳中。

此是内家传声之法，自古以来每个人的火候境界各有高低，她的传声己可以达到内力声波传出之时，面前轻纱动也不动。

这等功力火候，当世之间只怕仅有寥寥数人可以办到。

她说：“小关，这家伙是刀道高手，你若是不小心被对方砍一刀，可不是好玩的。”

小关内力虽是强绝一时，却不懂传声法门，目下情势又不能摊开对答，只好耸耸肩，若笑一下。

她的声音钻入耳朵很舒服。

只听她又说：“所以你别让他砍中，好不好？”

废话，当然是不让人家的利刀砍中为妙。

“我教你一个打赢的方法。”

小关当然竖起耳朵，谁不想打赢呢？

“我意思说，你若是打得赢，这方法就管用，你只须诈作不敌，直往过

天星李催命那堆人前后钻来钻去，他们迟早会跟冯天保干上……”

真真是一篇废话，假如已经赢得对方，就算不往过天星李催命那边钻也没有问题。小关大为气结。

而这股气也就只好发泄向冯天保身上了。

蓦地里电光乍闪，一把寒气森森的长刀已经劈近小关面门，大约还有六七寸，就可以剖开小关的鼻子。

不过当那冯天保以快得平常人都看不清楚的速度，掣出长刀并且砍出，这些动作，小关却是瞧得一清二楚。

而且他还能够有时间想：“这厮的手脚的确比翁八和房十一快了一点，但可惜还是不够快。”

他若是将这种情形告诉人，恐怕极难找到一个相信的人。

试想一刀砍去是何等迅快短促的事，尤其冯天保他们五人以快著名，才搏得电刀五卫外号。

小关居然还嫌他慢，还有余暇寻思，这话叫谁能信？

理论是一回事，事实又是另一回事。

小关当然亦不能怠慢了时机，只见他一侧身擦贴冯天保右肩跨出三步，他可是连跨步带转身。

故此变成站在冯天保背后，瞪住他后脑袋。

冯天保的后脑袋一点儿也不好看，毫无欣赏价值。

但他本人却不这样想，尤其是小关向那上面吹了一口气，小关吹的气不算太强劲，大概像是用手指戳一下的感觉。

冯天保骇得弹起七八尺，飞出寻丈，脚一沾地时，脑后又感觉到被人用手指戳了一下，顿时又如触电般向前蹿跃。

但这一跃可就冲入过天星李催命及余下六煞的圈子里。

正在替翁八和房十一包扎的王三、陈六，忽听风声飒然，人影飞坠，当下连念头也来不及转，舍下伤者齐齐出手。

王三用的是一根三尺半长，带着倒钩刺的蝎子棍。陈六则是一把短而阔身的三棱剑。

但见棍如蛟腾，剑似电抹，凌厉夹攻。

冯天保也是连念头亦来不及转，手中锋快长刀振腕一划，幻化出四道刀光，锵锵连声，双方硬碰了两招。

冯天保的刀实在很快，霎时刀势化为“引刀长啸”之式，闪电般割抹王三的咽喉，刀把顺势磕中陈六宽阔剑身。

王三七魂皆冒，极力侧闪，血光崩现，左肩近颈处已经开了一道口子，险些儿人头落地，陈六的剑刚被撞开，过天星李催命已怒叱一声，人随声到，那支铜叉挟着风雷之声，劲袭冯天保。

这一招“挟山超海”凌厉威猛已极，冯天保的刀虽快，却也仅能回刀自救，已来不及砍劈陈六了。

锵的大响一声，刀叉硬碰一记。

冯天保只震退两步，方想那过天星李催命威名赫赫，武功竟然不过如此。

谁知念头还未转完，忽然刀上一般阴柔内力涌到，胸口窒闷一下，几乎喷出一口鲜血。

李催命怒声狂笑，身形不进反退，飙风后移七八尺，却在同时腰间飞出两团金光，疾取冯天保。

那两团金光敢情是两枚流星锤。

这种兵器擅长远攻，无怪他要往后退。

可是他似乎连手都不必动，两锤便自电掣雷轰击出，这等绝妙绝毒手法，委实神乎其技。

冯天保长刀疾如风火，间不容发，当一声劈歪一枚金锤，回刀再劈之时，可惜已慢了一线。

叭地一响，整个头颅宛如跌碎了的西瓜一般，鲜血和脑浆四下迸射，顿时尸横倒地。

那边电刀五卫之首的余骏一时眼都红了，大叱一声，长刀化为一道长虹，人随刀走，电急射向过天星李催命。

第六章 风水斗

只是当中还有两人相隔着，一是十二煞之中的七煞陆七，使的是一面铁牌；另一个是海九，使的是长刀。

他们当然不肯让余骏轻易安然通过。

故而两件兵刃风声乍响，齐齐出手拦阻。

余骏左手一拳砰地击中陆七的铁牌，他自家顿时指骨尽裂。

这一招“玉石俱焚”，乃是崆峒派无敌神拳的绝招，故此角度奇诡，拳出无影。

可是这一拳必须辅以崆峒派不传心法乾元真气气功，才可以崩天裂地，无坚不摧。余骏徒有其招而无其功，因而左拳当堂骨碎肉绽。

不过那面铁牌终究被他这一拳荡起老高。

而此时余骏右手长刀，已同时劈开海九的利刀，跟着唿一声在陆七喉咙开了一道深达三寸的裂口。

但见陆七鲜血喷溅，惨哼半声便已倒地。

那余骏一刀得手，刀势往回一圈一扫，快逾电光石火。

在他右边的海九刚刚变化一招风声鹤唳，牢牢封死中宫，却忽被敌刀无声无息滑入，啪一声砍中面门，也是顿时了账。

此时李催命叱声和两枚金光烁闪的流星锤一齐飞袭而至。

余骏厉喝如雷，一招“渔阳鼙鼓”，长刀一劈出去就是七刀。

锤影刀光中但听当当声震耳连珠暴响。却见余骏捷逾猿猴，猿身迫人锤圈，刀发如风，使的竟是一招最凶毒的“不回势”。

他怒发如狂，自家性命已经豁出去，故此这一刀比平时凶厉百倍。

李催命双锤远攻之势虽是被破，但手中还有一柄钢叉足以护身或攻敌，是以殊无惧色，横叉硬封硬碰。

霎时刀叉相触，大响一声过处，两人各各震退三步。

却见余骏刀光暴闪，抢上去一连又是两刀，锵锵两声，双方又复震开了六七尺。

余骏这一刀号称不回，果然大有性命相搏有去无回的凶戾气势，但见刀光再现，破空生啸，刀锋迅又凌临迫敌。

李催命的钢叉振臂抡处，一招封门闭户，泼水不入地抵住敌人攻向上中两盘的七记快刀。

而与此同时，那余骏身后尘埃中一物忽然飞起，原来是李催命的一枚金流星，疾袭余骏后脑。

人人方自看见，那枚金流星已距余骏后脑不及三尺。

李催命这一着伏兵，除了功力奇高，手法奇巧之外，实在也是险毒得大大出人意料之外。

那余骏根本不必被金流星击中，即使为之稍一分神，他催命的钢叉就准能一招取他性命。

那金流星去势虽快，但在小关眼中却与别人大有出入。

他认为很不够快，认为这等速度可能连一只鸡也追砸不着。

不过他想是这么想，事实上并不等闲视之，因为那余骏的身法极可能不够一只鸡跑跳得快。

何况鸡总是鸡，即使不够快被砸死，也不算回事，但人就不同了。

所以他丹田里冰冷真气一冒，身子宛如电光石火掠出，居然真比那慢吞吞的金流星快上不知多少倍，从从容容全不费事就一手捞住这一下李催命苦头可吃大了。

因为金流星被小关捞住，没有发挥作用，而他自己则已经早一线变招换式，以便一叉毙敌。

哪知形势忽变，余骏刀势丝毫不会受阻，这一招“高探深累”那长刀既精妙而又威猛，电光连闪自天而降。

第一刀震荡开钢叉。

第二刀紧接着已劈向脖子。

李催命万般无奈之下，挥左臂一挡。

锵地一声，他手臂上的钢套发挥妙用，硬是给消解了脑袋和身体分家之厄。

可是余骏刀锋巧妙地侧歪一点，立时从钢套边缘切入，血光冒现，那李催命一条左臂血淋淋掉落尘埃。

李催命厉啸声中，身形宛如大鸟横空飞去，一转眼间已飞出庄门外消失不见。

那厉啸声乃是撤退讯号。

只见余下那未伤的五煞仓皇皇，抱人拉马，急急逃遁。

余骏岂肯就此放过敌人，提气怒叱跃起丈许迅急追截。

五煞等人当然绝不够他快，再加上庄门口留守的人手，看来虽然被李催命逃掉，但余下这连伤带未伤的八煞，能有一两个逃得出去保得性命就很不错了。

余骏人随刀走，在空中已幻化为一道强烈眩目刀虹，忽然前面出现一团金色光影，刀虹过处，锵一声被磕飞上高空。

那团金光乃是一枚金流星，原是在小关手中的，这时虽然没阻住余骏追敌去势，但小关别有玄妙。

余骏猛可发觉胸口被一条极细黑色银链拦住时，已来不及用刀挑削，此时第一个念头泛起心中的是：若是被链子捆住，岂不是任人宰割砍杀？

因此他真气一沉，身形硬是改了前冲之势，变为向地上疾坠。

他双脚沾地打个踉跄，等到站稳时，敌人们已经冲窜到庄门。

徐一白抖丹田大喝道：“黑巾队撤阵，不许出手拦阻。”

庄门口六名颈系黑色丝巾的大汉，本已封住庄门，闻声立刻向两边退开。眼见那八煞连人带马哗啦啦冲出，眨眼已逃出老远。

余骏跌足怒哼一声，跃回徐一白身边，恨声道：“副座，那些王八蛋罪该万死，为何放他们走？”

徐一白面色沉冷如铁，道：“这儿还有李仙子、关先生在场，咱们须得尊重人家，听他们两位意见。”

余骏一愣，这是怎么回事？

但一瞧徐一白神色，心知必有原因，当即硬是闭上了嘴巴。

众人回到大厅内，便连庄后山上抬尸首等喧闹声都听不见了。

余骏宁可咬牙忍痛在一边包扎碎了拳骨的手，也不肯离开休息。

但令他失望的是，人家根本不提刚才的拼斗事件，话立刻又转回李催命他们未到时的事情上。

李百灵向那刚从屏风后出来的易常贵以及徐一白他们说：“梅庄的房屋

虽不是新盖造的，但庄院的墙和大门，以及外面广场的两座凉亭，却都是全新的，我敢断定大门已经改过位置和方向，对不对？”

易常贵连连颌首道：“对，对极了。”

李百灵道：“这个风水先生有问题。”

易常贵沉吟道：“这风水先生苏天祥，住在万安镇上，已认识了二十年有多……”

徐一白忽然插口道：“易庄主，兄弟这就派人去把那苏天祥抓来，说不定一问之下，可以知道很多奇怪的事。”

李百灵反对道：“不必，若是使用暴力，也显不出我的手段。”

她转头望向小关，叫了声“小关”，旋即恍然歉声道：“喂！对不起，我忘了你现在是什么关了，你还是天吊关吧？你乱七八糟的外号太多，人家实在很难记得住的！”

小关装出不大高兴的样子，道：“那你就叫我乱七八糟也行。”

“好啦！别生气。”李百灵笑道：“请你拿这碗水，放在庄门外三步，然后放下这支绣花针在水面。记住，针要浮在水面，不得沉落碗底。针尖指的一定南向，根据这针向，弄清楚庄门正确方向，回来告诉我。”

小关面有难色，道：“如果这支针不肯浮在水面，我怎么办？”

李百灵道：“快去，快去，别无话找话穷罗嗦行不行？”

徐一白亲眼见过小关的绝顶身手，哪敢小觑怠慢，连忙一叠声叫一个精干手下，捧那碗水以及针盐等各物，随侍小关出去。

小关不一会儿就回来了。

他面有得色，道：“我手脚还不算笨，那针居然浮在水面，而且会慢慢转，停住时一头指着南，一头指住北，我决不会看错。”

李百灵道：“好，那么庄门是向哪一方？”

小关应声道：“东南偏南方。”

李百灵颌首道：“那么此庄是亥乾山已巽向了，现在是下元七运，此门立向正是上山下水，只论这一点，苏天祥已经该打一百大棍了……”

她嘴里低声念念有词，计算了一下，又道：“那两座凉亭，不但冲破先后天来水，还化权为煞，变成双剑穿心的绝局。哼！这老苏的道行很高，别人会以为这是双峰插云，回龙抱珠的大富大贵局，但其实……”

人人听得似懂非懂。

李百灵沉吟一下，道：“我且用奇门遁甲破他的三元大败卦。小关，你出庄门，沿着墙向右边走二十一步，挖一个两尺深一尺长方圆的洞，用红布包住盐，放在穴底，然后将那碗水放在盐上，再放针，记着那针不可沉落碗底。然后，用木板铺上，才填盖泥土，你记住了没有？”

小关道：“这种琐碎小事，随便叫一个丫环都办得妥妥当当，哪有什么记不住的？”

李百灵不答理他的唠叨，又道：“你办妥此事之后，就一直沿大路行去，绝对不可以回顾。两里路之内，若是看见有人扛着一间屋子急急忙忙地走，或者看见一只黑狗，叫的却是鸭子声音，两者见一都行，速速回报。”

小关傻了眼，道：“有人能扛起一间房子？还能在大路上乱跑？黑狗又怎会发出鸭子叫声？”

李百灵道：“去，去，回来再说。”

小关抗议道：“但若是两者都见不到，我走完两里之路后又如何？不停

往前走？抑是站在那儿等到看见为止？”

他问得不是没理。

就连老江湖如徐一白也禁不住点头，别人如易常贵余骏等，更是早就露出同情小关的神色了。

李百灵道：“都不对，不用再走，也不必再等，回来好了。”

小关倒不算太罗嗦，拍拍屁股又带领那庄丁出去了。

李百灵很沉得住气，靠向椅背稳如泰山，闷声不响好像已经睡着。

过了两盏热茶时分，门外有了动静。

转眼间小关走进大厅。

他动作像是平日行路，可是每一步丈半有余，其实比奔马急驰还快得多。

李百灵本如石头，忽然会动会说。

她举手阻止小关开口，还作个要他坐下来手势，等他坐定，才道：“别急，你且慢慢道来。”

余骏一生苦修快刀，性情显然急些，心中实在也是好奇之极，抢先问道：“怎么样？难道真的看见那些古怪东西？”

小关连连点头，应道：“看见，真的看见。”

人人听了都眼睛睁大嘴巴张开，还是余骏沉不住气先问：“整间房子是怎样个扛法？那人长得有多高大？”

小关道：“那人个子跟我差不多，唉，你听我说，那家伙扛着的房子是纸扎的。”

所有人都发出原来如此的透大气声。

“那么黑狗呢？也是纸扎的？”余骏追问：“就算是只假狗，嘴巴也不可能发出鸭子叫声呀！”

“不对，是头活生生跑得挺快的大黑狗，骗你不是人。”小关赌咒说：“它的确发出鸭子呱呱的吵耳声，我亲耳听到的。”

众人面面相觑，尽是难以置信的表情。

小关又道：“你们道是怎么回事？原来那只大黑狗咬着一只鸭子飞跑，那只鸭子呱呱乱叫……”

众人听了更是做声不得。

这两宗事情硬说是附会穿鉴，自无不可。

然而在时间和空间都有限制之下，要碰上这种可以附会穿鉴的情况，实在又是难之又难的事。

天色渐见暗黑。

大厅内很快就点燃许多盏明灯，还辅以许多支巨烛，才够光亮，另一角已有下人们张设筵席，看来竟是隆重款待客人之意。

余骏其后得到徐一白告知，那小关于他有救命之恩，而且人家的惊世绝学，简直高明得匪夷所思难以形容。

因此他执礼特别恭谨。

对于李百灵，这个连小关也对她唯命是从的神秘女郎，余骏自是更为尊敬侍奉。

徐一白代表主人恭请李关二人入席。

小关肚子已咕噜直叫，闻言大喜。

但他目光一转，见李百灵巍然不动，马上十分头痛懊恼，因为她这副样子，肯定是另有花样另有意见。

她花样百出，这顿酒饭不知几时才到得肚子里。

果然李百灵道：“现在还不忙饮酒食饭。徐老，你派一个人在庄门外瞧着，两刻之内，必定有人拿着灯笼或火把来到广场凉亭，叫他数清楚来几个人，有几盏灯火，速速回报。”

徐一白一叠声答应，随即派人。派一个不放心，竟派了两个。

这个老江湖看不见李百灵表情，无从猜测她心意，不敢冒犯，便向小关道：“关兄身负绝世神功秘艺，游戏人间，老朽真是大大失敬，只不知关兄这回是有事在身赶着去办？抑或是随意游逛无心路过此地？”

小关比狐狸还精，向李百灵呶呶嘴，道：“我不知道，你问李仙子！”

徐一白讨个没趣，却不以为意。

他向余骏使个眼色，一齐发动闲谈攻势，他们自是希望在无关重要的闲谈中，找出一些有用资料以便了解李关二人。

谁知到后来结果完全相反，关于李关的一切他们仍然茫无头绪，而断金堂的许多事情却不知不觉透露出来。

例如堂主分光夺命易滔志切报复兄伤侄死，还有侄妇被奸杀之仇，正发动全力调查，所以反而无暇亲自回来梅庄镇守。

余骏终究不比徐一白那么深沉老练，一提及本庄惨事，气愤填膺之下，讲话就不大小心了。

他说：“可惜本堂至今查不出那些万恶凶手来历下落，不然在下拼着人头落地，也要亲手斫斫那厮十七八刀。”

他凶厉之气使李百灵微微一震，问道：“堂主受害的媳妇是你什么人？”她问得果然大有道理。

余骏应道：“是在下的干妹子。”

原来如此，无怪他凶戾恶厉之气直冲牛斗。

李百灵道：“既是如此，那我就给你一点儿线索。”

小关也对余骏同情起来，见他想开口，立刻用手势阻止，低声道：“李仙子要静心推算，你不可打扰。”

徐一白也极之严肃点头示意。

余骏立刻噤若寒蝉，咬牙闭嘴，看来就算用铁笔也一定撬不开的。

李百灵徐徐道：“恶贼人数不是四个便是九个，是从东南方来的，现在却在西北方，不会超过一百里，职业是贩卖牲畜或者是车船行业东主，好，线索就这么多。”

徐一白亲自出去派人火急发动广泛调查。

老实说有了这么多资料，如果还查不出来的话，断金堂的人通通自杀算了。

徐一白刚回到座位，已有手下人人来报告，广场上有有个乡下人，提着明晃晃的灯笼，在凉亭内照来照去，好像找寻失物。

李百灵冷笑一声，道：“好家伙，这是贪狼、破军、七杀的三方刑害陷局挨星大法。当日他建造凉亭时，既然预布这一局，显然还另外留有杀着。”

小关问道：“你说的是不是那风水师父苏天祥？他预布的什么局什么法有何作用？”

李百灵道：“这杀破狼三方刑害陷局挨星大法，是利用本庄格局，引来天星力量，使三宅主人受到痛苦，动辄有丧命之虞。”小关问：“几时应验？那苏天祥为何要这样做？”

李百灵道：“快了，你们马上就可以知道。苏天祥其实是被我修理，现在已十分痛苦，所以设法解救自己而又展开反击。我施展奇门遁甲所要求的两件事既然应验，即是祭法有效的证明，故此苏天祥非有行动不可……”

话声未歇，庄主易常贵忽然呻吟连声，众人惊看时，只见他面色又青又白，额上冷汗宛如黄豆。

徐一白惊道：“大哥，你怎么啦？”

易常贵呻吟道：“我头好痛……好像要炸裂为二片……唉！好痛……”

徐一白更惊，道：“要裂为三片？你真的感觉到是三片？不是两瓣也不是很多片？”

易常贵神智仍然清醒，道：“三片，我知道，决计错不了。”

徐一白离座跪在李百灵前面。

余骏也连忙屈膝跪地。

徐一白道：“李仙子，请您无论如何救易庄主一命……”

余骏亦跟着连声乞求救助。

只见易常贵已仰靠椅上，呻吟声更惨更响。

小关忽然站起身，举步向厅外行去。

李百灵道：“小关，你干吗？”

小关不瞅不睬，眨眼快要出厅。

李百灵一句话就使他停步。

她说：“苏天祥已经来啦！”

她接着起身搬动几椅，一共移动了七张椅子，摆成一组四张一组三张等两组，每张椅子相距十步，既不凌乱亦不碍眼。

不过这两组椅子合起来，从高处鸟瞰，便可瞧出是北斗七星图式。

易常贵所坐的地方在七星图式以外，也没有换椅子，但当李百灵第七张靠背椅放下，转身行开时，他已停止呻吟，放开抱头的手。

她袅娜走到酒席那边，坐向上首，向小关及其他的人招手道：“来吧，咱们该入席啦……”

余骏过去搀扶易常贵，哪知易常贵已经可以行动自如。

余骏讶问：“您没事了？”

易常贵摇头，反倒拉他赶快入席，一面又招呼徐一白快些入座陪客。

易常贵虽然为人老实长居乡间，但活了几十岁，凭人生经验，对于李百灵的高明手段已有了相当了解。

小关人是坐下了，但肚中饥火反而消失，问道：“苏天祥呢？你说他已经来了，我怎的看不见他？”

李百灵道：“再等一会儿便可以见到，现在我们先医好肚子行不行？”

徐一白等人也不敢问，连声催下人把酒菜送来。

吃喝了一阵之后，李百灵停筷道：“徐老，凉亭那边的三盏灯笼情形如何？”

徐一白忙道：“启禀仙子，三盏灯笼全都忽然熄灭，时间正好是咱们入席之时。灯笼一灭，那三名乡下人都赶快跑掉。”

李百灵道：“你一定有手下跟踪他们，苏天祥下落查出来没有？”

徐一白佩服得五体投地，道：“有，据报苏天祥两顶四人大轿，停在距本庄三里之远一个小村后面。到现在为止，只查出苏天祥在一顶大轿内，另一轿藏着什么人尚未得知。”

小关哼一声，道：“管他有什么人，这老苏如此可恶，把他抓来一刀杀死，便一了百了。”

余骏老早就想这样做了，不禁大声热烈附和。

李百灵道：“杀死姓苏的不难，但苏天祥已告诉我，他早已留下一手，他若是遭遇不测之祸，一定有人陪他同赴黄泉，这个陪客大概是易庄主。你们最好考虑清楚。”

余骏吃一惊，道：“老苏已经见过仙子？”

“没有见面。”她道：“但他的刑害陷局挨星大法，等如亲口告诉我一样。我若是破不了他的陷局，他可以迫易庄主亲自毁掉我设下的法物。我若是破得，我应该知道他的意思。”

小关怒骂一声，道：“假如你不知道，他岂不是又多害一条人命？”

李百灵道：“我不可能不知道，所以你们看，我不是正在阻止你们鲁莽动手么？”

小关搓手道：“他要这种要挟手段，梅庄的人岂不是反过来要小心保护他？”

“对，他有此用意。”李百灵说：“除非易庄主比他早死。不过到时他又可以想别的法子保住性命。”

余骏听是咬牙切齿。

小关也气得连喝两大杯高粱。

“那也不必这么生气。”李百灵安慰这两个年轻男人：“老苏大概气数已尽，才碰上我。”

“不生气是假的。”小关说：“这混球害死人不说，连女人也遭遇惨祸。”

徐一白趁机插口道：“老朽但盼仙子替世人除害之后，敝庄这儿的风水问题也给帮忙消解，只要开了口，要人力要钱财，敝堂定当遵命立刻办到。”

小关一听这敢情不错，断金堂在皖豫鄂三省势力强大，钞票亦一定多多，有此靠山，将来衣食断乎不忧。

念头方转，李百灵的传声已送入他耳中，使他来不及喜形于色，更来不及开口答应人家了。她说：“小关，别受他们诱惑，咱们爱帮到什么程度是咱们的事。这些家伙的死活，管他的。”

小关只好耸耸肩，放弃了己见。

但觉这娘儿们的想法行事，总是古怪难测。

忽有手下人报：“有个姓陈名瑞的汉子，求见汪主，或者可以代表庄主的人。”

徐一白根本不问易常贵意见，立刻做主道：“速速带他来见。”

不久工夫，一个肤色黧黑三十余岁汉子入厅。

此人看来身体壮如牛，但两眼光华内敛，眉长鼻挺，显然四肢发达而头脑又极不简单之辈。

他说：“在下陈瑞，见过易庄主及各位。”

由于人人眼睛望李百灵，陈瑞立刻躬身行礼，问道：“姑娘贵姓？在下可不可以向你请教几句话？”

李百灵道：“我姓李，你有话便说。”

陈瑞再躬身道：“李姑娘，在下……”

他话声被三个人齐齐低叱而中断，那是徐一白、余骏和小关。

余骏戟指怒道：“要尊称李仙子，听见没有？”

陈瑞一瞧便知此人乃是杀人不眨眼的角色，吓了一跳，忙道：“是，是，小人不知，各位宥恕则个。”

他眼见各人已无意见，又道：“李仙子，家师苏天祥，特命小人前来向仙子乞命。”

别人当然不敢插嘴打岔。

故此李百灵不做声，大厅内便静寂如死，针落可闻。

过了一阵，陈瑞又道：“家师求仙子赐予残命，任何吩咐莫敢不从。”

话声歇后，大厅内无声无息，李百灵仍不开口。

陈瑞等了好一阵，又道：“家师言道，纵然仙子吩咐要的是金山银山，自当尽力设法，只求保得一命。”

金山银山这话可不是说着玩的。

老实说，即使是金人银牛，这等比例的财富世上见过的人已经不多，更别说真的拥有了。

又过了一阵，李百灵没有做声，陈瑞亦没有。

别人不敢乱开口，小关却敢。

他当下冷笑一声，道：“陈瑞，你必是亲信弟子，才可以代表他前来，现在老子命令你，代表苏天祥像狗一样爬出此厅。”

陈瑞抗声道：“小人……”

声音忽然哽塞中断，原来他嘴巴里已塞满红烧猪肉。

这当然是小关杰作。

他好像没有动过，冷冷道：“我命令你爬出去，听见没有？”

陈瑞嘴巴被塞满，一时呕呕连声，吐出大部份而又未吐干净。

小关怒声道：“好，居然敢听不见！”

话声方歇，啪啪之声又起，一连二十几下，却只费顷刻时间而已。原来是小关正反手掴他耳光。

但他离座出手，一去一来，快得教人几乎瞧不清楚。

小关又喝道：“怎么样？爬不爬？”

陈瑞连吃苦头，已知道一件事，那就是这个人脾气是一问了就出手，连迟疑一下都不行。

当下连忙趴在地上，再吐出一口猪肉，才道：“小人哪敢不爬出去，您老人家别生气……”

小关冷笑道：“我怎能不生气？你们读书学艺都读到狗身上去了！爬，快爬……”

陈瑞连忙手脚并用，掉转身爬向厅门，但才爬了十几步，却又听见小关喝道：“爬回来！”

于是他忙忙又掉转身，爬回原地。

小关冷冷声音传入他耳中，道：“李仙子要问话，你敢答错答慢，老子先割掉你的鼻子。”

李百灵娇脆语音使地狱忽然变成天堂。她说：“你站起来……唔，好啦，我且问你，苏天祥凭什么敢不亲自前来求饶？”

陈瑞大惊望住小关，结结巴巴地道：“小人……小人实是不知……”他怕的是小关又修理他。

但却没想到李百灵玉手轻抬，纤指一点，相隔丈半之遥，胸口大穴忽然一疼，接着全身僵硬。

可是四肢百骸却如有蛇行蚁走，又痛又疼又麻，简直无法形容那等可怕滋味。

幸而这种极之难受痛苦滋味，只尝了一会儿。李百灵玉手一抬，陈瑞胸口一震，长长透口气，汗湿重衫，四肢酸软而自动跪下。

李百灵道：“你真不知道么？”

陈瑞惊骇得心魂皆颤，忙道：“知道，知道，家师因为有法子使易庄主同归于尽，所以好像有恃无恐。不过……”

他抬头看看众人，最重要的是小关没有什么特别表情，才又道：“家师又的确愿付出任何代价，只求仙子高抬贵手饶他一命。”

李百灵冷笑道：“凭他那么一点儿道行，便敢向我讨价还价么？”

小关打鼓敲锣响应道：“对，老苏真不知天多高地多厚，若不是李仙子宅心仁善阻止我，哼！我先教他全家死绝，还有你们这些猪狗徒弟全部人头分家，才慢慢整治他……”

陈瑞吓得全身发抖。

只听李百灵道：“像你师父利用天星地气汇合之力，可以立刻致人死命的法，世上共有十一种，你学会了几种？快说！”

陈瑞哪敢怠慢，忙道：“三种，师父说一共只有四种，已经传了三种给小人……”

李百灵冷笑一声，默想片刻，突然改变对象，问道：“易庄主，你小回回想一下，你一定曾经把爪甲头发给过苏天祥，他说的什么理由都不必管，只要想清楚有或者没有？”

易常贵用力点头，道：“有，有……”

李百灵道：“有就对了，我料他充其量最了不起也只识得‘九天十地真太岁催命基位’之法，他一设坛施法，太阳出现，对方立时命绝无救。哼，他一定已设了坛，帮此，如果他活不过今夜，易庄主也活不过明天。”

人人一看陈瑞神色，便不问也知李百灵对了。

李百灵又道：“这九天十地真太岁催命基位之法，在堪舆道中，以当今之世而论，实是已达一流高手地位。我识得太多，才说得他好像一钱不值而已，此法乃是从大玄空卦境界的长生基位法变生出来，一是使人长寿添福，官禄并美；另一则是夺取寿元送入归阴，两法虽是同源同理，但效果善恶却天差地别。”

小关问道：“那么我们现在怎么办？”

李百灵道：“叫人剪下陈瑞的指甲头发，最好还有苏天祥其他门徒的，我也使用一种类似的法门。这些会春风水地理的人，将来给人家寻龙点穴时，只要心一歪，马上遭报。我用的是些子法，只要气机一触动，如响斯应立即见功，至于苏天祥，另作处置。”

小关笑嘻嘻道：“李仙子，长生基位这法门真的管不管用呀？”

“当然管用，甚至可出帝王将相。”

“那么给我弄一个行不行？我不要做皇帝，只要有钱有闲又长命就心满意足了。”

“可惜很多人不像你这样想，有钱的人要权，有了权又要更上一层楼，所以历代以来，当了皇帝的人，一定尽力诛杀堪舆之学的大宗匠。为什么？因为怕他弄出别的皇帝，抢去了江山。风水之道，于是越来越隐秘衰微。假如很多人活着时，都能借长生基位之力，得到富荣显贵，国家岂不是富强繁

荣得多？国家富强，做皇帝也有意思得多，对不对？”

小关搔首道：“这个问题好像牵扯太广了，一时也想不清楚。但长生基位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要尸骸葬在里面也行？”

“长生基位是为了活人而用的，只须一点儿头发、手甲和脚甲就够了。有些门派要加上贴身内衣裤，有些要加上自己的鲜血，还要写上生辰八字等等，却都是多余的。最正宗之法，头发指甲就够了。将之埋在龙穴中，或发财、或发贵、或发丁。其余如寿命健康，夫妇之缘都随之而来，有些人命中孤寡，无夫或无妻，有些没有儿女，有些父母夫妻缘薄，都可以立刻改变，如果用上真的些子法，今天落土埋穴，明天就可以见功。”

长生基位这门学问，千真万确。而且是中国独得之秘，只此一家，别无分号。至于命理占卜，则世界各国均有，中国虽然于些道博大精深，却非独有。

人人都听得张大了嘴巴。

他们之中也许有人不信，不过既然眼见这些神秘法门，可以弄得人发生家破人亡，或者头痛得快要死掉的事情，便如易常贵刚才的情形就是铁证。因此，本是不相信的，现在也信了。

陈瑞的头发被剪下一络，手脚指甲也都剪了。

小关一拍胸脯，道：“我去，瞧瞧苏天祥手下还有些什么能人，全部当场修理一顿，再比照陈瑞办理。”

余骏以及后来才入席的贺山豹，电刀五卫中的老五，拥护得几乎欢呼出声。目前在他们心目中，只有行动，而且是血淋淋的行动，才可以稍解仇深大恨之压力。

陈瑞两眼瞅住自己那些头发指甲，忽然醒悟假如这些人去找师父晦气，而结果则是又死又伤，显然李仙子绝对不会坐视，定会出手。

她的对象，当然包托自己这条老命在内。

而且她根本不必使用武功，亦不必防他逃走，有了这些头发指甲在她手中，哪怕陈瑞他逃到天涯海角，照样灰飞烟灭。

“等一等，”陈瑞忙道：“家师本人虽然不谙武功，门下嫡传弟子连我一共五人，也不通武技之道，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精通武功的朋友。”

李百灵道：“这一层等一会儿再说，你先告诉我，这次唆使你师父对付梅庄的，究竟是什么人？”

陈瑞既然已泄露过机密，对其余的机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顾忌保留了。

他道：“是歙县的姜安世公子，他花了多少钱不知道，但一定多得惊人，要不然家师决不肯在这个风水暗弄手脚。家师也设法从闲谈中探查过，姜公子本身是江北霍山杨家的传人，但另有两重背景支持，一是铁翼帮，一是清风堡……”

徐一白、余骏、贺山豹等人都动容变色。

他们万万想不到幕后敌人竟是这么厉害来头。

而且连姜安世的师门江北霍山杨家也算上的话，单单是这号称为大江南北五大名剑之一的杨家，就已经头痛不堪。

何况正主儿多半是铁翼帮和清风堡。

这是由于断金堂跟他们有极深过节之故。

陈瑞又道：“姜公子的背景是一回事，另外家师方面，他有一个老友西门朋，据说很有势力，本身武功也好到不得了，家师已经通知他，他最迟天

亮之前就可以赶到。”

李百灵道：“西门朋是什么来历，这儿可有人知道？”

徐一白道：“打这里开始，向东伸展至杭州海宁，都是一阳会的地盘。一阳会不是帮会，好像是道教的一支，是与不是老朽不甚清楚。此会创设至今已有数百年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在武林中，曾经煊赫过好几次。据说该会的秘传剑法，绝对不在天下五大剑派或者大江南北五大名剑之下。西门朋便是该会三大护法之一。”

“哦，那么西门朋也擅长剑法了？”李百灵问：“我好像听说那一阳会跟百年前的天外飞星杨岩有些关系，只不知实情如何？”

徐一白歉然道：“老朽年纪虽是一大把，可是孤陋寡闻，从未听过一阳会与百年前一代奇剑天外飞星杨岩有什么关系，但这西门朋外号鬼哭，剑法以奇诡著称，邪异处相信跟昔年拜月教高手邪剑盖仙可以一比高下。”

小关指指自己的鼻子，问道：“我可不可以去？”

他意思是指李百灵，自己的武功斗得过斗不过鬼哭西门朋，在这一方面，他绝对相信李百灵的判断。

李百灵点头：“去得之至，你顺便设法弄清楚何以天铸剑会落在姜安世手中。”

她居然忽然地变成主帅，调兵遣将，派出余骏和贺山豹率领四名手下同行。

她还特地吩咐余骏道：“一阳会你们可以不惹就别惹，但那苏天祥，既然能用金山银海购命，显然不是一个乡间风水先生那么简单，你们设法刨出他根底，并且记住要保护他性命。”

那苏天祥既然与易庄主乃是性命相连，保护他的安全自是天经地义。

夜色漆黑一片，村舍泄露出来的灯光，根本起不了作用，不过，在屋子里，却明亮得足以把苏天祥面上每条皱纹照得清清楚楚。

在苏天祥背后有四个汉子，样子打扮都跟陈瑞差不多，显然就是五大弟子之四了。

对面拈着酒杯，侧耳倾听着什么声音的是个五十左右披八卦道袍的瘦小个子，此人正是一阳会三大护法之一的鬼哭西门朋。

他背后插的是一把真剑，不是桃木的。

西门朋面尖腮窄，有点儿像老鼠，但气派却很大，端坐如山。

他皱眉不悦地道：“老苏，你那弟子陈瑞怎么搞的，到现在还听不见他回来的声息？”

苏天祥也是五十来岁的老头，灰色的绸面长衫在灯光下闪闪生光，但面孔却一派忧愁。

他道：“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屋子前后摆下了五行大阵，一切声音内外隔绝……”

“唔，老苏，不是我想埋怨罗嗦，事实上你的确太贪财了。你已经有了那么多钱，为什么还要捣鬼害人？你瞧，这回可不是弄出大纰漏来了？而且你后来一打听出梅庄的底细，就应该赶快补救才对……”

苏天祥烦恼摇头叹气，道：“别说啦，我活得过今晚与否还不知道，以前的事后悔已经太迟，说之何益？”

这一点西门朋不得不同意，道：“可惜你被人家反修理不关人力，我想替你拼命也不行，假如对方派人来，我定要教他们来得去不得，一个也休想

漏网。”

窗外哧一声冷笑传进来，那是小关。

此人本性肆无忌惮，并非武功好了之后才这样。

他道：“西门朋，老苏吹牛本领跟你差不多。他说什么五行大阵可以隔绝内外声音，我进来了又出去，仍然听得见你们的话声。”

西门朋沉声道：“阁下是何方高朋贵友？怎会得知老朽贱名？”

小关推开门，大步入屋。

他目光到处，只见在屋子右后角有座小型神坛，插着一些幡旗，纸符，炉香袅袅，烛光摇摇。

“哈，果然已设了坛。”小关说：“但我天吊关告诉你，老苏，你这九天十地真太岁催命基位之法，已经不灵啦。”

苏天祥顿时面色如土。

人家既然一口叫得出这无上大法名称，自是大有可能破得此法。

西门朋冷冷道：“朋友，老朽一生只识得使剑，这句招呼打过之后，你人头随时坠地，听见没有？”

小关嘴角一撇，道：“我是天吊关，你不妨试试看过得过不得我一关。”

他可也没有忘记李百灵嘱咐，故意举起左手天铸剑，又道：“我也是一辈子使剑，欢迎你随时出手。”

西门朋看见他手中天铸剑，不禁一怔，道：“你练的是什么剑法？”

“笑话，我告诉你，岂不是跟自己过不去？你若想知道，我有条件。”

“什么条件？请说。”

“你先回答我，此剑跟你们一阳会有何干系？我若是满意你的答案，我才作答。”

“没有关系。”

但他的眼神仍然极锐利地向那剑再注视一下，显然那残旧的剑鞘或剑把上，曾有某一极微细的记号。

否则以此剑外观之平常残旧，谁也不会多看一眼。

“那么我也不回答你。”小关说：“而且我担保你没有法子验明此剑是不是你心目中的那一把。”

西门朋冷晒一声，背上的长剑忽然自行出鞘，铮一声化为一道白光，电射小关。

无怪他敢夸口警告小关，说他人头随时会落地。

这一剑简直很像剑仙的飞剑，神速之极。

小关真的大吃了一惊，因为这矮瘦老头的剑竟比电刀五卫的刀还快些，连过天星李催命好像也慢他一点儿。

但他只是惊讶对方的剑快而已。

事实上并非快得难以应付。他不但看出西门朋长剑一飞出时，右手已追上搭住剑柄以便控制，另外还看出那把剑最脆弱地方是离剑尖八寸之处。

假如他出手反击，只须击中那一点，即使用的是小竹竿，也可敲断敌剑。

为什么他瞧得出敌剑最脆弱之点？

又为什么心知用竹枝就可以敲折敌剑？

这些问题小关自己也不知道。

他同时又瞧出敌剑必向左右两方追刺。

因为他忽然蹲下，左手剑连鞘原想敲向西门朋右脚迎面骨，但心念一转，

鞘尖改向他脚尖戳一下。

西门朋可不是不想变招换式。

但敌人恰好是在当中蹲低，他的势式力道早已贯注向左右两方，这时最难抽回对付的正是当中低处。

小关无心之举，变成故意捣乱过不去。

于是在西门朋来说，全然无法立刻追击敌人，在小关而言，则顺手之至，一剑鞘捅在敌人脚尖，全不费事。

灯光乱闪，人影乍分。

西门朋已斜掠一边，面色苍白如土。

他自知起码碎了三只脚趾骨。

外表不怎样，其实行动维艰，战斗力大约弱了一半。

第七章 天铸剑

小关笑吟吟站起身，满不在乎走近西门朋身前，道：“我的人头还在脖子上，好像不怎样容易落地。但要是你再断掉左脚骨，恐怕连站着都不容易了。”

西门朋提聚起平生功力，准备作最后搏命一拼，口中道：“你究竟想怎样？”

此言一出，证明他已负伤落败，却仅仅是一个照面而已。

屋外窥望人来的余骏、贺山豹一时大骇！

只因以武林中大名鼎鼎的鬼哭西门朋，竟也如此不堪一击，那么小关的武功到底高到什么地步呢？

小关道：“此剑跟你们一阳会有何渊源？”他摇晃一下手中之剑，又问：“天外飞星杨岩与一阳会有何关系？”

他用市井流氓惯用方式，眼光不时斜溜对方左脚。

西门朋忽然大感气馁。

一来是因对方的武功实是不知高明到何等地步，二来这家伙根本没有半点儿大侠或正人君子样子，完全是一副流氓作风。

这种人专门欺软怕硬，欺负就是不择手段不讲规矩之意。

碰上了这种人，还有什么办法？若是说话不慎，口硬一点儿，后果铁定是断了左腿而已，决无益处。

“这一点可以奉告，杨岩他老人家，最初是本会的日童，后来当了十几年会主，最后留书交代会务，人却不知所终。你这把剑，正是随他失踪的天铸剑。老朽想知道此剑从何而得，只是想揭开昔年杨会主失踪之秘而已。”

“哼，说得比唱的好听。”小关一点儿不客气：“你难道不想夺回此剑？最好连我一齐擒下，带回去慢慢拷问。你说，有没有这样想？”

“这种想法乃是人情之常，对不对？”

“什么人情之常？简直胡闹放屁不通之至。”小关乱骂一通，又道：“假如我天吊关罩不住，吃苦头的人是我，我为什么要说你对。”

他辩论的方法是以自己为中心，并不是客观分出对错真假，故此谁也休想辩得过他。

西门朋一时被他唬住，想想他讲得也不无道理，只好苦笑连连。

小关伸手道：“听说杨岩前辈有一部剑诀，快快拿来给老子瞧瞧。”

西门朋啼笑皆非，道：“前杨会主连人带剑忽然失踪，怎会留下剑诀？”

小关道：“不管，没有也要找到有为止。你们会主现在是谁？日童是什么官职？”

西门朋见他望住自己左脚，不敢口硬，道：“现下会主是破天关方廷东。日童是本会一个特别身份的名衔，是将来可以承袭出任会主大位之意。目前本会还没有日童，因为方会主刚刚荣任不久，还未挑选继承人。”

小关面色不善，破口大骂了好几句粗话，才转入正题，道：“你回去告诉姓方的，立刻向天宣布改外号，他妈的，老于是天吊关，他是破天关，这算是怎么回事？”

西门朋忍气吞声，道：“但当时敝会主并不知道世上有您，您那时也未入江湖，俗语说不知者不罪，您看有没有道理？”

小关颌首道：“有是有，但我姓关的岂不是老是吃瘪？不行，叫他快改

一改！”

闹到现在，西门朋总算知道了对方姓关，当下道：“关大侠，您的师承来历，能否见告？”

小关道：“你们想查出我根底，暗暗使诡计报仇是不是？”

西门朋道：“不，以关大侠这等天下无故的身手，敝会上下结交追随还来不及，哪里谈得到诡计报仇这些事情？”

小关虽然不是闯荡过天下的老江湖，可是亦不稚嫩。那西门朋阿谀奉承的话，他一听便知是假，所以当然不会上当。

当下面色一沉，道：“老子现在放你走，但如果半个月之内，还没有把剑诀送来，你们一阳会就等着瞧。”

那鬼哭西门朋负伤含愧，果然走了。

小关眼光落在苏天祥面上，头也不抬，招呼一声。

窗外的余骏、贺山豹入了屋，一下子就踢翻苏天祥四个入室弟子，迫他们剪指甲头发。

小关向他们道：“李仙子吩咐过，假如你们将来替人家选阴阳宅之时，像老苏这样一歪心，她用的些子大法马上教你们遭报。”

些子法在三元地理，意谓少许时间便见功效。

世间尽有许多家派自称有些子法，其实此法究竟是用龙穴砂水？用理气抑或是用卦位排算运用？根本茫然无知。

苏天祥四个弟子一听却都大惊失色。

那苏天祥算得是当代高手，所以他的入室弟子都不同凡响，一听而知人家真是会家，真是克星。

因此小关一赶，他们个个撒腿就跑。

屋子里苏天祥方面，只剩下他一个。

小关冷笑一声，道：“老苏，轮到你了。”他瞧瞧那神坛，又道：“咱们一言立决，你投降呢？或者还要负隅顽抗？”

苏天祥被他迫得透不过气，呐呐道：“请问投降如何？顽抗如何？”

小关面色一沉，声音中全无人情味：“哪一条路都活不成，只有安乐和辛苦之分别，当然，还有会不会祸延亲族后代的问题。”

苏天祥面色灰败如土，终于挤出声音，道：“学生可不可以谒见李仙子？”

小关耸耸肩，道：“我不知道，她只来得及叫我问你这几句，你到底怎样决定？”

苏天祥长叹一声，道：“我投降。”

小关颌首，道：“好，你亲自破了九天十地真太岁催命基位，要有连我都看得懂我肯相信的证据，咱们才说别的。”

他接着冷笑一声，又道：“我先警告你，易常贵的生死我并不在乎，你有种做手脚与他同归于尽并无不可，但你的家人亲友一个也别想剩下。”

小关向来在讹诈恫吓上下过功夫，声音表情都功架十足。

苏天祥骇然汗下，岂敢不信？

当下连声应了，走到屋角神坛，掀开低垂及地的黑色布幔，只见案下有个径尺洞穴，深约两尺。

洞穴边有一堆泥土，料是从穴中挖出的，旁边有个半尺高的圆形白瓷瓶，瓶口有塞，用松香封死。

瓶身以红朱画上骷髅头，一共有十八个之多。

苏天祥捧起那大肚瓷瓶，又在坛案上拿起一张白纸朱笔写就的时辰八字，上有易常贵的名字。

他慎而重之交给小关，道：“这就是证据，关大侠小心点，切勿失手打破。”

小关艺高胆大，接过瓷瓶，随手抛起接住，还故意不停地抛上抛落，一面漫不经心地问道：“打破了会怎样？”

苏天祥眼珠碌碌随着瓷瓶上落，面现惧色，赶快答道：“此瓶一破，易庄主非生即死。”

“废话，他不活当然就死啦。”

那余骏、贺山豹当然很紧张，因为易常贵是他们堂主的亲胞兄，因此他们的眼珠也跟着那大肚瓷瓶忽上忽落。

以他们身手，那瓷瓶就算小关失手坠地，他们亦一定可以及时抢救拉住。

苏天祥哪知瓷瓶有余贺二人护驾，胆战心惊地道：“关大侠有所不知，此瓶若是不施解法打开，便要看这时瓶子所处的地点方向，才得知是凶是吉。天地间凶吉之数旗鼓相当，向来是一半对一半，所以瓶子一破，易庄主可能死，亦可能不死。”

“那么坛案下面那个洞穴，定然是极凶之穴，放此你打算把瓶子敲破在里面，对不对？”

“不，不，那儿诚然是极凶之穴，但我只准备埋瓶而不打破。”

“那么这张有生辰八字的纸贴呢？拿来干什么用？”

苏天祥讷讷道：“只要对准方位，用无情火一烧，他就会暴卒。瓶子虽是埋在泥土内，亦会自行炸碎。”

“真的还是假的？”

小关不停地抛瓶玩耍，害得屋内除他本人之外，人人心惊胆跳。“你一烧掉这张纸，瓶子就会破？我不信，咱们非试一试不可。”

余骏大惊道：“关大侠，这……这事可万万试不得，若是有灵验，易庄主岂不是活不成了？”

小关笑道：“别慌，我难道不会拿别人试么？反正你们已剪下许多人的头发指甲。”

轮到苏天祥大惊道：“那些人都是学生的门人徒弟，这……这怎么行？”

小关道：“左也不行右也不行，老苏你自己说吧，用你来试验好不好？”

“我……我……”苏天祥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面青唇白，双膝发抖。

贺山豹心中暗喜，这老小子早就该拿来作试验品了。当下捷逾电火跃去，五指如钩抓向苏天祥胸口衣服。

指尖却在间不容发之际，碰到一件冰冰冷冷的硬物，原来是盛装易庄主头发指甲的瓷瓶。

耳听余骏大喝：“老五小心，别抓坏瓶子……”

贺山豹丹田一收劲，五指力道化刚为柔，总算平平安安抓住瓷瓶。

现在余贺二人才真正知道小关对他们断金堂的态度，那绝不是一桌酒席和几句好话就可以使他和李仙子变为友好关系的。

更使他们慑魄惊心的是小关的可怕速度。

他居然能后发先至，快过贺山豹的手，把瓷瓶挡在前面，自身忽又回到原地，神态悠闲如常。

好像从来没有移动过一样。

小关自己倒不觉得动作很快，只认为贺山豹实在去势太慢，所以予他可乘之机。

他道：“小贺，瓶子现下在你手中，你好生护住。如果不能平安送回去，请李仙子施展解法，易庄主丢了性命，与我无干。”

他这么说自然另有道理，原来他已听到三个人宛如风飙电掣闯过了外面的五行大阵。

其实那是在地上插些幡旗和四十九堆砖瓦，本来真的可以隔断内外声音，迷惑误闯入阵者的心神，因而很容易擒下或杀死。

但小关行惯了先后天正反五生遁法变化的禁制圈。

那是古仙人所设，被他当年反复试验过无数次，逐步逐尺地向前爬，终于探得骊珠，通晓了穿行禁圈之法。

这苏天祥所设的五行大阵，只有名称很唬人而已，如何可以与古仙人所遗大法相比，故此小关来到一看之下，就像吃豆腐一般容易，径行入阵踢倒幡旗，阵法遂破。

那三个来人的武功，任何一个也肯定不比鬼哭西门朋为弱。

他们一齐出手，放倒断金堂守在外面四名黑巾队好手时，只有到最后一个会发出一点点声息。

小关听得清清楚楚。

他一下子缩到墙角，站立的样子很猥琐，不知内情之人一看之下，必定误以为他是一个帮闲小卒而已。

外面的来人一定已被小关的装模作样所愚，故此飘飞入屋的两人，注意力都集中在余贺贺山豹身上。

余贺二人齐齐手按刀把，杀气迸射。

但见入屋的两人，一个是年约五十，身材高瘦的长衫老者，左手拿着一对金光灿然的判官笔。

另一个人年约三十，面色青白，作文士装束，拿着一把连鞘长刀，此人特点是有一对斗鸡眼。

所以当他在瞧谁，对方甚难发觉，而望向别处时，反而会令人误以为他正在瞧着自己。

他们都不曾被余贺二人的森冷杀气影响，一现身便站得渊停岳峙。反而在他们身后的苏天祥连打冷颤，腾腾腾直退到墙边。

外面的手下们全无声息，余贺二人已知不妙，顿时敌意杀气更强。

余贺道：“兄弟是断金堂余贺贺山豹，有事待办，两位朋友闯了进来，有何贵干？”

那长衫老者鼻孔里唔一声，不答反问，但问的却是苏天祥。他说：“苏天祥兄，我是西门朋的老搭档徐丰，你不必害怕，西门朋呢？”

苏天祥努力挤出声音，道：“他受伤跑啦……”

徐丰大讶道：“吓？受伤跑啦？怎么回事？这两位虽是赫赫有名的断金堂电刀五卫，在外面虽然还有四名手下，但西门朋大概不至于吃瘪……副座，您看呢？”

那斗鸡眼文士声音暴戾，道：“不可能，凭这两个小子怎动得了西门朋？此事必定别有内情，你再弄清楚。”

他说话时，眼珠子转来转去。

使得在他对面的余贺二人，以及缩在角落的小关，都当真弄不清楚他瞧

向何方？瞧向何人？

余骏气往上冲，冷笑道：“两位原是从一阳会来的朋友，这位必是副会主断愁客吕松无疑……”

他用无疑的字眼，自是由于那吕松的招牌斗鸡眼。

这话中之刺人人皆懂。

“至于阁下，”他转向长衫老者说：“一阳会的生死判徐丰，兄弟也久仰得很。关于贵友西门朋，的确是负伤落败逃走的。他刚走不久，你们在路上怎会没有碰面？”

生死判徐丰目光如隼，紧盯余骏不敢稍懈。至于另一敌贺山豹，徐丰知道断愁客吕松定已看牢。

“我们有急事赶来找西门朋，事先没有约好。”他居然声音平和，还向余骏解释：“他留在万安镇的人告诉我们这地点，我们便一直赶来。老实说，贵堂的四位弟兄那种弩张剑拔的样子，使我们十分惊异警惕，所以很对不起，通通被我放倒了。”

放倒是定的了，否则他们怎会迄今无声无息？问题只在怎样一个放倒法，是穴道被点？抑是命归黄泉？

面对如此强敌，纵然剽悍不怕死如余骏贺山豹，可也万万不敢轻举妄动。

另一方面，假如他们是老奸巨滑的反复之辈，则又大可以将西门朋之事推到小关头上，让小关应付。

但他们却又由于英雄观念而不肯这样做，故此心下着实为难。

余骏心一横牙一咬，锵一声掣刀出鞘，杀气涌出。他乃是电刀五卫之首，心志最强毅，功力最深厚。

对面的生死判徐丰感到压力，心头微凛，双笔分处，使的竟是守株待兔的守式。

断愁客吕松冷冷道：“徐老且退。”

徐丰应一声，连退三步。

这间村舍还算宽敞，可以容纳二三十人，故此若是只有两个人捉对儿拼斗，还可将就施展。

吕松道：“他们都是练刀的，本座今晚教他们知道真正的刀法是怎样的。”

贺山豹人如其名，好勇斗狠之性比余骏还有过之。他厉声道：“来，来，贺爷这儿等着。”

刀光耀眼一闪，锋刃出鞘，坐马待敌。

余骏不敢多言分他心神，只道：“那瓶子给我。”

贺山豹随手丢给他。

小关声音跟着道：“瓶子给我。”

余骏左手指骨已碎，只能用臂弯抱瓶，闻言直觉认为是最佳选择，胸肌一挺，瓶子便斜斜向小关飞去。

那徐丰老谋深算，一听而知此瓶也有重大价值，呼一声疾如飘风跃去，一伸手抓住瓷瓶，呼一声又跃回原处。

小关身不动，口不言，好像这件事与他全无干系。

余骏贺山豹齐齐变色，怕只怕徐丰一下子揭开瓶盖，据苏天祥说，如果这时的地点正是凶位的话，易常贵就活不成了。

为了易常贵的性命，这时就算要他们叩头投降，他们亦不敢不从。

苏天祥骇然大叫，道：“给我，给我，切勿打开瓶子……”他的惊惶叫

声顿时又使整个局面转变。

苏天祥自己性命交关，自然赶紧阻止徐丰损坏那瓷瓶。

但这么一来，徐吕二人虽然看见余和贺变色担心，却又为之迷迷糊糊，弄不清这个瓶子究竟对谁最重要了。

徐丰倒跃落在苏天祥身边，递瓶给他，问道：“里面是什么玩意？”

苏天祥双手抱紧，道：“是一个人的性命，也是我的……”

“谁的性命，为什么也是你的？”徐丰一下子实在弄不明白。

苏天祥很想立刻让他了解，尤其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小关才是主角，还有那李仙子，才是必须马上对付的人。

可是整件事情那么纷乱曲折，就算口才再好的人，实在也无法三言两语一下子使徐丰弄明白。

苏天祥结果只好叹口气，然后闭上嘴巴。

徐丰这个老江湖居然看得懂苏天祥无可奈何之意，不再追问，大声道：“副座，收拾下这两个小子，一切答案都有啦！”

断愁客吕松颌首道：“对，就这么办。”

他狠狠向贺山豹盯视，却可惜眼睛不争气，害得旁边数尺外的余骏以为他要向自己发难，迅即刀吐尺半，摆出门户。

吕松明知余骏表错了情，心中大怒。

但次序先后的章法可不能乱，他冷冷道：“贺山豹，小心看我出手，这才是真正刀法。”

这时连小关也凝目注视，心中全无别的念头。

他见过世面不多，自是极想亲眼见真正的刀法是怎样的。

贺山豹身子蹲得更低，也就更像一头凶狠豹子，他的架式以及全身的线条，完全表示他已经立即要出击噬扑他的对象。

一秒两秒三秒过去，贺山豹全身姿势仍然充满劲力气势待机扑攻。

但余骏却大大感到不安，因为他谙知贺山豹性格和武功，他应该在第一秒钟之内就出手。

忽然间屋里爆闪一阵强烈光华，强烈得教人几乎睁不开眼睛，那是断愁客吕松的利刀出鞘。

刀光乍闪，锋刃甫露，旋即归于无有。

刀仍在鞘，两个对敌的人姿势亦仍旧未变。

余骏却深知不妙，向贺山豹望去，只见他面门上由左眉直到右下巴，有一道斜斜的血痕，初时很细小，这一转眼间，血痕突然变大，血色更见鲜明。

贺山豹竟然还发能发出完整话声，道：“这是什么刀法？”

“是世上绝传的闽南连家拔刀诀，现在只有我会，连他们连家都失传了！”

吕松冷傲而又暴戾话声方歇，贺山豹身子向前一栽，砰一声倒地不动。

小关行出来，一手扯住余骏，道：“不用验看，老贺那道刀伤，最深的三寸半，最浅也有两寸。这样子的刀伤，谁还活得了的话，要我叫爸爸都行。”

他前面的话可真把吕徐二人骇一大跳，但后句却又流里流气毫无身份可言。

徐丰一时测不透，向吕松望去，只见他蹙眉颌首示意，当即知道小关说的刀伤深浅正确无误。

这正是最令人伤脑筋的一点，他凭什么知道刀伤最深三寸半，最浅的两

寸？

他凭的是眼力？

是师传口诀？

抑是胡说八道刚好碰对了？

但当他们猛一瞥见小关手中那把古旧长剑时，再注目一瞧，面上同时变了颜色。

小关摇晃一下天铸剑，态度声音都很吊儿郎当，问道：“这把破剑究竟有什么稀奇？为什么西门朋见了，也变得怪怪的？”

这样说来，西门朋显然是栽在他手中，而不是余和贺他们了。

吕松暴声道：“徐老，问他。”

徐丰点头，道：“朋友贵姓大名？也是断金堂的高手？嗯？”

小关学他嗯了一声，道：“我是破破天关，断金堂的人我今天才认识，刚才听西门朋说，你们的龙头老大方廷东外号破天关，所以我现在改为破破天关。你们回去叫他赶快改个名号为妙。对了，还有这把破剑的剑诀，也赶快找来给我瞧瞧。”

吕松心中大怒，眼珠乱转。

但反正谁也弄不清楚他正在瞧谁，所以小关也没理他。

徐丰道：“破破天关兄，你究竟知不知道此剑来历？知不知道此剑关涉及我的恩怨？”

“老子通通一概不知。”小关实在对他们没有什么好感，对断金堂之人以及苏天祥也一样。

不过现在既然牵扯到天铸剑上，又见吕松一刀劈死贺山豹，比较起来，对吕徐二人的观感终究最差。

他又道：“老子问你，剑诀送不送给我瞧瞧？”

徐丰可真忍得住气，居然还挤出一个笑容，道：“老兄可知道此剑本来是敝会从前一位会主的随身利器？为什么会到了老兄手中？据老朽得到的秘密消息，此剑乃是在一个姓姜的剑客手中，你老兄是不是姓姜？”

小关呸一口唾沫，道：“老子姓关，你敢给老子改姓？”

徐丰立刻接口，一步也不放松，道：“那么关兄是为了某种原因，找上姓姜的，夺了此剑对不对？”

小关平日耍惯花头，偏偏不让徐丰占得上风，冷笑道：“喂，你们外面还有一个伙伴，像狗一样趴在窗下偷听，他是谁？”

他不但没有回答，反而制造多一个问题，又趁机侮辱对方一下，手法果然高明得很。

徐吕二人都微微动容，心想这厮怎知外面还有一人？难道此人武功真的达到深不可测地步？

窗外立刻有话声传入来，是女性的口音，徐缓斯文，惹人好感。

“关兄，别挖苦我。我武功低微，只好在外面偷听，难道还敢争先入屋？”她口气软弱，令人泛起楚楚可怜的形象。

“另一方面，关兄若是知道杨岩他老人家，乃是我先祖父同胞兄弟，你大概就会同情我杨家后人至今仍然寻访他踪迹的苦心了！”

小关一听人家的身份和道理，顿时头都大了。

他平日讹骗勒吓胆大妄为，任谁都敢惹上一惹，只有一种人他不敢惹，那就是在忠孝节义四字之中，有上那么一个字的人。

现下对方正是这种人，加上又是妇道人家，应付起来自是难上加难。

头大之余，不觉摸摸自己脑袋，同时想起了古怪甚多貌美如花的李百灵，“假如她在这儿就好了。”

他不禁闪过倚赖她的念头：“她一定有办法替我挡住这个女人，看来我唯有脚底抹油走为上计了。”

“关兄，多求示知，此剑是不是夺自姜安世之手？你何故找上他夺剑？”那女人问。

原因不是没有，但说来罗嗦，而且又得牵涉到李百灵脑袋主意古怪等等，在外人面前，他可绝不肯提起李百灵任何缺点。

他当下道：“好，我告诉你们，剑是从小姜手抢来的，原因是这把剑还不错，此外别无他故。”

连老练如徐丰也不觉露出不信神色。

窗外传入啧啧声，她道：“关兄太会说笑了，刚才你明明提到过剑诀，难道姜安世宝剑被夺之后，还会告诉你剑诀在我们这儿？所以显然关兄另有因缘，得知这天铸剑和流星剑袂的秘密。我们想知道的，就是你如何得知这秘密？又循什么线索找上姜安世的？”

一件本来很简单的事，给她这么一分析，顿时变得复杂而又好像有那么回事一般。

至于李百灵如何得知此剑和剑诀之秘，小关却拒绝寻思探索。

反正李百灵对天下之事无所不知，对天下之学无所不精等特点，越来越变得是理所当然，无须多想之事了。

小关脑筋一转之下，想出一法，那就是干脆把此剑送给他们，料可躲过那姓杨的女人纠缠不清。

此法虽然窝囊泄气了一点，却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他左手的剑刚要举起，投降献剑的话已到了唇边时，门口恰好出现一个人影。

面貌普普通通，说不上好看，也不难看，不过他那种侧头而笑，有点含羞答答的姿势表情，却十足像是个女的。

尤其是他的眉毛显然描画过，脸上也敷过粉，更强调了女性化这一点。

小关听到自己干涩的声音：“你说是杨岩的后人？你叫什么名字？”

对方轻哂一声，声音娇脆悦耳，果然是窗外那“女人”口音。他道：“在下杨艳，见过关兄。”

小关吓了一跳，我的妈，连名字也起得这么肉麻。

这等人，还是少惹为妙。

徐丰一瞧小关神情变化，已明其故。

在他看来，杨艳这副样子实在可以算得是耻辱。

幸而他经验已不算少，忙道：“关兄，这位是本会两大供奉之一。他的名字很好记，是两个火字的炎字，外号人称横波哀鸿。你俩多亲近亲近。”

杨炎听了眉花目笑，袅娜踏入屋内。

小关见了，恶心之余，忽然发作无赖本性，哈哈一笑，道：“这名字起得好，我刚才还以为是艳丽的艳字呢。喂，我说小杨呀，艳字可比炎字好得多，你为何不干脆给改了岂不更好？”

杨炎叹一声，道：“关兄的话正合我意，但大伙儿都嫌那艳字太女性化，人人反对，我也没有办法。关兄是第一个公开支持我的人，唉呀！你真是我

的知心……”

小关全身毛管都竖起来，却仍然笑道：“别胡扯，才见面就知心不知心地乱讲，也不怕旁人笑话。喂！你刚才收拾了断金堂几个人？”

杨炎媚声应声：“两个，你问这干吗？”

小关道：“你最后出手，对不对？”

杨炎喜孜孜一直凝视他，摇头道：“不，是我先出手，他们都慢了一点儿。”

现在小关可就弄清楚了。

断金堂四名黑巾队手下，最后一个被制服时会弄出一点声响，无疑那是由于下手之人武功稍逊之故。

此人不是断愁客吕松，就是生死判徐丰。

由此基础推论，则这杨炎的功力身手，肯定更高出于吕徐二人了。这种可怕敌手，还是以不惹为妙。

小关作下决定，突然转向被冷落已久的苏天祥大声道：“老苏，瓷瓶在你手中，你自己看着办，别的人死活我不管，我只管老易的，听见没有？”

苏天祥哽塞应道：“听……听见了。”

小关趁横波哀鸿杨炎等人还弄不懂怎么回事时，又歪着脖子大声道：“小杨小吕老徐，你们听着：这他妈的天铸剑和剑诀乱七八糟的事情，我也一概不知一概不管，老子走啦……”

倏忽间屋内已失去小关影踪。

这个人消失时宛如化为空荡无物的清风。

虽然其实有人看出他是以前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从门口出去，但这等速度，连看得见的人也禁不住骇然汗下。

小关揉揉眼睛，看清楚大路上果真是一匹白驴，上面坐着一个白衣胜雪的女郎，她头上那顶阔边黄帽，四周垂着轻纱。

他敢用人头打赌，这个半夜出现在大路上的白衣女郎，一定是雪羽仙子李百灵。但夜色中她却像幽灵多于仙子。

她在这儿干什么？

莫非特地想吓他一跳？

那白衣女郎当真是李百灵，小白伸长驴嘴去拱小关面颊，已证实这一点。

小关没好气道：“我的大小姐，你难道永远不能安安稳稳睡一觉？你半夜三更跑到这荒野里，算怎么回事？”

李百灵轻声道：“我觉得事情不妙，苏天祥真有一手，梅庄易家风水被他一改，真的是双剑穿心，可怕之极。”

小关骇然迫近，不知不觉抓住她玉手，道：“吓？你也斗不过他？那就不要搅啦，咱们赶紧跑。”

李百灵本想缩手避过，却又不知如何仍然让他抓住。

他的手宽厚有力，比她的手暖热些。

她好像被闪电殛中，全身不听指挥，任他握住。

歇一会儿她才回过神，暗中嗤笑自己一声：“莫非这就是情？是古往今来英雄美人都过不了的，圣人贤哲都测不透的物事？”

小关看来好像要把她抱下来，好像打算拥她于怀予以保护，而事实上他另一只手真的已环搂着她纤腰。

许多念头刹那间掠过她心头。

——他想保护我的姿态，是真是假？

——这一辈子，他是第一个碰触着我还搂抱着我的男人，我为何让他这样做？

——这个不学无术的小流氓，我怎会看得上他？应该给他三十个耳光才对……

——唉！天啊！莫非是我早已感到他的魅力，所以我起初对待他都十分尖酸刻薄？那时候，我是不是已经害怕了？……“喂，你怎么啦？”小关问：“好像魂不守舍似的，我抱你下来，在那边大石上歇一歇可好？”

这一抱会不会出什么事？

她大惊，连忙摇摇头。

只听小关又道：“我告诉你，我碰到一个家伙，太可怕了……”

他把经过要言不烦说出，对于横波哀鸿杨炎这个人，更是绘声绘形全无遗漏。

“老天爷，连我听了毛管也竖起来啦。对付这种人，只有三个办法。你脑筋不错，已用上其中逃之夭夭的一法。”

小关欣然道：“瞧，我当时就想起你，我想要是你在场的话，一定有法子应付。你果然不负我所望，眼珠子还没转就有了三个办法之多。还有那两个办法呢，快说出来听听。”

李百灵其实不觉得杨炎有什么可怕，此人只不过太女性化而已。

这样的人世上多的是。

但她仍然顺着小关意思，道：“你若是下得毒手，把他人头砍下来，他自然再也作不了怪。”

小关颌首，道：“对，这叫做一了百了，还有第三个办法呢？”

“他那种人最爱惜自己的容颜，最爱漂亮，你威胁他要用刀子划花他的脸蛋，或者砍掉他几只手指之类，他一定十分害怕。”

“这个法子真不错，唬人我最有办法，保证他吓得屁滚尿流，深信我真的要弄坏他的脸蛋。”

“我们这一走，迟早会被他们追上。那时让我看看你的手段。但愿你没有吹牛才好。”李百灵笑着说。

她接着又道：“现在老实告诉你，梅庄那边，我用了挨星化杀大法，化解灾厄。以后那庄门和两座大凉亭的风水永远不会为祸。其实要是易常贵他们仍是积善之家的话，我还可以进一步化杀为权，把灾祸凶杀变成权势福禄。杀力越强，转变的福力越大……”

小关担心杨炎他们追上来，已无心听她的高论，催她道：“走吧，走吧，等咱们安全之后，你再慢慢讲给我听。”

他们动身向前行去。

小白驴脚程固然奇快，小关亦一点儿不慢。

黎明时分，远远望见前面一座城池。

小关稍一加紧脚步，并驴而行，道：“李百灵，前面大概是杨家湾吧？要不要歇息？咱们还是老规矩，对不对？”

老规矩意思是前后入城，各觅宿处，吃饭也不在一起。只须事先约定前一站的地点和时间，大家打个照面就行了。

“我看我们用不着闪闪缩缩了。”李百灵沉吟一下，说：“我们目的地既是杭州，则我们一直是在一阳会势力范围内。反正很快便会被他们查出来，

何必枉费气力。”

杨家湾只是小地方，城墙破旧。

但由于地当东西要道，总算还有些繁盛气象。

小关唏哩呼噜吃了两大碗牛肉面，五只卤蛋。抬头讶道：“你只吃一碗？你脑子动得多，吃得少，那怎么行？”

李百灵道：“照佛家密宗的讲法，魔分四大类，一是劫魔，即是时间空间之魔。二是欲魔，凡属贪嗔痴的欲念魔难皆是。三是天魔，这一类只关系天道证量方面。四是死魔，专管死亡方面之灾难……”

小关听得津津有味，却又忍不住疑道：“喂，我只问你一碗面，你却答出许多魔来，你脑袋有没有问题？”

她掀起面纱，露出美丽面庞，向他笑一笑，随即又让面纱垂下。

她轻轻道：“在我跟命运抗争过程中，我若是失败，那一定是劫魔类之中的病魔把我打垮，而最后是死魔。病魔能使我精力消失枯竭，使我思想停顿或混乱。我应该办得到的事，也变成办不到。”

小关摇头道：“不对，欲魔更可怕些。他会使我们憎恨、仇视某人，迫我们非杀死那人不可。唔……他使你爱上什么东西也一样很难弄。例如有人一刀砍掉小白的长嘴巴，欲魔已使你很爱小白，所以这时你心都碎了，而同时你又嗔恨之极，你会出手杀死那家伙……”

“这话很对。”她稍稍垂低眼睛。

其实她眼睛向上或向下看，别人根本瞧不见。

她本以为自己这些年的修为，已可以击败欲魔。

然而目前事实证明，欲魔中的贪，贪之中的爱之魔力，已经好像压倒她、蹂躏她了。

否则，她怎会对小关发生种种思维和想念？

“不过，眼下对我来说，病魔比较可怕。”她说：“我趁这刻先告诉你，假如你见我忽然衰弱得几乎坐不住，甚至暂时昏迷，你不要怕，那只是我心力衰竭的短暂现象，你找个地方让我清清静静打坐几日，便可复元。”

“我的妈。”小关吃惊道：“有这么严重？那么你为何不服下那叫什么丹参呢？你说过那是天材地宝，似乎什么病魔都可以骇得抱头鼠窜，为什么你不自己吃？”

“还问为什么？”

“你真的不明白不知道？”

李百灵默默地苦笑：“假如我服食了龙虎丹参，那么你呢？”

小关不但听不见她心中的哀怨细语，而且亦可能根本永远不知道。这本是很令人泄气的真相。

不过，小关这家伙却又另有一套。

他忽然仰天打个哈哈，很开心地连吞两只卤蛋，舔舔嘴唇才道：“喂，小家伙，我有办法，咱们不必犯愁。”

李百灵几乎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

“什么！他有办法？”

“连我也束手无策，他这个乡下佬大草包居然有办法？”

小关洋洋自得，又道：“天机不可泄漏，你且莫问，日后自有分晓。”

他这一招可真把智慧如海的李百灵，弄得愣完又愣。

“唉，我李百灵一定已经大大退步，变成愚蠢的女人了。”

“据说女人如果爱上男人，立刻就变成笨蛋，这话似乎有点儿道理。哎，为何我并不介意变成笨蛋？”

“我毫不觉得难过，也不害怕。”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呀……”

“喂，小家伙，你累不累？”小关问，打断了她的思路。“如果累，我们找个客栈，你认真好好地休息。”

“我什么时候变成小家伙了？”她微笑寻思。

至于休息，却真的需要。最好趁现在只有点儿征兆，尚未达到精力干涸程度之前，赶紧未雨绸缪先打坐几天。

“找个安静地方，不要客栈。”她说：“我想休息几天，好不好？”

“当然好，我来想办法。”

小河边的平坦大路上，那绿衣女郎背影甚是婀娜健美，手中拿着一束长条形的黄布。她走得不快，所以小关不久就赶到切近。

小关咕一声吞一口唾沫，打算再用力瞧瞧这女郎惹火身段一眼，然后快步超过她。不过，赶过头之后，要不要回头瞧瞧她的面貌，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这是因为他经验十分丰富，许多女人背面或侧面很惹火，能使男人流口水，但面貌却会使人意外地失望。

那惹火绿衣女郎忽然停步。

小关赶快改前冲之势为后退，也自停在路中。

“你一路跟着姑娘，想干什么？”绿衣女郎问，却不回顾。故此小关看不见她面貌的遗憾仍在。

“本来不想干什么，嘿……嘿……”小关发出使女人心惊或面红的笑声：“现在却想干一件事。”

“什么事？”她问，声音居然全无惧意：“敢不敢说出来？”

“为什么不敢，我想瞧瞧你的面孔。你敢不敢转过身子来？”调戏妇女打情骂俏，小关多年来训练有素，哪会被她唬住。

“奇怪，”她喃喃自语：“这家伙好像真的不是好东西……”

小关又发那种让女人觉得可怕的嘿嘿笑声，道：“小娘子，你的芳名和住处能不能告诉我？哦，对了，你先把身子转过来好吗？”

“行，但我先跟你说，我样子瞧不得，名字听不得，因为见过听过的人都活不长，你信不信？”

若是一般轻薄登徒子，当然藉口不信而搭讪下去。

但小关偏偏相反。

他大声道：“呸！你这么可怕，那我小关不听不看就是。别要羊肉吃不到白白惹了一身膻……”

他说罢一转身，屁股朝向对方，当真往回路走去。

但才一举步，前面六七尺之处，忽然出现一个人，正是那绿衣女郎。

她从空中飞坠下来，身法虽然翩若惊鸿奇快无比。

但小关却看得一清二楚，心想我如果不是对你年轻女子客气，随便一伸手就可以掏你膈肢窝呵你的痒。

绿衣女郎最多只有二十岁，杏眼桃腮甚是漂亮，可惜双眉带点儿杀气，薄薄嘴唇稍觉冷酷无情。

她冷冷凝视小关，道：“看见了没有？你一定没有我快，所以别打逃走

的主意。”

“不逃就不逃。”小关好像不知死活，硬充好汉似地挺挺胸：“你是谁，总有个名字吧？”

“我叫飞凤，和你一样，都是婢仆身份，所以没有取你狗命。”

“多谢你，不过你动不动就咒人家活不长，动不动要取人狗命，凶不凶了一点？”

飞凤眼睛一瞪，杀气腾腾。

可是眼见对方仍是那副嬉皮笑脸，虽是有邪气，却又很顺眼很使人喜欢，当下实在凶恶不起来。

而她又向来不大会作伪，于是那股杀气来得快也消失得快。

但却不甘心也不好意思马上就改怒为笑，只得仍然板着面孔，道：“我就是这么凶，你敢怎样？”

这话简直是女孩子在打情骂俏了。

小关顿时更是把握十足，嘻嘻笑道：“飞凤，你的主人是谁？他怎放心让你这么漂亮的小妞儿独个儿到处乱跑？”

飞凤极力维持冷冰冰样子，道：“我怕什么？”

“唉，你知不知道现在的世道人心可怕？”他指指自己鼻子：“我就是坏人，但你单单看外表哪里看得出？”

“吓！原来你是坏人，那真是失敬了。”她忽然已忍不住扑哧一笑：“请问坏人大哥，你打算把我怎样呢？”

小关搔搔头，道：“还没有打算。但我得快点儿回去交差，要不然我家夫人饿坏了就糟啦。”

他让她瞧瞧手中装满食物的竹篮，又道：“你要是不怕我，咱们约个时间见个面，好不好？”

飞凤笑骂道：“别想扁了你的脑袋，姑娘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穷泡。”她面色稍稍沉肃，又道：“把你的剑和剑诀给我，快点。”

小关叹口气，道：“原来你也打我主意，跟别人没有两样。好吧，剑在这儿，你拿去，但剑诀却没有，希望你肯相信。”

他真的解下天铸剑，拿着鞘尖递给她。

这把剑虽然锋利无比，可是小关得到手之后，不但没发过利市，反而麻烦多多。所以他真的有诚意送给飞凤。

但天下之事就是这么别扭。

小关甘心情愿送给她，轮到她反而不肯伸手接了。她道：“没有剑诀，要此剑有什么用？”

小关也抗议道：“但你总算交了差呀！”

“交什么差？是我跟大叔二叔他们暗下商量好，瞒着阿娘来做这件事的。”

“慢着，慢着。大叔二叔和阿娘是谁？你讲话没头没脑，把我也弄糊涂啦。要不然凭我小关的脑子，多少也能替你出点主意。”

“大叔是邪剑盖仙，二叔是恶农温自耕。我阿娘黑心夜叉庞缺娘，她亦即是我的主人。这些人的名字已经三十年以上没有在江湖上出现过，谅你从未听过。可我告诉你，他们的一身武功，当世大概已经很难找到敌手了，你如今弄清楚了没有？”

“清楚，清楚，可是你和老盖老温搅什么鬼？为什么要瞒住你阿娘？我

看不大妥当，将来一定会出问题。”

他老盖老温地乱叫一气，却又没有丝毫不敬意思。

飞凤一点儿不觉碍耳，故此毫不怪他。

“你根本不知道，我若是拿不到剑和剑诀，阿娘便活不过三年。但她又好像不很在乎自己性命，不许我们替她想办法，所以我们不得不秘密行事。”

他们喁喁而谈，根本好像是朋友在商量事情。

小关颌首道：“老盖老温很有义气，你则是忠孝兼备。你们对阿娘又都很多情，我小关第一个佩服。你先把剑拿去，咱们先打听打听剑诀下落再想办法。”

飞凤摇头道：“没有剑诀的话，有剑也没有用，你不忙给我。”

小关道：“此剑是我无意碰上姜安世，打他手中夺过来的。老实说那时我根本不知道有流星剑诀这回事，否则我一定迫他拿出来。不过，以我看来，小姜大概也没有剑诀，否则他剑法怎会那么蹩脚？”

飞凤愁道：“这怎么办？我好不容易才打听到天铸剑是在你手中，急忙赶来……”小关道：“快去找小姜，不然的话，他可能会落在—阳会的人手中。”

他当真帮她出主意：“如果你人单势孤，那么再等一两天，等我家夫人身子好一点，我抽空陪你去。”

飞凤讶道：“哦！你家夫人身体不适？那可糟了，因为大叔二叔已去找她，我则专门负责对付你和夺剑。”

小关连忙开步向前奔行，同时招手叫她跟来，口中埋怨道：“你们做事真是乱七八糟之至，这些事为何牵扯到我家夫人头上？”

“二叔认为最根本办法，就是拿下你们两人。尤其是先擒拿了你家夫人，谅你也不敢不拿宝剑和剑诀，换回她性命。”她一边跟他迅快前奔，一边解释。

第八章 五行遁

眨眼工夫，只见前面那河流曲折处形成一个两亩左右的清潭。右边几株大树下，有几户人家，还有一座庙宇。

庙后有一排房舍，用灌木栽成篱笆。

屋后面有片草坡，再过去有些田地园林。

四下甚是宁谧。本是炙热的天气，竟也变得清凉和爽。一只大黄犬躲在树荫睡觉，他们匆匆经过时，连眼睛都懒得睁开。

“我看见有两个人在草坡那边，是不是老盖和老温？”

“对，是他们。看来好像隔着后窗跟你家夫人讲话。”

“唉，真糟糕，她正在打坐调息，要养好身体，被他们这一吵，不知道会怎样？”

“别怕，大叔二叔虽然杀人不眨眼，但绝不滥杀无辜，对老弱妇孺更不会欺负……”

小关懒得纠正她，其实应该是她替盖温二老害怕才对，李百灵只要还有一口气在，天下谁能伤她？

那庙前后只有两进，是关帝庙，庙祝很老，有个五十多岁道姑和一个十二三岁道童帮忙。

大概庙产足够开销，所以香火冷落也不要紧。

小关用三两纹银，租下两个房间，声明最多只住十天。

他出手这么阔绰，当时老庙祝王道士就已对陈道姑说，这些银两不太好赚。陈道姑见了银子两眼发直，根本听不见王道士的话。

老人之言果然要听。

现在陈道姑全身僵直如木头，躺在大殿中，正是盖温二人杰作。他们一出现，连王道士在内，全庙三个人都被点了穴道躺下像木头一样。

一间房舍的后窗呀地打开，出现一个戴帽垂纱的女子半身。

草坡上的盖温二人一齐泛起微笑，因为这位李仙子终于现身露面了，这大概跟刚才陈道姑的一声惊叫有关。

邪剑盖仙洒然道：“李仙子，我们惊拢了！”

李百灵莺声啾啾，应道：“盖老好说了，想不到天铸剑竟也跟拜月教有关！”

盖温二人一怔，这女子是怎么回事？

莫非故意用此剑诱他们来此？

否则她怎能一露面，便知身份和来意？

“噫！温老，你为何已使出‘闲话桑麻’之式？是不是我认得你们两位长老，又知来意，所以不觉有迎敌之意？”

他们之间对答到此为止，小关和飞凤恰已赶到。

恶农温自耕心下骇然，手中旱烟袋缩回两寸，膝盖弯低不及一寸。

李百灵笑道：“温老这一招‘晨光熹微’，大有从头开始的意思。想是微悔先前过于轻敌，所以立刻改弦易辙以补前失。”

那温自耕身形虽是矮矮胖胖，但弯低一寸实是极不易看出。而且即使看得出，又怎能在这分寸之别而测出心意动向？

他不觉膝盖间又弯低了一寸。

不行，这个女子的聪明智慧简直已到了可怕地步。

上上之策是不管她脑筋动得多快，不管她有多少奇谋妙计，总之一扑过去出手把她擒下，看她还有什么戏唱？

“你的想法有两点值得商榷。”李百灵又道。

她说：“这一招‘鹰搏长空’，你认为可以擒下我，但这只是你个人想法而已，这是第一点，我本来就肯将一切经过和盘托出，只不过你不开口问而已。你就算擒下我，原因亦只是为了问话，何必多费气力，这是第二点。”

恶农温自耕一时去势窒住，心里几乎连念头也不会转动。

邪剑盖仙啧啧赞叹道：“好聪慧的女孩子，实是老夫平生仅见。要是早几十年认识你，那就好了。”

早几十年盖仙还年轻，或者加上尚无家室之累等条件，便可向李百灵展开追求。别人都以为他是这意思。

但李百灵却问道：“你们的困难早在几十年前已经出现？凭你们的力量身手，至今还无法解决？”

她果然没有误会，一猜便中。

盖仙连连颌首，道：“正是，正是，假如那时候碰到你，你必定可以帮我们想出法子避免，唉，时光不能倒流，在那些岁月里，我们已经牺牲了许多人的性命，现在似乎太迟了一点儿。”

小关索性没有忌惮，不管高低，插口大声道：“就算迟了，也得求李仙子想想办法呀！”

飞凤连忙噓一声，道：“你别插嘴行不行？”

他们站在篱边，与李百灵相距丈许而已。

李百灵咦一声，道：“小关，你几时跟他们成了一路？”

小关道：“刚刚认识，这位是飞凤姑娘。”

飞凤屈膝行礼，恭声道：“小婢飞凤见过仙子。”

她向来心高气傲，除了主人庞缺娘等有限十个八个人之外，天下的英雄豪杰她都不放在眼内。

她平生也从未向外人自称过小婢，但李百灵既然是小关的主人，看小关面上，不得不表示尊敬。

再说假如李百灵真有法子解救庞缺娘杀身之祸，要她粉身碎骨都愿意，现下区区行个礼算得什么？

李百灵沉默了一下，才道：“飞凤姑娘，看你容貌举止，定是一身傲骨的人，但你却肯为了万一的机会，希望我能帮上忙，所以卑恭执礼。我猜拜月教的困难，如今必定与你主人有关。而你也算得是少有的忠义之士了。”

一番话把飞凤说得心服口服，突然拜伏地上，连连道：“万望仙子慈悲……”

李百灵道：“姑娘不必多礼，请起来大家好说话。”

飞凤依言起身站好，作出恭敬状垂着双手。

邪剑盖仙忽然奔上坡顶高处，四下张望几眼，立刻又奔回来，一去一来疾逾飞鸟。

李百灵道：“盖老，你们是不是也得到消息，知道有人追查我，要对我不利？”

“是的，共计有开封玄剑庄、南昌清风堡、江北霍山杨家、铁翼帮，以及一阳会五路人马，选派出来的都是精英高手。假如连敝教算上的话，李仙子，你替自己制造麻烦的本事，铁定当得上天下第一的尊称了。”

李百灵暗自微笑一下，这邪剑盖仙现在这把年纪，还这么潇洒风趣，不知他昔年迷死了多少女孩子？

盖仙又道：“老夫看见在前面徒步的有八个人，稍远一点儿又有七骑。”

李百灵道：“这样说来，除了玄剑庄方面，其余霍山杨家、清风堡、一阳会以及铁翼帮的人全都赶到了。等一会场面一定很热闹。其实假如我不是在这儿静养了好几天，他们便没有那么容易追上了。”

小关可不像她那么沉得住气，尤其想起那位女性化的横波哀鸿杨炎，更是有点儿胆战心惊头皮发麻。

当下忙道：“闲话以后再说，咱们快溜……”

李百灵道：“那么盖温二老和飞凤姑娘的事呢？我们帮得帮不得上他们这个忙，总要讲清楚才行呀！”

小关匆匆道：“不要紧，咱们跟他们约个地方碰头，慢慢再讲不迟。”

李百灵道：“不要急，反正已经来不及溜啦。”原来几句话工夫，一群徒步的人已经进入视线内。

她又道：“你很怕杨炎对不对？但一味害怕决不是办法，何不想法子应付？”

小关回头望一眼，叹气道：“好，你说，我该怎样应付他？”

李百灵道：“到时一定可以想出办法，我先瞧瞧他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可怕。”

那群人踏上草坡不远，便停下脚步。

因为他们虽然不知李百灵武功如何，但小关力挫过天星李催命，以及鬼哭西门朋之事，人人皆知，心里无不对他大有忌惮。

因此，他们谁也不肯太鲁莽。

眨眼间，后面七骑也驰上草坡，却另据一角，不与先到之人相混。

小关认得人群中的三个，那是横波哀鸿杨炎，斗鸡眼的断愁客吕松、生死判徐丰。

其余的人他已来不及打量。

因为那敷粉画眉的杨炎已经向他走来，姿势款摆有致。

小关可真担心此人像不讲理的女人一直迫到面前，幸而杨炎忽然停步，还把注意力移到两丈左右的盖温二老那边。

杨炎乃是突然被一阵阵的杀气惊动，才迅即查看盖温二老。在此之前，他眼内心中只有小关这个敌手。

“怨我眼拙。”他娇滴滴地说：“这两位前辈贵姓大名？”

接口应声的却是李百灵。

她人在房内，但大半身子可以看得见。

她帽沿轻纱深垂，平添无限神秘之美。

她说：“你一定是小关提过的杨炎了？这两位前辈久已不管世间闲事，还有那位在小关身边的姑娘亦是。所以你不必打听他们的姓名来历。有什么事，你冲着我和小关来就行啦。”

“是这样吗？”杨炎娇声笑道：“那么我先找小关。”他向小关招手：“来，你来，不要躲在那边。”

小关挺挺胸，好像很英雄的样子。

可惜他的答话却叫人泄气：“我为什么要听你话过去？”

杨炎安慰他道：“别怕，我只不过想替你介绍几个朋友罢了。你看见没

有，和我一道来的，有两位是江北霍山杨家的大剑客，一位是杨道威，另一位是道威兄的晚辈杨兆龙少侠。另外那两位，来自清风堡，一是总管金枪追魂林潜，一是鼎鼎大名的崩天斧孙杨老师……”

他洋洋自得地说个不停，使得人人都以为他跟小关有什么密切关系。

小关顿时发觉无数异样的目光集中于自己，心中自是省得其故。

他不禁气往上冲，厉声喝骂道：“闭嘴，你这人不像人的贱种，一阳会的面子都给你丢光啦，我要是老吕老徐的话，早就当众抹脖子上吊！老杨，你听着，我第一步先划破你的脸，割掉你耳朵和鼻子。第二步才砍下你的狗头喂猪……”

他出身市井，吵架相骂最是擅长拿手。

在场之人除了李百灵之外，谁也想不到他骂人骂起来如此毒辣流利，连杨炎也为之愣住了，做声不得。

小关这回倒也说得出做得到。

他把装着食物的竹篮往飞凤手中一放，大步上前。

他逼近对方一丈之内，左手举起天铸剑，让人人看见，还大声介绍：“这把破剑就是天铸剑，虽然不吉不利，但的确很锋利。”

话声中一脚挑起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只见寒光一闪，那块石头已分为两片。此时剑已出鞘握在右手，寒光森森耀人眼目。

他又道：“老杨，你是婊子养的崽子，听说你他妈的杀害了很多人，今天你要遭报啦……”

那边的斗鸡眼吕松和徐丰，真是有如万刀钻心般难过。

无奈杨炎乃是一阳会两大供奉之一，他们不帮他吧，说不过去，要帮他吧，又窝囊得要命。

他们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小关看见杨炎面色刷地变成暗红色，一望而知他并非羞愧所致，而是运足某种特别功力。

别人看了一定心性惕懔，可是小关这个人处处与众不同，反而暗暗高兴。

他心想：“好兔崽子，这门功夫你早着呢，老子我当年在仙人石上死去活来，早就是这种颜色，哼，现在……”

杨炎尖喝一声，长剑离鞘，光华暴盛，电闪般刺敌胸口要害，第二剑到第九剑，却全部集中腹肋各大穴。

但见他剑光宛如轰轰烈烈伸缩不定的火舌，另外每一剑都好像隐隐吐出一团团淡红剑气，簇扑敌人。

显然小关的恶毒辱骂，激使杨炎怒火冲天，恨之人骨，非一举诛杀小关无以息怒。可能的话，只怕还要零碎割方可稍泄愤恨。

人人都看得出，杨炎一出手便已运足全力，也瞧出他剑上奇异功力，实是惊世骇俗可怕之极。

众人都认为小关纵然有本事躲过剑刺之厄，可是敌方从剑身上透出的淡淡红气，已足以把十个小关摆得平平了。

在众人骇然睁大眼睛顾视时，那小关在敌人幻变无方剑芒中，身法飘忽进退，居然能够不挨上一剑半剑。

不过，他的天铸剑也没有发出过一次。

这是理所当然之事，以杨炎这一连十剑显示的功深力厚，以及剑法之精奇奥妙，在场可真没有一个人胆敢自夸完全接得住。

事实上，认为自己接不住的人反而居大多数。

但见杨炎又是一连十招，剑光分布甚广，笼罩了两丈方圆之内。小关不论闪向何处，都有剑光攻到。

而剑圈内，那淡淡红气无处不在。

假如那是毒气，小关一定已吸满一肚子了。

杨炎第二次的十招空自令人目眩神摇，却仍然没有一剑能真正迫得住小关。

这意思是说他这十招，也不能围堵住小关飘忽乱走的身形。

连四周旁观的人，都稍稍感到空气中不时会传来阵阵热波。

可见得近在咫尺的小关，居然不被那氤氲淡淡红气活活烤死，甚至汗都不流一滴，实是大大的怪事。

杨炎尖声怒骂道：“小贼，瞧你还能躲闪多久……”

小关嘻嘻笑道：“嘴巴发狠有什么用？哈，这一剑变得太快了，反而刺不到我……”

李百灵插嘴道：“小关你别得意，等一会儿他就可以抢到先天乾卦位，连变后天巽卦震卦艮卦，这时他一升天，你就入地大吉了。”

小关一边飘进飘退闪避敌剑，一边反问道：“什么是升天，什么是入地大吉？”

李百灵道：“他身剑合一，飞起半空，便是升天，你一命呜呼魂归地府，就是入地大吉。”

“有这种事？那我怎么办？”

“你用离开禁制封锁圈的方向步法，就可以不入地大吉了。”

这话只有他们两人懂得，所谓禁制封锁圈，就是封住仙人石那道用灌木丛和石头形成的正反五行遁法。

小关咧嘴笑道：“这简单。老杨，你快点儿升天，让我瞧瞧身剑合一的样子是怎样的！”

武林中凡是高手，听见身剑合一，很难有不骇然汗下的。

小关却嘻嘻哈哈视如无物，至少那盖温二老和飞凤就为他忧形于色。

飞凤忍不住叫道：“关大哥，瞧不得，那不是闹着玩的。”她接着又出主意道：“你的轻功好，快跑，他一定追不上你。”

小关应道：“这也是办法……”

身形忽然左蹿出去，起落间已在三丈外。

可是那横波哀鸿杨炎抄截之势丝毫不慢、尖声厉笑道：“想逃么？已经来不及啦……”

只见他脚尖一探地，斜跨几步，一下子就截住小关去路，脚法奇奥之极。

但他目的显然不是截住对方去路，因为他身形蓦地呼一声破空而起，手中之剑刹那间光华骤盛。

他这边身形一升空，按理说小关也应该赶紧趁机窜逃，越远越好。

然而小关并没有这样做，反而突然变成一块石头似地，没有了任何动作，除了稍稍仰起头颅之外，全身上下纹风不动。

他看见杨炎已飞上两丈半的空中，剑光忽又更加炽盛炫目，同时还发出一声绵绵长长，却又慑人心胆魂魄的长啸。

无疑地他已施展出身剑合一的驭剑之术。

这等最上乘的无坚不摧的精妙剑术，怎会被一个男不男女不女的人练成

呢？小关眨眨眼睛，心中大是惊异。

近来他与李百灵相处时日已多，听她屡屡讲究，见识已非当日可比。

他想起杨炎一出手凌厉精奇无匹的二十多招，以剑法而论，的确，奇奥精妙之极，可以说简直没有缝隙可乘。

因为那是以攻为守的剑法，其中却又补上几招绝妙守式，攻守之际融合为一，故此可称为之无隙可乘。

但正如天体的日月星辰运行，大地的春夏秋冬递换，都是时与空配合得至佳至妙的一种形式表现。

假如时间或空间，有一样稍稍失常，问题就大了。

小关看到的是那杨炎的剑术，妙则妙矣，比他曾见识过的任何招式都高明，但仍有两个缺点。

一是部位尺寸不时相差了一点儿，二是剑的速度也慢了一点儿。

这两个弊病合起来，就变成致命的空隙破绽。

那时他并不是不能出剑，但问题是一出剑就一定刺入对方要害，决计不能划破他的脸蛋，也不能仅仅割下对方鼻子。

此所以他一直只能闪避而无法出剑。

杨炎的人与剑果然合一，变成一道虹光，已分不出人剑。这道虹光宛如百丈飞瀑由天边倒挂奔坠，风雷吼啸光映大地。

只有李百灵瞧得出一个微妙变化。

那就是当杨炎驭剑倒转下击之时，突然发现小关的位置竟然不是预计中的任何一点，这一下使他气势为之一窒而减弱不少。

她隐藏在面纱后的面庞泛起微笑时，是看见小关向左疾行三步，忽然右退两步，再向前直行两步。

小关当然不是像戏台上的官儿踱方步，但亦不是一举脚就是三步的距离。

他每一步都清脆玲珑踏落地面，身形也有顿挫节奏。只不过速度快得等闲之人瞧不清楚而已。

小关的方位距离就是空间，而节奏顿挫快慢则是时间的具体表现。

这两者合一起来，便形成力量。

尤其是对于驭剑之人，他的心灵已投入时空的神秘层次，因此完全受到同一来源的力量感应影响。

杨炎身剑合一的虹光乍落便起，冲高三丈，倏又掉首急冲疾泻。

这一霎那间，小关只横移两步，便带着那招牌似的嬉皮笑脸，屹立不动。

只见耀眼光华蓦地消失不见。

杨炎横剑现身，站在小关面前三尺之处。

小关天铸剑伸出去，容容易易就在对方两边面颊划一道血痕，跟着以剑身在他鼻尖轻拍一下。

杨炎看来好像泥人，任得小关施为。

其实他已尽全力以最快速度跃退。

但没有用，等他跃退丈许站定，双颊热辣辣，鼻尖却麻麻的，想来鼻子已被削掉一块了。

这等羞辱，还有毁去容貌之痛苦后果，何可堪言？又岂能忍受？

杨炎仰天长笑，倒转长剑，脆响一声，剑尖由心窝刺入，由后背透出五六寸一截。

全场之人的眼珠一时都凝定，也没有一点儿声音。因为这时杨炎仍然稳立未倒，还好像会有什么动作，所以没有人敢打扰。

“小关，你师父是谁？”杨炎果然不负众望而开口说话：“是不是那个蒙面女人？她如何识得我杨家驭剑术的破法？”

他的问题无人不想知道答案，故此倘若此时有人捣乱打扰，非被众人乱刀分尸不可。

小关道：“好，看在你已活不成的份上，我告诉你，我师父是洞中人。”他并非撒谎或蒙混，因为他武功的确是在那长生洞府石壁上图解学会的。至于洞内尸骨有不少具，究竟哪一个才算是洞中人，他便没有细细考究了。

“蒙面的李仙子嘛，她指点我之时，自然算是师父，过后就不是了。”

他为了不欺骗快死之人、所以最老实地回答。谁知道这一来人人听得头昏眼花，不明所以，反而以为他在胡扯。

李百灵忽然插口道：“杨炎，你杨家上辈人物天外飞星杨岩，诚然当得上上一代奇剑天下无双之誉。以他的功力气魄风度，当他施展驭剑术之时，一定不会像你那样毛手毛脚。

“而且最重要的是，杨岩决计不肯使用你这种卑鄙下流手段，诈取情报。你不成大器，不能继承杨岩绝学，实在很有道理。”

她忽然责骂起杨炎来，人人都没头没脑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但对一个垂死之人仍然加以辱骂，可实在太过份了。一阳会的断愁客吕松和生死判徐丰忍无可忍，齐齐怒哼出声。

小关忽然哈哈大笑。

吕徐二人一时发作不出，因为他们不得不先瞧瞧小关为何大笑。

“哈，哈，好笑之至。”小关大声叫嚷：“老杨你真有一手，弄一套江湖骗钱的小把戏，险险把你家关大爷唬住了。”

李百灵道：“原来你还不太笨。不过你最好下点儿决心，起个正式名字。不要一会儿天吊关，一会儿催命关，刚才是小关，现在又变成关大爷，使人听了头大之至。”

他们对答之时，全场之人都已想通和看穿杨炎的把戏，这本是江湖卖艺的小技，一把可以伸缩的剑。加上背后的道具。

以他这等身怀上乘武功的人，可以用内力操纵，自然更加逼真，加上心理因素，任谁也难一眼看穿。

杨炎长剑离胸，变回一把锋快长剑，背后的剑尖忽已不见。乍看真像是他把刺芽心窝的长剑拔了出来似的。

他居然毫无愧色，吃吃娇声笑道：“小关，当我知道你没有削掉我鼻子，我就不想死啦……”

小关没好气道：“我听说你是横波一顾，便哀鸿遍野，所以你不死也是不行的。除非你让我割掉你的鼻子。”

他提剑迫前几步，泛起一副不怀好意的笑容，又道：“不过现在还得加点儿利息，这样吧，再赔上一只眼睛和一条舌头，就马马虎虎饶你一命。”

在别人眼中，只见他长剑缓缓举起，速度不快不慢。

但杨炎却全身都毛发欲竖，只觉那把天铸剑抬起过程中，每一分每一寸的瞬息间，都可以发出来刺入他面门咽喉或胸口等要害。

这等性命交关的威胁，迫得他不能不先发制人。剑光蓦然如孔雀开屏缤纷变幻，一出手就是气雄钲鼓连环七剑。

由于出剑快极，故此七剑紧密衔接，生似同一时间有七支长剑一齐刺出。小关键腕翻处，天铸剑化作冷虹划个圈子，锵地大响一声，杨炎的七剑都刺中他剑圈。

但因速度太快，所以先后七剑听起来只有一响。

盖温二老以及飞凤等乃是偏帮小关的人，正要喝彩叫好，小关自己却叫声糟糕，眼见敌剑潜光匿影无声无息已刺到腹部。

这第八剑“蛛丝马迹”竟是前七剑之后，不着痕迹的一支可怕伏兵。

假如杨炎驭剑一击无功，已是黔驴技穷的话，自是只有逃命的份儿，岂敢再度出剑拼搏？

在理论上，这简直是不想可知的情况。但在事实上，过程步步紧扣，亦有可能来不及逃走。

幸而小关此人，平生习惯了一输就逃。

他自己奉行不渝，也把别人当作如此。故此杨炎不逃而出剑，小关第一个念头是此人必有古怪必有杀手。

那杨炎极之隐微奇奥的一剑，别的人纵然武功与小关相同，也一定很难躲过。

但小关肚子里叫糟糕，其实已看得准准，吸胸收腹，双脚寸步未移，肚子已缩退了大半尺。

剑光闪处，他肚子上已被剑尖划了一下，衣服破裂。

人人都以为他肚子被划了一道深口，定必肠脏翻流，命丧当场。却见小关脸色不变，天铸剑快逾闪电吞吐一下，随即入鞘。

大名鼎鼎的横波哀鸿杨炎双眉之间出现一点血红痕迹，他身体摇晃一下，砰嘭跌倒不再动弹。

任何人一望而知杨炎已经一命归阴。

所未知的是杨炎眉心的红印，始终不会流出点滴鲜血，因为他根本是被剑气刺透大穴而死，皮肉并无破损。

断愁客吕松、生死判徐丰抢出奔到切近，一见杨炎致死伤痕，齐齐倒吸一口冷气。要知剑气刺穴之术，在剑道中与驭剑术不分轩轻。

吕徐二人俱是时下高手，本身武功虽是未到此等境界，见识却是有的。心知与对方功力相去还有一截，哪敢贸然出手？

但其势既不能站着发呆，又不能不战而逃。此时两人心中之尴尬难受和震惊，真是难以形容。

小关低头瞧瞧肚子上衣服的破洞，一抬头有一主意，摊开手拿吆喝道：“赔银子来，我衣服破了看见没有？”

断愁客吕松本来苍白的面色变得更加青白。徐丰人老面皮厚，应道：“赔就赔，你要多少？”

小关想一下，道：“马马虎虎，就是一千两吧！”

徐丰立即道：“行。”

他掏摸出一张银票，上前递过去，一面低声道：“我们要带走杨供奉尸体，死因你我两不泄露，行不行？”

此人极是老奸巨滑，一下子扭转形势。外人眼中变成好像跟小关有什么默契，事实上却可以全身而退。

小关接过银票，颌首道：“就这么说。”

徐丰脱下长衫，裹住杨炎面部及上半身，抱起来往肩上一扛，放步疾奔。

吕松紧随其后，两人如流星赶月般，转眼跑个没影。

别人不明所以，都瞧得呆了。

忽听一阵号角声，雄壮而又悲凉，回荡于山林田野，以及众人心中。

只见原本聚集在北隅的七铁骑，蹄声响处，变成横列，排得十分齐整。

最右边为首骑士，号角呜呜再响，其余六骑，锵一声齐齐掣出弯窄精亮的马刀，斜举向天。

这等划一的动作，使雄壮的阵容更添骁勇气势。

六把指向天空的马刀，精光耀目。

小关一瞧那七铁骑都对准他，料想他们必定马上就冲过来。他平生未曾见识过铁骑决荡冲杀场面，心中不无惴惴。

吹号角的骑士虬髯绕颊，肩宽膀阔，相貌甚是威武。

他角声一停，扬吭大声道：“李仙子，关爷，在下等铁翼七烈，敬问安好。”

用这等阵势排场来行礼问安，实是罕见罕闻之事。

谁知又有两人如大鸟般飞前丈许，落地后躬身行礼，其中一人朗声道：“江北杨道威率侄兆龙，敬候李仙子关爷安好！”

那清风堡的总管金枪追魂林潜和崩天斧孙杨一时呆如木鸡。

而盖温二老和飞凤，亦觉得事情变化之奇，无从测度，也都为之愣住。

小关一看人家那么恭谨有礼，没有预料中大伙儿联手冲杀过来，心中一定，本性便发。

他鼻子里重重哼一声，大刺刺道：“罢了，诸位不必多礼。”

李百灵声音随风飘送入耳，道：“小关，礼多须防祸心。你受了人家之礼，只怕要闹出人命。”

小关一怔，忙道：“有那么严重？”

“当然啦！”她说：“而且出的可能是你自己的人命。”

“那可不算。”小关说：“我的性命只有一条，决不能随便送人。”

他的脑子并没有被这些人敬礼场面冲昏，伸手遥指清风堡两高手，大声吆喝道：“你们呢？要剑的话，快过来拿。”

林潜是清风堡总管身份，当下跨前两步，拱手道：“好教关兄得知，在下和孙老师，跟天铸剑全无关系。”

小关歪着脑袋，道：“那就夹尾巴滚蛋。”

他态度如此恶劣，主要原因是清风堡乃是玄剑庄的亲家。

李百灵被玄剑庄骗婚，用个痴呆儿子顶替。

而清风堡宋家的女儿，则嫁给本应是李百灵丈夫的那个儿子，害得李百灵一进门就守生寡。

现在李百灵离开玄剑庄，但玄剑庄却不肯罢休，还要屡派高手追捕，清风堡当然帮着玄剑庄对李百灵不利，因此对他们何用客气。

身高体壮的崩天斧孙杨一听，气往上冲，胸脯一挺，正要发话。

总管林潜已抢先道：“关兄，自古道是两国相争，不辱来使。在下等乃是奉命来见李仙子和关兄，有些话想私下向李仙子报告。”

此人口舌便给，又会见风驶舵，难怪可以当上有财有势的清风堡总管重要职位。

李百灵道：“事无不可对人言，你有什么话，不妨说出。但我先警告你，假如你是缓兵之计，借此脱身，那你就错了。小关这个人专做与常人相反的

事。如果古语说不辱来使，他就故意特地侮辱一下。”

林潜立刻发觉李百灵真是平生最难缠的敌手。

他甚至使他不改口说不是不辱来使而是不斩来使，假如改口，那小关岂不变成应该专斩来使了？

他躬身道：“李仙子，敝上吩咐在下要尽一切能力邀仙子见面，并且严谕不许使仙子有任何误会，假如仙子无暇，便不准多所烦渎。”

李百灵道：“你这一套趁早收起来，我说，林潜、孙杨你们最好赶快调息运功，因为小关心里很不高兴，一定要留下你们的性命或兵刃……”

林孙二人面色一变，果然急急凝神戒备。

小关吃吃冷笑，摇摇摆摆向他们行去，但心中却不无别扭之感，因为他压根儿没有想过要留下人家性命或兵刃。

不过，既然李百灵这么说，大概她对这两个人观感很坏，所以不能不替她出口气。

他肚腹处外衣破裂，走动时看来很滑稽突梯。然而林潜却紧张得要命，哪有工夫研究这一点。

小关经过杨家叔侄，脚步停时，已是在林孙二人面前一丈处。

“李仙子的话，你们一定听清楚了，你们到底想留下性命呢？抑是兵刃？”小关问：“快点儿决定，我忙得很。”

孙杨肩膀一摇，背后的一个长大包袱顺着胳膊滑落手中。

他一下子弄掉包袱，现出一面短柄巨斧。斧身甚厚，斧刃锋利，精光耀目，森森然夺人胆魄。

他这一亮兵刃，林潜可就上了架子，没法子服软推搪了。

当即打背后掣出一支两尺半长鸭卵粗的圆杆，一头是枪尖，另一头一拉再拉，变成五尺有多一根短枪。通体金光灿然。

他这时心中好恨那崩天斧孙杨的鲁莽。

如果可能的话，他一定破口大骂他一百句混蛋。

“好得很。”小关稍稍歪头咧嘴笑说：“清风堡似乎还有些好汉。老孙，甭客气，你留下斧头就行。”

言下之意，别人想留下兵刃而保全性命，未必可得。

孙扬怒吼一声，挥斧猛扑。一出手便是七斧，光凝电转，形成一道扇形攻势。

这一招“罗扇扑萤”凌厉凶毒，无与伦比，已经是孙扬毕生功力所聚的三大绝招之一。不过以小关身手，若是认为这一招就可以收拾了的话，孙扬不是傻瓜就是白痴。

孙扬自然没有这么愚昧浅薄，故此这一招其实留劲留力，只要迫得对方稍稍移动就可以了。

但见那六七尺长扇形斧光甫现，风声突然更加锐厉刺耳。而斧光也唰忽聚拢变为一道光线，电急向右侧射去。

这一招“犁庭扫穴”乃是孙扬斧法另一绝招。

他敢情第一招尚未使完，便已变化招式。当时看见小关左肩微沉，故此利斧全力凝成一线，向右方疾射。

可是小关实际上只动一下左脚而已，人并没有移动。

孙扬的利斧虽急虽猛，招式凶厉，小关却一眼瞧出至少有三个破绽，都是由于劲力使得不够精纯，加上速度未够。

听以他若是出手反击，一剑定能得手，只不过既然敌斧已改变方向，根本伤不了自己，便不出手站着瞧瞧。

斧光从小关面前乍闪掠过，斧风锐冷如刀，几乎把小关面皮刮去一层。

孙扬脚一探地，身子宛如风车，呼一声旋转回来，利斧当胸准备低挡敌剑追袭。

但小关根本没有移动过，身子仍在原地，天铸剑倒提手中，剑尖向地，光华闪闪。

他全无追击之意，甚至刚才被攻击时，连封架或逃避的动作都没有。这一来倒变成那孙扬自己在耍猴戏，装模作样地挥斧跳跃。

耍猴戏穷紧张并不打紧，但敌人在利斧这等威猛攻势之下，仍能寸步不移，这才是极之可怕而又难以置信之事。

孙扬倒抽冷气震惊之余，复又心下踌躇，要咬牙再战呢？抑是弃斧认输？

那边金枪追魂林潜已发动攻势，疾扑上去挺枪搠刺，一出手便是独门追风神枪三大绝招之一的物换星移连环五式。

只见那锋锐短枪一时幻化出如山枪影，裹住小关身形。

小关一瞧对方枪法中有三个空隙破绽。

一是左上方封锁不严，任何人都可以斜斜跃起丈许，避过他这凶神恶煞的一招。

第二第三个破绽便不是人人都办得到的。

例如第二个破绽，出在他右手握枪部位应该退后两寸，现下由于这两寸之差，使他枪势威胁力减少一半，变化亦为之迟滞少许。

因而小关削铁如泥的宝剑一出，必可将他右腕斩断。

至于第三个破绽更加只有小关能够利用。

他正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利用，只见他身子一变，双脚齐齐缩起，双手同时抱膝，像一粒虾米般悬身半空。

林潜的金枪飕飕连声从他头顶颈侧脚下等部位刺过，全都刺在空气中。

远远望去，那小关藏头缩脚，恰好是在敌人如山枪影内一个空隙中。

林潜这一招连环五式狂风暴雨般甫自攻完，右手单手掉枪一连又是疾刺七下，左手没动，却捏住一支一尺长的金筒。

他身法快若飘风，径从小关右方掠过，却又猛可停步，惊疑回头。

他右手其后连发的疾刺自然完全落空，因为敌人根本不在那边，而是站在他后面。

不过，假如小关像一般人似的，向左上方跃起暂避他凌厉枪势的话，此刻落地的位置便应该在林潜前面，而且会被他紧张攻上的七枪迫得非退不可。

倘若情形真是这样，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小关冷笑道：“喂，你左手拧下来那截枪柄，藏着些什么东西呀？”

话声中如魅影迫近林潜，手中天铸剑不快不慢连连吐出。

林潜见他剑势诡奇狠绝，只要被剑尖碰一下，必是要穴受创，非死不可，当下只好尽快向后退闪。

忽觉左手手臂一凉，身子退了五步，才看见一只捏住金色枪筒的人手，掉在地上。

那天铸剑实在太过锋利，连肉过骨地斩断一只手臂，竟有如利刃割水，刀剁豆腐一般。

连林潜自家也不是当时即觉，直到他看见那只人手时，才突然剧疼攻心，鲜血迸射。

还好他没有就此晕倒，猛吸一口真气，右手弃枪拚指运功，连封断手四周五穴，以免流血过多以及剧疼过甚而栽倒。

小关捡起那只人手，看看那兀自被捏在五只手指中的枪筒，口中啧啧连声赞叹道：“好家伙，原来是用弹簧发射的暗器，佩服……佩服……”

要是他当时从左上方纵退，被林潜追上再迫再退，这一腾出空间，林潜暗器一发，大罗神仙也躲不过此劫。

不过，话说回来，假使林潜的独门暗器施展得不够快，以小关身手速度，亦未必不能避过。

上阵交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使用的兵刃自是越恶毒越好。

所以小关并不介意，扔掉人手和枪筒，半旋身子望向崩天斧孙扬。

“老孙，你怎么说？”

孙扬正要激起自己斗志，以便与林潜联手拒敌，谁知只一眨眼间，林潜已断手弃枪。小关一问，顿时宛如斗败公鸡垂头丧气，噗一声丢掉又厚又重的利斧。

小关转眼一看，三丈外还有一个青衣小帽眉清目秀佩着长剑的年轻人。

此人未被那横波哀鸿杨炎所介绍过，料是僮仆身份。

那崩天斧孙扬匆匆惶惶扶了林潜径自离开，小关没有理会。

但李百灵的声音远飘送入耳：“小关，清风堡藏龙卧虎，颇有高明，我们最好多知道一点儿。”

小关应声一声断喝道：“喂，孙扬、林潜，给我站住。”

既然连李百灵也认为有慎重必要，那就铁定会有问题。

小关对她的信心与时俱增，所以连脑筋也不转就喝止了孙扬他们。

“孙扬，你是条汉子，你敢不敢打开天窗说亮话？”小关使出他讹骗哄诨的本事：“你清风堡究竟想怎样？还有什么高手？”

孙扬正自迟疑，反而是林潜有气无力地先回答：“在下等本来奉命前往此方有事要办，实在不是为李仙子和关兄来。只不过路上听到消息，才绕过来瞧瞧，路上恰好碰到一阳会的朋友，便结伴而行。”

他不提关系深厚的铁翼帮，只提一阳会，可能是心恨铁翼帮之人阵前变节投向李关这一面，而事先又不通知商量。

“敝堡也许尚有奇人异士。”他又说，声音似乎响亮了些：“不过以目前所知，还没有发现什么奇才异能之士。”

“小关，他这话靠得住靠不住？”她问。

小关搔搔头道：“好像都是真话吧，他为什么要说假话呢？”

“好，放他们走。”李百灵忽转温柔，道：“敌人好办，朋友难防，小关，你一定要先记住我这句话。”

小关感到她似乎忽然多愁善感起来，心中暗觉好笑。

转眼间孙林二人已远远走了。

他因瞧瞧铁翼帮铁骑威风凛凛的阵容，又瞧瞧那江北霍山杨家两位剑客，口中边念道：“敌人好办，朋友难防。唔……谁是这种难防的朋友呢？”

只听铁翼帮为首那大汉振吭道：“李仙子、关大侠，在下封大鹏，忝为敝帮七烈之首，奉敝帮主姬无归之命，有话奉陈。”

小关颌首自语道：“唔，这家伙看相粗野，但敢情肚子有点儿料……”

霍山杨家的杨道威朗声接着道：“在下奉家兄杨道周之谕，也有要事向李仙子关大侠谨商。”

李百灵徐徐道：“咱们从不相识，有事之说从何说起？”

飞凤挨近窗户一点儿，道：“有事也不会是好事，仙子别理睬他们。”

那边厢铁翼帮封大鹏、霍山杨道威齐齐道：“实是有事，须得私下面禀……”

李百灵沉吟不语。

飞凤不敢多言，但心中却不断琢磨其中原故。

第九章 九阴煞

邪剑盖仙笑两声，潇然道：“李仙子，人世上少不免有许许多多不平之事，以及无数危难灾祸。这是老天爷的意思，谁也管不了那么多，烦恼皆因强出头，这句俗谚一定错不了……”

封大鹏、杨道威等两路人马，一齐怒目遥盯那邪剑盖仙。

恶农温自耕重重咳一声，摇晃一下手中旱烟袋，大声道：“只会瞪眼睛算什么东西？”

盖仙笑道：“老二，别惹他们，看来他们的心事不比咱们小。”

这边小关由于李百灵已经出头，他深信世上任何事到了李百灵手中，还不是像吃豆腐那么容易解决？

所以毫不担心，也不怎么理会。

举步走到那青衣小帽年轻人面前，微笑道：“兄弟，你跟谁来的？你贵姓大名？”

那年轻人畏缩地退一步，道：“小的是跟吕松大爷来的，小的名叫阿庭。”

小关皱一下眉，道：“你是他的仆从？”

“是的！”年轻人回答：“但小的是自愿为奴，因为吕大爷武功很高，小的跟着他，迟早一定学到几手绝招……”

“但你佩着剑。”小关说：“断愁客吕松拿手的是闽南连家拔刀诀，你应该改学刀法才对。哦，对了，你干吗还不走？”

阿庭白晰清秀的面孔上，闪过向往神色，使他看起来更俊秀。

“我……我不走啦，我希望可以跟随着你……”

“那不行。”

小关拒绝得干脆。

那是因为他心中忽然泛起李百灵漂亮面庞，而眼前这个阿庭也是那么俊秀，这两张好看面孔怎可以凑在一起？

“是，是！”阿庭惶恐应了，抬眼打量四下一眼，又道：“那么小的跟随别人行不行？”

“唏！你怎么搅的？跟别人当然可以呀！”但他心中忽生疑虑，忙问：“你打算跟谁呀？”

阿庭老老实实道：“我先求求李仙子，看她肯不肯收我为奴仆？如果她不肯……”

他们刚谈到此处，那边李百灵已经决定，让封大鹏、杨道威近前说话。

因此飞凤首先跑到小关这边，道：“小关，仙子不该理睬那些臭男人的。”

小关心中不宁，白她一眼，道：“男人都是臭的？不见得吧？吓？”

飞凤吃吃笑道：“对不起，我的口头禅应该改改，有时我无意中连大叔二叔都得罪了，幸好他们大人有大量……噫，他是谁？”她指住阿庭：“你们谈什么？”

阿庭忙躬身行礼，道：“飞凤姑娘，小的名叫阿庭，我想跟随关爷，但他老人家不肯收留我。”

飞凤笑道：“小关，阿庭长得蛮清秀的，人一定聪明，你为何不收留他？你不够钱花？”

小关的心更加紧了一紧，连飞凤也赞他漂亮，这事大大不妙。但他忽然记起那死了的横波哀鸿杨炎，心中忖想出某种情况。

假使收留了这个漂亮小伙子，岂不是等如收留那女性化的杨炎一样？当下不禁邪笑一声，道：“不是没钱才不收留他，而是他大有来历！”那阿庭的来历便是跟过吕松。

而吕松是一阳会副首领，与杨炎一道。

那么杨炎难道不会看上这小伙子？假如阿庭跟杨炎一起混过，自然算得是大有来历了。

眼见飞凤满面诧异之色，而阿庭则不止是诧异，简直是震惊。

小关忍不住又邪笑一声。

“他有来历？他是谁？”飞凤好奇地问。

他是杨炎的面首，也许还是兔崽子，这就是阿庭的大有来历。

小关本想这么说，却忽然忍住。

唉！在飞凤面前讲出这等下流的话，同时又胡乱侮辱阿庭，不管怎样说，都是不对的。

他耸耸肩膀，道：“这是秘密，以后再说。”他故作神秘地向飞凤阿庭眨眨眼睛，唰忽间已飘出数丈。

他一下子已来到窗口，那封大鹏、杨道威也在，刚好先后向李百灵说过客套奉承的话而转入正题。

封大鹏人那么高大雄壮，压低声音时有如痨病鬼那么细小。

幸而还很清晰：“李仙子，天下只有你和关大侠解决得了那件事，你若肯伸手帮忙，敝帮上下二百五十一人，甘愿永为臣属，永供差遣。”

他没说出那件事是什么。

李百灵居然不问，转向杨道威道：“你的问题一样？”

杨道威躬身道：“是的，但祈仙子赐助，寒家大小七十三口，永为仙子仆役，忠心侍候。”

他乃是当代武林赫赫有名的大剑客，而霍山杨家是当今大江南北五大名剑之一。

以他这等家世人物，居然也愿屈身为仆役，那件事究竟重大到什么地步呢？

小关直觉认为不妙，忙道：“别答应他们，咱们最好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事。”

封大鹏看不见李百灵的神色，她帽沿垂下的轻纱委实更使人感到她的神秘和莫测高深。

他长长叹口气，忽然推金山倒玉柱般矮了一截，竟是双膝跪下。

他道：“李仙子、关大侠，务请听一听这件事。”

像他那么一个英雄骁勇的大汉，居然当众下跪，他的叹气，他的心情，自是无须多作解释。

但事情未完，旁边的著名剑客也仰天咨嗟一声，砰地响处也跪在尘埃。

以他们这等人物，以他们的地位，大概刀剑架在脖子上，也难令他们屈膝的。

可见得问题一定非同小可，起码绝对不是只关系及他们本身的安危荣辱。

李百灵道：“唉！你们别这样。小关，你怎么说？”

小关也罩不住了，道：“好，好！听就听，有什么了不起！”

李百灵道：“两位请起来好说话。”

封杨二人赶紧遵命站起。

李百灵道：“假如我们仍然不肯听，两位即使长跪不起，只怕也没有用。”

封大鹏道：“不敢相瞒仙子，假使小人长跪无效，后面六位兄弟，便会有一个出来拔刀自刎，希望用性命求得仙子允准。”

杨道威也连连颌首，显然他这一路也有同样的计划。

于是，气氛一时变得十分惨厉。

“你们的勇气决心，可嘉可佩。”

李百灵道：“是什么事情使你们全都愿意忍受屈辱？也愿意争先赴死？”

杨道威作个请的手势。

封大鹏当仁不让，却压低声音道：“启禀仙子，大别山古墓血尸的传说，已历百年之久，谅仙子定必也曾听说过？”

李百灵点点头。

封大鹏又道：“以前小人等也都听过这传说，有时还特意去大别山瞧瞧那座古墓。谁知传说中提到血尸会二度出世，果然事实。一年前，敝帮已被血尸控制。”

杨道威接口道，“寒家亦差不多那时候，惨遭血尸门下折辱残杀，而且又被控制至今。”

他们两个都是那么大的大，声音表情居然好像想哭出来似的。

这时连小关都心软了，插嘴道：“血尸是什么玩艺儿？唉！你们打不过不会跑么？大不了连家搬走……”

封大鹏摇头道：“搬不走，他们一方面扣住关系极深的重要人质，例如敝帮主的夫人和公子，以及另外一些人的妻小等。另一方面，敝帮有七个重要人物，都被迫服下毒药，每半个月就得服一次解药才行，敝帮的一位夏堂主，大半年前忽然把脾气执拗起来，拒服解药。结果穿肠裂肚全身溃烂，真是熬了足足一个月才断气。”

小关咋舌道：“这么可怕，以后当然没有人敢再试啦。”

封杨二人苦笑连连。

小关又道：“你们一年来都没有想出办法？”

封大鹏道：“我们平时连谈论都不敢，要是一泄漏了风声，如何得了？这一次，我们认定仙子和大侠有足够的本事力量，决定用性命赌一次。休说将来的胜负问题，便目前我们既已露出这等心意，假如仙子大侠不肯援手，我们两路人马一共九人，首先就得当场自刎。然后家里那几位服过毒药的，亦非得自杀以求解脱不可。”

“我的妈！”小关嘀咕道：“无缘无故忽然背上这许多条人命。”

李百灵道：“我已经告诉过你，这些人的周到礼数，迟早要出人命，而很可能是你或我的人命也得赔进去。”

小关道：“那么你快想个不干的办法。”

“办法不是没有，但仍然要出人命，只不过少死几个人就是。”

“少总比多好。”小关欣然道：“是什么办法？”

“很简单，把盖温二老，飞凤姑娘，还有你新交的那个什么朋友，一共四人的头颅通通砍下，这边铁翼帮和杨家眼见秘密没有泄漏之虞，则他们几十个人自然不必自杀了。”

小关目瞪口呆，做声不得。

牺牲四个人性命自然比几十条人命划算，可是世事往往不是二减一等于

一这种算术便摆得平行得通的。

在束手无策中，小关无赖本性一发，忽已找出胡歪乱缠的办法。

他走近窗户一点，要李百灵耳朵伸过未，悄悄道：“喂，我们现一齐出手，总之把这群乱七八糟的混蛋点住穴道，然后找个地方，找几个人服侍他们食住，那血尸一天不死，咱们一天不放这些混蛋。”

他傲然快活地笑一声，又道：“此是唯一可行之法，你瞧我脑袋怎么样？”

李百灵不答反问：“你新交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小关如浇冷水，道：“他叫阿庭，本是跟随一阳会断愁客吕松，现在他想跟我或者是你。”

“他相貌也还聪明俊秀，你不要他么？”

“就是太俊秀了。”小关不怀好意地瞟她一眼：“我不敢要。”

“胡扯！”李百灵笑笑道：“你小关比他俊秀十倍，你知不知道？”

小关顿时信心恢复十足，并且飘飘然起来，道：“既然你这么说，我就不怕收留他啦。”

“唉！到现在还要说这种话。”

她声音中含着笑意，使小关全身都温暖舒服。

“好了，现在说到你的办法，实在是胡闹之至，我想，唯一之计，只有趁早消灭血尸才是。”

“但你说咱们可能会出人命，这怎么行？”小关抗议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咱们管这闲事干么”不过他话声到后来已变得软弱很多，大概那“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俗语，他越想越觉得不大合理之故。

“问题是你的事情要不要赶着去办？如果不必，我们就马上展开歼灭血尸的行动。”

“不必赶，暂时算我死在长生洞府，这样，我几时到杭州去都是一样。”

神殿只有盖温二老，飞凤，以及李百灵、小关等五人。

太阳斜斜照晒进来，所以很明亮。

也因而看得出此殿打扫得很干净。

他们各据一个蒲团，团团而坐。

殿外有铁翼帮及杨家剑客等人巡逻把守。

李百灵道：“刚才我们正要讲到题目上，凭空被那些人打搅中断了，现在请问二老，你们拜月教的危机是什么？”

“是一座山洞。”盖仙说：“此洞名为长生洞府，里面一间石室内，壁上留有敝教至高无上的武功图解。我们每隔三年，选派一位长老入洞，但三十年来，没有一位长老可以活着出来。”

“听起来很可怕。”李百灵道：“再过几年，你们老一辈的长老都消失了，新的又顶替不起，你们拜月教自是越见衰微了。”

“正是如此。”温老二说：“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有私人感情在内。”

“三年之后，又要有人入洞。”盖仙接口说：“人选已经决定，便是我们的义妹黑心夜叉庞缺娘，亦即是飞凤的主人兼义母。”

小关道：“你们为什么非入洞不可呢？”

此事不但与他有关，甚至比任何人都密切些。

所以他忍不住追问：“洞府内的武功，不学不练难道会要你们的命？”

“敝教负有一个责任，也可以说是承诺。这是每一个虔诚的教徒入教的必许之愿，那就是誓要学会本教秘传武功。”

盖仙说话，声音有点忧郁：“我们每个人都负有一个使命，当时候来到之时，非有一个练成本教无上神功之人出来领导不可。”

小关的头开始发涨发大了。

假如他现下的武功，正是这拜月教的正宗秘传神功，那么他是装不知道呢？抑是挺身而出？

“既然贵教无上神功有这么大的关系，为何要刻在天绝地险的洞府石壁上？”李百灵问：“让我猜猜看，是不是由于某种情势改变，所以本来是长生不老的仙窟，反而变成追魂夺魄的阴府？”

“对，对极了！”盖仙说：“历代以来，敝教教主都长年累月居于洞府，潜心修习无上神功，平时也会召集长老们到洞府聚会饮宴。那时候一点儿问题都没有，但三十多年前，一个极聪明美丽的姑娘，把一切都改变了。”

“原来如此。”李百灵似乎一下子全都了然于心：“再让我猜猜看，那位姑娘会不会跟百年前的一代奇侠天外飞星杨岩有些关系？”

盖温二老和飞凤眼珠几乎都突了出来，惊讶得没有法子讲出一言半语。

“哼，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小关说：“你们极力要取得天铸剑和剑诀，若是与他无关，要之何用？”

“话不是这样说。”李百灵道：“天铸剑和剑诀之事，在逻辑上说不定与三十年前长生洞府的变故有关。好，我们不必争这一点。盖老，你告诉我，天铸剑和剑诀取得之后，就可以免去庞缺娘的杀身之祸？这是为什么？”

“因为敝教的无上神功阿修罗大能力，原是由六阳罡和九阴煞两种神功合成的。敝教目下虽然尚有九阴煞神功秘诀，却已经不是完整无缺，何况少去了六阳罡的大部分口诀，根本上敝教已不可能练成阿修罗大能力了。”

盖仙又解释说：“那天铸剑本身是神兵利器，自是十分珍贵罕见。但对敝教来说，更重要的是那部流星剑诀，因为敝教秘密相传，这流星剑诀的内功部分，其实就是六阳罡神功。至于这门绝世神功，何以敝教和杨炎都得到传授，这其中又另有缘由另有恩怨，一时说之不尽。”

无怪那杨炎的剑法有点儿熟悉，而尤其是那淡淡的红气炽热更胜烈火。

小关恍然而悟，也明白了何以自己全然不怕。

敢情杨炎剑上虽是能够透出淡淡红气，但在他感觉中，似乎欠缺功力火候，也好像有些不对劲。

显然杨炎的家传内功和剑法，真是杨岩留下来的。

而杨炎可能还未达到颠峰，也可能传下来的秘诀并不完整。

所以，以只有几分火候的六阳罡，碰到已成就了阿修罗大能力的小关，当然是没有戏唱了。

“可是照我们推测，贵教一定还有九阴煞和六阳罡这两种神功的秘本。”李百灵说：“你为何没有提到这一节？”

盖仙叹口气道：“我不明白你怎能料事如神的？但我也不想研究了。你说得不错，敝教还有秘本，可是那绝对是假的。至少其中有许多重要关键会害死练功的人，敝教最聪明最大胆的人，也只敢修习其中小部份，但若是得到流星剑诀，我们拿来对照一下，一切疑问便可解决。”

“就算你们有人修成阿修罗大能力，便又如何？”李百灵问。

“敝教百年来有个极秘密使命……”

“既然很秘密，那就不必说了。”

“不，现在已无妨，因为大形势已经改变，何况庞三妹亦已决定了她的

命运，因此我们都豁出去而无所顾惜了。”

盖仙稍稍停歇一下，又道：“庞三妹进入那长生洞府若能生还，固然上上大吉，可是她还须练成无上神功，才可以肩负起这个使命。庞三妹是我们之中根骨最好造诣最佳的人，如果连她都不行，别人更甭提啦！”

小关拿眼睛抽空瞪李百灵。

他绝对不希望知道拜月教有什么使命，要是全然不知，自然是天下本无事，悠哉游哉岂不写意？

他的担心果然成为事实。

他听见李百灵追问：“你们的使命，一定要武功绝顶之人才办得了么？你看小关怎样？他行不行？”

小关心中呻吟数声，除了头大之外，还极之怀疑李百灵这个古灵精怪，美丽得像狐狸精似的女人，到底对他存着什么心肠？

“我不知道。”盖仙老老实实回答：“因为对手是大别山古墓血尸，百年来的传说是血尸将会二度出世，荼毒天下生灵。而敝教的使命是尽一切力量，甚至不惜全教覆灭，也要为世除此大害，从敝教此一极秘密命令上，可知血尸二次出世之说绝不会假。”

原来是血尸，小关反而欣然微笑一下。

这时可就明白李百灵为何追问这事，又为何问人家小关行不行呀之类的问题，敢情她早已猜出乃是同一件事。

反正本已准备去对付血尸了，多上拜月教这一宗还不是一样？

别人面色已因为提起血尸而变得十分难看，故此小关的微笑，变成眼球里的刺一样令人难以忍受。

飞凤用手肘顶他一下，恼道：“喂！你知不知道血尸是什么？你还笑？唉！老天爷，但愿我们永远不必提起这个可怕名字。”

“那也不必这么害怕。”小关笑容更盛，也使别人更不舒服：“充其量是一个死尸，上面有些血罢了。”

温自耕连忙慎重严肃地道：“不然，关兄，这血尸没有这么简单。对不起，我说错了，应该是非常严重可怕才对。”

盖仙也道：“是的，血尸是近百年来最可怕的宇内三凶之一，昔年天外飞星杨岩，以他绝代剑道功力，尚且只能迫得血尸躲回古墓而已！”

原来这件事又牵扯到杨岩，但时代似乎有点儿不对。

难道那血尸长生不老，百年后的今天还能活着？又还能再度出世肆虐人间？此是大大的破绽。

小关立刻摇摇头。

“那个家伙能活上这么久？”他质问：“假设他能够，那么这一百年来他为何都不出来？是不是要等杨岩死了才敢活动？但杨岩也死了好几十年之久啦……”

盖仙道：“这个问题我们也有想过，但没有答案。不过，既然敝教最秘密命令是这样说，大家就依令奉行，决不会错。”

“对，这道命令没有错。”李百灵说：“小关，你认为有没有错？”

根据铁翼帮和霍山杨家的秘密消息，血尸的确二度出世。

因此，小关只好颌首承认了。

李百灵忽然摘下那顶黄色的阔边帽，于是，她那敞泄如春光的脸庞，使人目为之眩地出现在众人眼前。

严格说来，她长得美是美了，但还不至于美得不可形容的程度。

可是她的智慧，她的宽慈，她的温柔，由于加上这些，便使人觉得看见的是天上仙子而不是凡间的美女。

她让大家看清楚自己面孔，又徐徐戴回帽子。

“天啊！世上真有这么美丽的人？”飞凤说。

她是女孩子，所以敢赤裸赞叹。

盖温二老虽役开口，但神色一望而知他们同意飞凤的赞语。

而且从他们那种欢喜爱护的眼神看来，显然若是有人敢得罪李百灵，或者是说她的美，他们铁定会出手教训无疑。

“我让各位见过我真面目，用意是此后杜绝有人冒充我的危险。”

她声音很悦耳动听，老实说，她老是以轻纱蒙住面孔，任何人，甚至男人都能够冒充她。

“诸位用这个手势。”她食指变接成一线：“那就是有最机密的话要说，我立刻揭开面纱，打个照面，以资证明我的身份。”

“为什么要这么复杂？”小关的确不明白。

“宇内三凶不比等闲。”李百灵解释说：“由最老最久的血尸算起，没有一个不是机诈百出的，奇诡恶毒手法以及卑鄙残忍，实是说之不尽。这种易容冒充，诈骗情事者暗自偷袭的手法，他们全都精通之极，不能连我也时刻提防着的吧？”

盖仙深深叹息一声，道：“李仙子，有一句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

李百灵道：“盖老请说。”

盖仙道：“你好像真的就要去对付血尸，但以我看来，即使血尸再度出世，你也最好别去招惹。”

温自耕旱烟袋在地上敲出咚地一声，道：“盖老大说得对，我们个个都七老八十的，有什么也没关系。你们，还有飞凤，最好别管这种拼命的事。”

他把小关也算在其内。

小关热血一冒，站了起身，道：“我们非管不可。”他望向李百灵，问道：“有什么办法使他们不反对呢？”

“有办法。”李百灵说：“你左手用九阴煞神功，以‘落红无数’连环九掌迫住盖老，不让他退出一丈之外。右手用‘旗鼓相当’招七式，以六阳罡内力，将温老和飞凤姑娘迫出两丈外，我叫停大家都停手。”

她用手要盖温二老和飞凤站起身，又道：“你们若想见识失传已久的阿修罗大能力，最好别偷懒，要加油用力。”

盖温二老和飞凤好像陷入催眠状态，都露出说不出是怎样的表情。

小关道：“各位请准备，一、二、三……”

数到了三，他左手手掌变得比平时青白很多，还未劈出，盖仙已感到气温陡降。

真是九阴煞奇功，盖仙面色为之苍白不堪。

记得刚才看他对付横波哀鸿杨炎，还有清风堡的金枪追魂林潜和崩天斧孙扬等的手法功力，当时已颇有警觉，暗生疑惑，谁知道真的是本教失传数十载的神功绝艺。

但，老天爷啊，这个年纪轻轻的人，就算出世那天开始练功吧，到如今不过二十余年而已。

然而本教的历代教主，哪一位不是六七十岁以后才得以有所成就的？

盖仙心念电转之际，人已向后疾跃，但身形再动，却又急急煞住，那是因为一股奇寒锐厉之气向背心袭到。

这正是九阴煞神功的一种特色，阴的意思除了柔韧、暗昧、恶毒之外，还有就是防不胜防，无从想到之处下毒手之意。

准此而论，对方既然在前面，谁会防范从背后偷袭而来，而又能够致人于死地的奇异力量？

小关的掌力不论是由正面或兜背偷袭敌人，对他来说并非蓄意预谋，只不过是这门神功自然而然的奇变威力。

他本人对此固然是无可奈何，同时亦无须评判是非善恶。

他左掌挥拍出去，不急不缓。

一时阴寒之气弥漫丈许方圆之地，眨眼间总共已拍出九掌之多。

自然他右手也没有闲着，握拳迅击。

第一拳就把温老二的旱烟袋几乎震脱了手。

温老二乃是感到拳的内力炙热烤肤，不敢不用旱烟袋封御，谁知他旱烟袋招数及内力一施展出来，小关接续而至的第二三四拳，已有对象和有地方使力，砰砰连声，温老二温自耕也觉拳风震屋，脚下却连连后退，直退出两丈二三尺之外才站得稳。

与此同时，飞凤也击出银钩施展出一招“寸土必争”，这一招纯是守势，钩上内家真力惊涛骇浪般涌出，在身前布下一堵墙壁。

她是因为被小关拳力波及，那拳力余波竟是如此之重，如火之炽，不敢不出手封挡。

哪知这一挡，予小关以着力机会，正如温自耕一样，但听轰轰连声中，娇俏身形不由自主地飞退了两丈有多。

另一边的盖仙则被背后丝丝连声袭到的冷锐暗劲所迫，全然无法闪蹿出一丈之外。

李百灵声音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宽慰，她说：“小关，够啦，大家都停手……”

小关舒口气收回左掌右拳招数和神功内力。

盖温二老和飞凤才得以脱离那种俯仰由人的困境，各各定神喘口气，才回到本来座位。

李百灵道：“小关的阿修罗大能力，依我看还只是第七层境界，比起贵教历代教主的最高造诣，显然还差了一层。不过，放眼当今天下，大概已不怎么吃会吃亏了。”

盖仙诧异惊叹道：“小关兄真了不起，真了不起。”

温自耕道：“他当然不会吃亏。”他这话是向李百灵说的：“他不给别人吃已经很不错了，谁还能使他吃亏？”

飞凤可也当真心服口服，那小关的拳力像烧得炽红的大铁锤，一下一下凌厉锤击，虽然勉强挡住，但至今芳心犹有余悸。

假如小关正面力迫猛攻，只怕早就钩断人亡，香消玉殒了。

“既然二老认可，我们便要向血尸动手了。”李百灵说：“不过，知已知彼，百战不殆，关于血尸的历史武功、性格、人手，以及近年详细情况，非有深切了解不可。另外，你们拜月教的难题，暂时可以放在一边，假如我们成功了，则你们的使命亦告结束，三年后庞前辈便无须进入长生洞府。”

盖温二老和飞凤一听这话有理，不禁都喜形于色。

只是忽又想到这个使命乃是落在李关二人身上，其间过程之凶危艰辛不言而喻，顿时又都为他们的未来而愁眉不展。

小关问道：“血尸究竟是什么东西？莫非真是一具血淋淋的尸体？”

“不是尸体。”盖仙说：“是一个人，不过，这个人有些地方简直跟尸体差不多了。例如他的居室是地上的墓穴，他不喜欢阳光，甚至强烈的灯光都似乎有点儿忌惮。据说他的无上邪功是以人血练成，而且永远都离不了人血，因此，百年前他第一次出世，前后纵横肆虐了数十年的这段期间内，丧生于他手底之人不计其数，被害原因几乎全是为了他要取用人血。”

“无怪血尸的恶名，在宇内三凶中，比之近几十年相继祸害世间的其余二凶似乎更使人害怕畏惧些。”李百灵说。

她并非不知血尸底细，但再听拜月教长老说一遍，或许会有些新线索也未可知。

“原来宇内三凶并不是同时代的人物！”小关透口气说：“要是同一时代，这三凶一旦联合起来，那就更有得瞧了。”

“他们不会联手结盟，这点你可以放心。”李百灵道：“据说后起的两凶，对于血尸将会二度出世的传说，也十分忌惮和敌视。尤其是金翅膀彭翼这个凶人，由于武功方面与血尸天性相克，难以并存于世。最起码他就没有跟血尸联盟的可能。”

盖仙既讶且佩，道：“这是极秘密的秘密，李仙子居然知道，实是教人难以置信。据说血尸已经练成借体还魂的大神通，故此百年后今天的血尸，躯体可能已换了几个，但魂魄元神仍然是以前那个血尸席荒。”

人人都悚然颌首，没有驳斥或异议。

借体还魂之说，今世之人很多会认为荒诞不经。

可是由于迄未能证实必无灵魂，所以亦不妨采取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态度。而在往昔的日子，人们反而很少相信没有灵魂之说。

因此血尸借体复活的传言，大家都只有恐惧，简直没有人想借体还魂是否真有其事这一点。

“那么血尸究竟杀得死杀不死呢？”小关不禁惴然，连忙追问：“假如是杀不死的，武功有何用处？”

“老夫也不知道。”盖仙很坦白地说。

不过这一来使小关更担心了。

温自耕一面敲掉烟灰，一面道：“小关兄的顾虑大是有理，所以第一步不妨让我们这一群老骨头先去试试，若是看得出血尸竟是杀不死的，你们赶紧远走高飞。”

在座没有会认为温自耕的话是有意讽刺或激将，他的声音和表情，绝不会令人误会。

李百灵重声道：“这一点我倒是恰好知道，血尸席荒能不能借体复活，姑且不论，但杀得死是可以肯定的。据我所知，天下有两种神功和三件兵器可以杀得死他，神功之一是阿修罗大能力，兵器之一是天铸剑。”

这两种条件恰恰集中于小关一人身上，莫非真是天意？

小关向来是胆大妄为之辈。

一听自己恰能克制住血尸，也不深想其中有没有别的问题。

例如他的阿修罗大能力够不够火候？他的天铸剑刺得着刺不着血尸？这些他全都不管。

却立刻眉开眼笑，胸膛一挺，道：“那好办，这个差使我接下啦！”

终年不见天日的地方，气氛免不了阴森森，空气带点潮湿味道，再加上幽暗的灯火，幢幢黑影，可就不由得不泛起恐怖之感了。

血尸席荒披头散发，颈间紧系着一条红色丝巾，身上衣裤鞋袜全是黑色。他身材高大，由于他出现时永远背着灯光，所以任何人都看不见他的面孔。

至于他的面孔是俊是丑，有没有表情，都不怎么重要了。

因为凡是他的出现之处，都是那么阴暗诡异，已经足够形成沉重恐怖的气氛场面。

他的手下有男有女，都穿上黑衣，面色苍白得没有活人味道。

这一点除了极少见到天日之外，最重要的因素是他们所修习的邪异内功所致。

他们的邪异功夫越是练得好，人也越变得冷酷残忍。

事实上不只是血尸席荒这一门邪功会令修习者发生这等可怕变化，别的家派的诡邪武功，也一样会改变气质，使人产生一百八十度的剧烈变化。

蓝黑色茶几上那盆人血，还是温热的。

血尸席荒俯身望住血盆，口中发出喃喃不明内容的声音，听起来很像在念诵邪咒，但也可能是运功练气的声音。

稍后，那盆人血由当中突起一点，好像有一股力量在吸吮，这乳头般的一点，倏地向上直冒，转眼化为一道细细血柱，疾射血尸口中。

血尸席荒端坐如磐石，良久，口中又发出喃喃咒语，过了好一会儿才停止。

他的眼睛睁开，在黑暗中绿光荧荧。

阵阵阴风无声无息四下弥漫卷拂。

“你们都可以放松休息啦。”

他的声音甚是温和慈祥，与此地的阴森诡异极不相称。

他背后就是墙壁，作半月形，两端各个向外突出两丈余。

他们每人相距八尺，封住这半月形墙壁入口，好像弓上的弦一样。

但还不止这样，他们后面五六尺之外，另有两个红衣人趺坐于他们空隙当中，使这道封锁线既立体而又更严密。

在幽暗灯光下，血尸席荒看得见这五个护法门人背部忽然松弛的动作姿势。

任何人想趁他练功紧要关头，利用他有那么一阵子不能言动而突袭行刺的话，首先通过弯弯曲曲岔岔很多，而又极之黑暗的墓道。

其次，必须能够一举破去这一座由三男二女组成的五鬼魂封锁线，才得以把握稍纵即逝的时机，迫近血尸席荒身边予以刺杀。

“咱们先聊聊。”血尸席荒说。

那两个穿红衣服的女鬼，首先回转身面对着他，其余三个黑衣男鬼，亦相继转过身子。

他们的面孔都瞧不清楚，那是由于一来光线幽暗，二来每张面孔上总有三两绺长发垂覆，遮掩了一部份五官。

血尸席荒本人亦是如此。

“现在离传说中咱二度出世的日子，只有二十余天。”

他温和慈祥声音，在巨大秘室内回响，甚是悦耳：“外面有些什么风声？”

有没有什么门派或奇人异士采取行动？”

左边红衣女鬼应道：“武林中人，除了咱们老家附近千里之内，那些有头有脸的人，都好像有警觉戒备之外，稍远地方的，便全都一如平常。”

她的声音居然很娇嫩很好听，苦是叫男人猜测，一定不会猜她超过二十。

但其实她已经三十三岁，单是在大别山古墓内练功，已经超过十五年。

她目下是血尸座下五鬼之首，姓崔名如烟，很雅致的名字，而人也长得杏眼桃腮，肤色如玉，体态窈窕、举止婀娜。

以她的容貌谈吐，在她看来不到二十岁的年龄，男人面对着她，色授魂与之际，假如猛可知道她纤纤玉手，已经冷酷地杀死剖宰过一百二十条人命以上，保险立刻魂飞魄散如坠冰窖。

任何色胆包天的人，也决难例外。

崔如烟十五年前，由于某一因缘进入古墓，被血尸席荒收录为门下，那时在她上面还有七个先进同门。

但今天，那些同门没有一个不是被血尸席荒在猜疑之下，在一时之忿的冲动下亲手杀死。

所以她变成了数十门下的首席。

至于其余四人，也是核心中坚份子。

入门时间都不比崔如烟短，但由于机缘以及本身资质，以至于补入这核心组织的时日还比崔如烟为晚。

其中年纪最大的辛海客，盘坐着，上身向前俯伏行礼，道：“启禀墓主，铁翼帮的中上级精锐铁翼七烈预定十日内返巢，因此墓主专用的法物大概不虞缺乏。另外霍山杨家以最秘密传出方式向墓主报告，在神兵谱名列第七的天铸剑，不知如何落在一个二十余岁的小伙子手中，此人身法及武功未详，人人叫他小关，只知颇精剑术，连一阳会的横波哀鸿杨炎，亦被他以剑法及诡计双管齐下，惨败而遁。”

“哦，是个小伙子？居然能击败杨炎？”血尸席荒寻思一下：“杨炎虽然娘娘腔是一大弱点，但在一阳会，据说他武功仅次于左供奉马雷的冰刀，小关不论用什么方法，只要能赢得杨炎，便已是当今高手了。”

另一个红衣女鬼董秀姑声音枯涩冷酷，跟崔如烟的圆润娇脆简直是南北极之比。

她说：“墓主，一阳会会主破天关石廷东深藏不露，属下对此人更感忌惮。”

“不必过虑。”血尸席荒道：“石廷东是由日童升为帮主，那只是会规，并不是他武功过人。他除非找到拜月教的月女两人同修合参十年以上，又能突破重重难关，否则，他肯定连左右供奉都不如。”

五鬼显然对墓主的话深信不疑，所以立刻放开这个话题。

一个名叫秦森的黑衣男鬼道：“玄剑庄庄主朱伯驹突然出门，而且带走大批高手，使咱们来到此处，白等了几天。关于朱伯驹的行动原因，咱们虽得到秘密报告，可是属下还是不很放心。”

“秦森的看法不能认为过虑。”血尸席荒徐徐说：“但朱伯驹三十多年前有些秘密，别人不知，我却知道，唔，韩玉池，你的看法如何？”

韩玉池入门虽是超过十年以上，但在座却以他最为年轻，大概是二十八九岁，相貌俊秀，谈吐斯文。

除了脸色苍白得过分一点儿之外，别无异处，任谁也想不到他竟会是杀

人无数，日日饮血的血尸门下。

“属下奉命每年花一个月的时间，暗中窥查朱伯驹练功情形，迄今已有五年，以属下想来，朱伯驹纵是世上第一老奸巨猾之人，只怕也不可能把实力隐藏得如此秘密不露。”

“反正你们都记着。”血尸席荒说：“朱伯驹天聪稟赋，大异常人，这一点是我素所深知。我若是你们，十招之内收拾不了他，不走即死，绝不可能出现第三种情况。”

“这老家伙真的这么厉害？”崔如烟问。

“不错，可是不管他多么老谋深算，有两件事他做梦也想不到。”血尸席荒第一次发出恶毒凶戾的冷笑声：“一是咱们现在存身的地方，这是千余年前中原新郑世家王氏的一座古墓。规模虽然稍稍比不上咱们大别山的老巢，却也已天下七大古墓之一，这儿离开封不过百余里，咱们简直等于是藏在剑庄卧榻之侧。”

他停歇一下，又道：“另一点他永远想不到的，就是我。三十余年来，他竭智殚虑对付一个仇人，至今他还未查出仇人下落，但我却已潜隐他肘腋间，嘿，嘿……”

从他的话中，谁也听不出究竟血尸是否就是朱伯驹的仇人？

同时谁也不敢多问。

朱伯驹放眼四望，满意颌首，道：“的确是放手拼搏的好地点。”

他大约六十余岁，面色红润有如婴儿，国字脸型，鼻挺口大，长相好生威严。

一条稍见荒芜的黄土路，由山崖间转出来，地势忽然旷朗平坦。

这条路是一条捷径，并非正式官道。

所以在某些时分，行人可说是绝无仅有。

朱伯驹带来八个人。

其中五名壮汉，迅即遵照命令，隐没于来路的山崖树林中内，身法矫健异常。

剩下来三个人，其一便是总管怒龙洪圭，另一则是三名副总管之一的遥望中原毕奇。

还有一个锦衣老人，豹头环眼，手拄一支鸭卵粗的镔铁狮头拐，气度威猛。

此老来头不小，乃是关洛三奇之一的万丈渊仵公昂。

他年纪比朱伯驹还大，态度和称谓却相当恭敬。

“朱公，既然您对这三个年轻男女如此重视，兄弟可也不敢托大，兄弟只想知道他们的深浅虚实，以防万一。”

朱伯驹道：“昂老问得好，这两男一女年纪虽轻，却不可小觑，其中彭家兄妹武功很不错，却还好对付。只有名叫房谦那年轻人，坠泪七刀已有八分火候，实是棘手人物。”

“坠泪七刀？”仵公昂道：“幸好朱公事前指点，不然的话，吃他的亏不是稀奇之事。”

朱伯驹道：“有昂老出手，小房非垮不可。不过，愚意希望如此这般，务请昂老到时依计行事。”

彭一行手搭凉篷，向前遥望，道：“噫，有四个人站在大路上，好像等人。”

彭香君道：“我认出其中一个是玄剑庄的毕奇。”

“我还认出另一个人。”彭一行说，声音透出紧张：“是玄剑庄庄主朱伯驹，我偷看过他练功，所以认得。”

“我们怎么办？”彭香君花容微变苍白。

她未出门之前，自恃身手眼空四海，不甚把天下英雄放在眼中，但自从黄山之行，才知道天外有天，也才体会出入在江湖，性命真是危如累卵。

何况还有无数不明不白的恩怨。

“我们回头逃走来得及么？”

“来不及。”房谦这个不大开口的人说：“有四五个人已截住我们的回头路。”

“逃走也不是办法。”彭一行说：“不如趁这机会，向朱伯伯当面解释，希望虽然不大，但至少也算是一个机会。”

于是他们三人继续策马行去，眨眼已来到三丈之内，便先后甩蹬下马。

彭一行将马缰交给房谦，独自上前七八步，拱手道：“在下彭一行，见过诸位前辈。”

朱伯驹颌首道：“你这孩子不错，老夫很不想伤害你和令妹他们。不过，老大想做之事，你们一定不赞成，所以……”

彭一行道：“前辈何不先把您的想法示知？”

“行，老夫要你们三人束手就缚。待老夫细加查证一些事情，假如你们全无牵涉，老夫便郑重道歉，亲自送你们出庄。”

他究竟要查证什么事，并未说明。

而且束手就缚的话，岂不是连丝毫反抗机会都没有了。

彭一行面现难色，道：“这个……这个……”

朱伯驹道：“你瞧，咱们一定谈不拢，所以何不干脆见个真章？这样好不好？老夫一个人，你兄妹联剑，咱们以十招为限，若是不分胜负，老夫立刻罢手。”

彭一行心中暗暗大喜，应道：“在下兄妹技艺低微，自是不堪前辈一击，不过既然前辈坚持此意，在下兄妹遵命就是。”

他们的对话，人人听见。

以玄剑庄庄主朱伯驹的身份，一言九鼎，实在没有什么不可相信的。

彭香君飞跃上前，和哥哥并肩而立。

朱伯驹道：“有什么话都等十招之后再说，老夫只保证一事，那就是你们若是不幸失手落败，决计不会有伤亡惨事发生，两位请。”

他可也全无轻视对方之意，锵一声先行掣出长剑，摆开门户。

他的剑不但鞘是黑色，连剑刃也是暗哑无光，近乎黝黑色，显然这一把真的是神兵谱上名列第十六的玄精剑。

彭家兄妹一齐击出长剑。

这时连房谦也一点儿不担心，因为既然他们兄妹即使落败，亦无性命之忧，而以他们兄妹双剑联手之威，大概天下很难有人能在十招之内取胜的。

朱伯驹道：“老夫的第一招有个噜哩噜苏的名称，称为七魄即今如轮转，欲追前事已冥蒙。这是敝庄秘传剑法冥王七式其中一式，将有七剑分从不同方位角度向你们进攻，两位请小心了……”

他手中长剑向外一翻，就那么奇怪，刹那间竟然使人有风翻云涌，天晦地暗的可怕感觉。

剑光闪划掣动时，宛如银蛇乍现飞舞。

房谦虽然不得不敬佩朱伯驹的剑，的确是世上极可怕难抵挡的兵刃，但看来彭家兄妹还可以防守得住，所以放心地透一口大气。

但一眨眼间，他便发觉不应该放心得太早，问题倒不是出在彭家兄妹身上，而是他自己情形很不妙。

敢情那万丈渊仵公昂、怒龙洪圭、遥望中原毕奇三个人，已作品字形包围着他。

这三人无一不是当代武林中的有名高手，随便挑一个出来对垒，房谦就算终于获胜，恐怕也至少要拼掉自己大半条性命。

而现在这三人一齐出手，情况自是更不容乐观。

房谦方自心念电转，一道长大拐影挟着洪洪劲风已迎面砸到，另外，身后两侧亦有森寒剑气袭体。

他们来势汹汹，一言未发便合力出手施为。

房谦一跃两丈，从仵公昂头顶飞过。

两支长剑如影随形凌空追刺，房谦提气再向前一冲丈许，但怒龙洪圭的剑尖仍然距房谦身体只有寸许，毕奇的剑却已坠后了尺许。

洪圭犹有余力，剑尖忽然抬高一点。

房谦身形骤缓之际，哧地刺入他左后背胛骨的天宗穴，同时剑光一闪，毕奇的长剑也刺中了房谦右腿后面的殷门穴。

房谦摔在地上，打个滚之后，便躺着不动。

那边的战况本来也很热闹，那朱伯驹一柄玄精剑，硬是把彭家兄妹迫得团团乱转。

房谦一倒，朱伯驹蓦然跃开丈许。

“还有三招。”他朗声说：“不过，你们看看这情形，咱们还要不要再打下去？”

彭家兄妹转眼看见房谦躺在地上，都为之魂飞魄散。

彭香君急得尖声大叫：“房大哥，房大哥，你怎么啦？”

叫声中她已经作势欲跃，那是要跃过去瞧瞧房谦的生死。

可是朱伯驹已早了那么一点儿，作出要向彭一行出手的姿势，马上迫使彭香君抑制跃去的冲动。

“他已经躺下啦。”是毕奇回答：“彭姑娘你难道没有看见？”

彭一行胸中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刻挥剑拼个你死我活。

不过，他为人一向修养很好，即使已决定以一死酬报老友，却仍不匆忙鲁莽：“毕前辈，敝友是死是活，仍望见告。”

朱伯驹抬手阻止别人发言，问道：“他死便如何？活便如何？”

彭一行踌躇一下，才道：“不敢相瞒各位，倘若敝友不幸战死，在下誓必舍命一拼，若然未死，则上药包扎自是当务之急。”

朱伯驹得意地笑一下，随即向洪圭比个手势。

洪圭脚尖一挑，房谦哼一声坐起身，但洪圭随手一指戳中他穴道，房谦又躺下了。

彭香君又惊又怒，说：“你们打算把他怎样？”

“那要看贤兄妹的表现了，你们跺脚一走，未必闯得过我的天罗地网，若是负隅顽抗，令友将会为你们的固执自私而遭受加倍的凌辱。”朱伯驹说。

“在老夫这一方面，为了达到一定生擒你们兄妹的目的，首先要除去的

障碍无疑便是小房，他的坠泪七刀虽是火候功力未足，但拼掉一两个敌手的实力还是有的，何况若是拿下了他，你们也等于落在我网中。所以我调遣三名高手对付他，拼斗过程每一步都骤都细心算过，同时老夫负责这边情势，令致他不能产生最强大斗志。”他说得轻松，其实这种斗智斗力，连心理状态的变化都计算在内的高明手段，彭氏兄妹和房谦都不禁为之目瞪口呆。甚至可以说，他们这一趟惨遭生擒活捉之辱败，竟是输得心服口服。

第十章 血尸现

那个男孩有一头乌亮的头发，大约是十八九岁，五官还算端正，没有丝毫风霜的痕迹。

他笑着冲入自己房间，掏出刚刚赢来的一两三钱银子，笑容可掬地塞入一个小皮袋内，然后把小皮袋挂在床板下一个钩子上。

一两多银子在成人世界不算什么，但在他这种年纪，已经可以约一个女孩，在庄内或邻近城镇吃喝游逛好多次，这叫他焉得不喜？

但那对绿荧荧的眼睛，却漠然地一点都不感得到这个少年的心情。

绿眼向少年移近，这少年只是一顿上佳美餐。

他的鲜血是甘泉中的甘泉，也是维持力量的泉源。

少年全然不知道背后多出一个不属于他的黑影，他小心地把小皮袋挂好，这个秘密处所，任何人休想发现。

这个年轻力壮，刚刚长成的小伙子，身上的鲜血无疑美味无比。

而现在，一伸手就可以攫于掌握，饱啖一顿。

可是不行，绿眼睛眨动几下，无声无息地冉冉飘退，一闪不见。

与此同时，玄剑庄还有三男二女，都是十七八岁，被绿眼睛看见和迫近，每一个全都没有觉察。

尤其是那些男孩子，刚才手风不顺，输了不少钱，心下甚是懊恼，耳目比平时更不灵敏。每个人的命运都有差别，其中一个少女把灯火压暗，心里想着明儿可不能忘记那些绣样送还给翠喜姐。

一面卸下外衣，露出两只雪藕似的玉臂和一截粉颈。

绿眼睛似乎被那白晰充满弹性的肌肤所刺激，光芒骤盛。

天气还不甚凉快，所以她没有立刻上床收藏起肉体，却拿起一把扇子，连扇凉边想。

念头从刺绣女红一跳跳到庄主的命令，那是半个月前颁布的。

命令规定全庄两百多户，凡是年纪在十五至二十之间的男女青年，一律编排班次，日夜轮流驻守在七七四十九间独立的房子内。

这四十九间小屋，环绕整个玄剑庄，但却是在第二层。

换言之，最外一层，还有流动巡逻的庄丁。

而任何人若要进入庄内，闯过第一层的巡庄警卫，便须经过这四十九幢小屋的圈子，才可以抵达庄内中心区域。

不过若是真有敌人渗入，其实大可不必入屋。

所以这一层防线，给年轻人磨练的作用，大过真正防御仇敌。

玄剑庄每年都这样动员年轻人达三四次之多，故此轮值的四十九名男男女女其实都没有什么特别想法。

这一个少女只不过偶然想起，觉得很有趣。

至少轮值的时间内，不必被母亲唠叨，也不必做那每天千篇一律的家务。

所以她微笑之余，还有点遗憾轮值的时间只有一天一夜，实在太短促了一些。

她不知何故，心中一阵寒悸，忽然回头望去。

一对绿荧荧的眼睛离她只有三尺，老天爷，那是什么东西。

因此，当她嗅到一阵血腥味时，虽然叫不出声并且同时失去知觉，可是她摔跤的姿势却是十足合乎规定的要求。

这对绿眼睛是秦森的，他面孔和全身都用黑罩黑袍包裹住，只露出一对眼睛。

但在黑头罩后面，他实在已掀唇露齿，馋涎欲滴出来。

他的牙齿已快要碰到那少女颈上的动脉，只要一咬破，美味的血液就会涌入口中。

但秦森在极度诱惑中，仍然挣脱出来。

他的头部一下子离开了那少女，而食指却轻轻捺住她顶门，一丝阴寒之气从指尖射入她脑中，随即收回手指，一晃身便没入屋外黑暗中。

玄剑庄全无异样，血尸席荒眺望好一阵子，发出一声满意冷笑。

“嘿，嘿，朱伯驹，你自从三十多岁开始，至今已经风光了三十多年，任你狡疑如狐，智谋过人，也断断想不到今晚我忽然来访。”

像一阵难以察觉的阴风，血尸席荒已出现在朱伯驹房门外。

房内没有鼾声，连呼吸声都没有。

血尸席荒平生第一次感到惊疑而犹豫。

那朱伯驹怎可能在睡着之后，连呼吸声都没有？

假如他睡觉时也如龟息全无声响，则他功力之高，恐怕当今之世已难有敌手了。

那道房门，在席荒来说，等于没有一般。

他一抬手，门内所有门闩都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弄开了，两扇木门无声无息地打开，宽大的卧室内，灯光柔和。

靠最里面墙壁一张大床，罗帐深重。

不过，床前地上的鞋履，以及不远处椅背上搭着的一些衣服，已显示床上有人睡卧。

血尸席荒也是年老成精的人物，远远一挥手，阴风过处，罗帐便向两边掀起。

床上被褥凌乱，显然有人躺过。

但人呢？何以床上杳无人影？

血尸席荒绿睛转动，上上下下打量一阵，旋即有如鬼魅般忽然消失无踪。

在东侧的另一座房子，后宅的左首上房内，灯火忽然一暗，复明时两灯焰稍稍变了颜色。

使房内的一切物事，包托活人在内，似乎都带着淡绿色。

房内的活人就是朱伯驹二少爷朱麟，此人本是大少爷朱麒，是李百灵的丈夫。

但由于朱伯驹要利用南昌清风堡的力量，便把白痴的二少爷变为大少爷了，此刻他和妻子宋氏正在谈论一些似乎相当重要之事，故此夜深犹未就寝。

他们忽然看见对方的脸孔都添加上一层淡绿色，各自大为惊讶。

朱麟回头四顾，立即发现房门口一道黑色人物，在灯光下朦朦胧胧，似有似无。

不过，这道黑影有一对绿荧的眼睛，在恐怖中却又肯定了这鬼物或妖物的存在。

朱麒骇一大跳，假如不是因为妻子就在旁边，同时又有三个儿子在隔壁房间的话，他一定尽可能逃走，有多么快就跑那么快。

然而妻子儿子，唉……

在边墙上交叉挂着两口长剑，朱麒本能地一跃丈许，抄剑在手，其中一

把掷给宋氏，喝道：“红妹接住！”

房门那魅影任得朱麒跃去摘剑，直到他扔剑给宋氏时，才冷哼一声，袍袖忽然无风自动，飘飘飞扬起来。

却见那剑在半途蓦地跌坠，如受墙隔。

那一声冷哼甚是干涩难听，而且好像锥子般刺耳生疼。

这一手气功已达凝声化劲境界，朱麒虽是震惊于对方武功之高，但却又因为确知对方是人而不是鬼，另一种惊惧消失，从而晓得应该如何应付。他健腕一振，剑刃出匣。

人随剑走，迅即切人对方与妻子之间。

宋氏惶然惊叫声中起身急退，撞翻了两张椅子，才退到床边。

急急探手入帐，似是想另找什么东西作为武器。

朱麒沉声问：“来者何人？”那魅影袍袖一拂，面孔忽然变得清楚许多。

只见此人长发披垂，有数绺覆盖于面，所以只能瞧出大略形象。

此人约莫四十左右的中年人，面色苍白如纸，一身黑衣，左胸上有个巴掌大的血红印迹，像双叠心形。

“辛海客，但只怕你没听过这名字。”

“那黑衣垂发的人说，声音越听越刺耳可怕：“你是朱大少爷朱麒对不对？”

“我是。”朱麒忽然镇定下来。

他知道妻子宋氏现在已经可以发动三种埋伏和四种特别暗器。例如那两张被她撞翻的椅子，其实就是其中一种会爆炸有烈火的埋伏。

当初他父亲朱伯驹设下这些埋伏，以及全用弹簧发射的暗器。

由于十分难以纯熟控制，后来又怕孩子们误触丧生，他两口子暗中可着实埋怨过老爷子。

但现在看来，他老人家实非过虑，果然有这么一天，真是需要这等绝巧的绝毒的埋伏和暗器。

“辛兄大名果然生得很。”

“朱麒道：“只不知道深夜前来，有何见教？”辛海客涩声道：“想向贤伉俪借用五条人命用。”

“借五条人命？这是什么意思？人命岂可出借？何况五条之多？”你最好叫令正别轻举妄动。”

“辛海客说：“因为她若是一发动那些埋伏暗器，我看首先向阎王爷报到的的是你们三位小公子。”

“宋氏全身一震，花容惨白。”

跳落床下，尖声叫道：“你把我儿子们怎么样啦？”

辛海客冷冷道：“你自己有脚，不会过去瞧瞧？”

宋氏果然惊急得向房门奔去，却被一股柔韧力道拦腰阻住，那是朱麒以左手剑鞘伸出，抵消她前冲之势。

他向她使个眼色，沉声叱道：“红妹，孩子们生死有命，咱们岂能顾得许多。”

宋氏本想争辩，幸而她终是武林名门之后，胆识过人，忽然恍悟此刻绝不可过于显露舐犊之情，否则敌人岂不是更加可以提高要挟的价码？

她当下又退回床边，占取有利形势。

“你们三位公子，我已经着人带走。”辛海客说，声音宛如来自地狱：

“你们不妨发动所有埋伏暗器，也可以尽量呼救叫人来帮忙，然后看看下场究竟如何，当然，这是假设你们还活着而言。”

没有三分三，岂敢上梁山？人家若是怕他们拼命，怕他们叫人来援，岂有鼓动他们这样做之理？

况且人家屡次提起埋伏和暗器，这本是极大秘密，但对方既已知道，则施展出来，全无作用是必然的答案。

朱麒额上沁出冷汗，现在他真正体会到恐惧的滋味，敢情跟害怕或骇一大跳全不相同。

“辛老兄，你到底想怎样？”朱麒问。

“辛先生，你把孩子们怎样了？”这是宋氏哀鸣似的声音。

辛海客袍袖一拂，阴风阵阵，挟着似浓还淡的血腥气味，霎时弥漫全房。

“我喜欢喝人血，尤其是童男童女的血。”辛海客说。

朱麒三个孩子最大的不过六七岁，自然是童男无疑。朱麒还好，宋氏已经冷汗直冒，几乎想昏过去。

“但如果你们听话，这世上童男女多得是，你们的三个宝贝我便装作瞧不见。不然的话，世上的童男女便会忽然少起来，而我眼中也就不得看不见你们的儿子啦！”

辛海客掀唇而笑，左边嘴巴没有被头发遮住，故此那只长达寸许的獠牙，在灯下闪耀着令人心惊胆跳的白森森的光芒。

“别伤害孩子们，别伤害他们……”宋氏哀哀求告，还双膝跪下：“您要我们怎样都行，千万别伤害他们……”

朱麒手中之剑也当啷啷掉落在地上，一副失魂落魄的表情，也双膝跪倒。

“你们吞下这药丸，包你一家五口平安强健。”辛海客掌心有两颗朱红色像龙眼般大小的药丸，送到朱麒夫妇面前。

新郑王氏古墓内的密秘室中——

血尸席荒绿睛光芒炽盛，显然是怒气勃勃。

在他面前，屈膝端坐着崔如烟等二女三男五个恶人。

他们都不知道血尸席荒暴怒之故，人人心中惶惊震懔，垂首等候着揭晓那命运之谜底。

过了好一会儿，血尸席荒才道：“没有道理，朱伯驹怎能早一步逃掉？海客，你得手了没有？”辛海客道：“一切都遵照墓主命令办妥。朱麒夫妇已服下血魄丹，并且乖乖随来，现与三名儿子都已押回大别山墓府的奇冤狱中。”“唔，很好。”席荒狞笑道：“其余的人有何遭遇？速速报上。”一时无人做声。这意思是说人人皆依照命令，各守方位，以防朱伯驹突围逃脱。只有秦森迟疑一下，才道：“属下以九幽寒气变化为大雪山的舌冰指，杀死了一个少女。那是因为她恰好看见属下，不得不杀以灭口。”他声音本已冷涩难听之至，加上越说越见血尸席荒神色不善，心胆摇战，声音便更为刺耳难听了。

“不过，属下敢保证没有惊动任何人，那少女连声音也未出，便已毙命。”

血尸席荒详细反复询问杀人过程。

在秦森而言，此事根本简单得要命，本是两句话就可以讲完的。偏偏血尸席荒一问再问，又不能不答。

因此最后连那少女的服色，她的眼神，她全身任何动作，包括摔倒之时在内，巨细靡遗，一一详述。

席荒道：“问题一定出在这少女身上。”

他接着又道：“第一点，朱伯驹为何以这些年轻男女把守第二圈防线？这些小家伙既不堪一击，又并非结队巡逻，这道防线有何用处？”

众人沉默无声。

过一会儿崔如烟才小心翼翼道：“莫非是为我们而设？”

“不错。”席荒点头：“除了本门之外，天下还有哪一家派，会被这些年轻男女阻挡得住的。本门之人却一定会受到这些青春新鲜人血的诱惑，而这诱惑就是一种障碍。朱伯驹这道防线真是高明，真是高明。”

他眼中绿光闪烁，话声一歇，接着便有阵阵低低的凄厉的尖啸声，从四面八方的黑暗中传来。

秦森全身索索乱抖。

因为他知道此是席荒出手杀人时的“血海黑风”啸声。

不过凄厉尖啸忽强忽弱，那是席荒还在考虑之故。目前得力门人不多，少了一个，实力就减少一分。

崔如烟道：“墓主，秦森的过失，在于朱伯驹是极之老谋深算。属下斗胆，请求墓主准许秦森戴罪立功。”

凄厉尖啸忽然停止，人人都透一口大气。

“我早说过，朱伯驹十分厉害。”席荒道：“他居然连我都早有防范，平情而论，实是怪秦森不得。幸而我也有连环妙着，他儿子、媳妇、孙子五口都在我手中，看他还能有什么戏唱。”

远在五丈外的屋角，有个小小银铃，忽然振动发出悦耳声音。

韩玉池匆匆出去，不久回来，屈膝回席。

他躬身行礼，道：“启禀墓主，那拥有天铸剑的小关，已经在舒城出现，同行的还有那个骑白驴子，穿白衣服，老是面纱遮脸的雪羽仙子李百灵。他们好像要前赴霍山，万一霍山杨家泄漏了什么风声的话，他们很快就会找到大别山来了。”

那鼻高眼陷枯干如竹的董秀姑，冷冷道：“哼，小关难道敢向本门挑衅？他小子有几条性命？”

“但如果他们前赴霍山，由于霍山杨家已经被本门控制，反而不得不防。”辛海客道：“小关目前虽然声名未著，但以他击败杨炎这等功力而论，只怕当今天下年轻一辈之中，他可算是第一高手了。”

“朱伯驹是第一目标。”席荒一开声，人人都俯首恭聆。“但小关、李百灵这一路人马，亦不能忽视。”

他沉吟一下，又道：“好，崔如烟、韩玉池，你们负责小关这一路，用任何手段都行。我只要求胜利，你们可明白我意思？”

崔韩二人齐齐弯腰俯身，恭声应道：“属下明白。”

胜利是结果，是目的。血尸席荒以惊世骇俗的武功，为人行事却是但求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这种恶魔，其难惹难斗的程度，可想而知。

在小关眼中，李百灵此女古怪之多，实有层出不穷之势。

而且，往往一些平凡而又正常之事，到了她手中，居然会发生质或量的变化。因此，单纯的会变成复杂，复杂的会更复杂。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复杂头痛之事，到了李百灵脑子或嘴巴里，忽然就变得有如初生婴儿那么单纯甚至可爱。小关自是不至于无聊得乱发感慨。

他此刻手中拿着一封信，是李百灵给他的。

这封信可弄得他昏头转向！

因为第一点，既然两个人同行同食同宿，有什么话当面一说不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弄到用书信传递消息这么复杂？

第二点，这封信封面上没有字。

不要紧，横竖是她亲手递交的，当然不会弄错对象。可是拆开之后，这信笺上也只字俱无，这就不可等闲视之了。

换言之，一封信这么单纯的事，突然变成十分复杂古怪。

她为什么给人家一封空白的信？

她平日面皮很厚得可以，连身为男人的小关，有时也觉得不大好意思说的话，她都敢说。

然而，如今这封信，她何须借助笔墨？

既然要用笔墨，何以笺上全无字迹？

若是平时，小关把信笺一把揉成一团，丢到水沟里算了，但现在不同，她给他这封信之后，翩然走了。

临走前嘱他到时要打接应。

她走的时候是亥时，已是天乌地黑时分。而现在是子丑之交，夜色更黑更浓。

这时候她还未回来，而他却像傻瓜一样，拿着那张空白信笺，足足看了两个时辰四个钟头，可怜的是还看不出丝毫道理来。

小关心里一急，不由得脏话大减价推出，嘟嘟喃喃骂不住口，但老实说，他心里可真焦虑忧急之极。

他本来以为知道李百灵去什么地方。

直到他拆阅那信，横看竖看都找不到一个字，便突然发现实际上并不知道李百灵到何处去了。

那是因为李百灵走前只告诉他说，她要到一个很神秘的地方，赴一个很神秘的约会。

由于现在他们都换了装束，李百灵扮成富家公子，小关则青衣小帽，扮成随从家仆。

所以，李百灵当时向他眨眨眼睛，小关也就装出很老江湖，很明白事理地点头作会意状。

如果李百灵只去一阵就回来，以小关此人脾性，的确不至于胡思乱想，不管是男女关系也好，凶杀危险也好，他都不会多想的。

但是，李百灵又曾留下一句话，她说：“如果我太晚没有回来，你拆信看看，给我打个接应。”

什么时间才算太晚？

亥时即是现在的晚上九时至十一时。

除了大都市内有醇酒美人的销金窟，或是一掷千金的大赌场等地方，仍然热闹如白天之外，普通人家，亥时未到大部份都就寝休息了。

所以小关本想上床睡一会儿再作打算，却又忽然认为时间已经很晚，便理直气壮地拆信阅看。

上述便是这封令人迷惑的无字密函的大部份过程。

地点则是在岳西县的一家客栈内。

神秘的地方和约会，开什么玩笑？

小关想，心中又生气又担心。他奶奶的什么神秘全都是假的，这封无字之信才真的神秘荒谬。

他把信笺放回封套内，隐隐觉得这封信似乎是李百灵最珍贵的遗物，信上有她的笑貌声音，还有看不见的手泽。

他猝然起身，大步走出房外通天院子。

四下已乌灯黑火，杳无人声。

小关脚尖一弹，丹田方感微热，他的人已像大鸟横空飞出数丈。

不过似他这只大鸟凌飞的速度，却是宛如电光一掣那么快，可不是像惊飞之鸟般有迹可寻。

整座城池好像已没有活人，寂静得可怕，又没有灯火。天上一轮明月洒下柔柔的银光，使人更感凄清。

小关不一会儿工夫，就几乎已踏遍全城。

遗憾的是找不到什么地方可以称得上神秘。

他不知不觉来到西城城墙上，随意向城外张望，但见出城不远地势便渐渐高起，群山叠嶂连绵起伏。

却见偏西北那边大约两三里左右，一座冈陇上，居然有些灯火。

在城内反而见不到灯火，这世界真是大大的反常了。小关一面忖想，一面跃落城下，放步向有灯光处奔去。

顷刻工夫，已来到切近。

但见那冈后面便是一座较为高大的山岭，因此这座冈陇很像是后面山岭挤出来的小瘤一样。

小关记得李百灵给他讲述过，以地理风水眼光来看，这儿大致上就是后面山龙伸延出来的结穴之处。

不过灯光来自冈顶，显然那屋宇并非坐落在穴位上。

盖房子的人一定不懂勘舆之学。小关撇撇嘴角表示鄙视，但天知道他自己也只不过知道一点点皮毛罢了。

冈顶那所房子原来是一座道观，规模不大，门口挂着七个大灯笼，光线充足，所以瞧得出此观粉刷油漆得甚是干净。

观门敞开着，门口当中有张躺椅，坐着一个面色苍白瘦瘦弱弱的男人。

时当深夜，又是在郊外山野中，这人居然不睡觉，还睁大眼睛左顾右盼，难道现在还会有访客或香客？

小关走到他前面，那苍白男人却好像看不见他，既不惊讶他的出现，又连一眼都不望他，眼睛改向天空注视。

但天上除了明月和星星之外，小关跟着他仰头瞧来瞧去，实在看不见有什么别的。

小关却忽然有点兴奋起来。对了，这儿气氛有点不寻常，莫非就是李百灵所说的神秘地方？

但最要紧的是这个家伙别要是神经病正在发作才好。

小关以拇指中指一擦，啪一声脆响。却见那人仍然抬头望天，好像小关的人和弹指声，根本不存在。

这可有点儿麻烦，如果那人有神经病的话。小关又弹一下指，声音更清脆响亮些，谁知对方依然仰头望天如故。

小关摇头，失望地叹口气。

那人却忽然开口说话，反而把小关骇了一跳。

那人眼仍望天，语声清晰的说道：“我眼睛又没有瞎，你那么大的一个人，难道我看不见？”

“但你光是看天。”小关抗议道：“谁知道你有没有看见我？”

“我的眼睛只看银子。”那人伸出一只手，很权威地通知说：“拿来，快点儿。”

小关心中茫然，却又强烈地感到自己已陷入神秘之中。

好在他最有本事应付这等场面。

所以他连想也不必想，立刻伸手入怀，打个哈哈，道：“银子小事情，要多少你讲。还有，给了你我有什么好处？”

那人直到现在才把眼睛移到小关身上。

他对于小关的一身仆人装束，既不讶亦不疑，冷笑反问道：“你难道不是想见雷天眼真人？”

小关忙道：“是呀，谁说不是？”

当然，他根本不知雷天眼真人是何许人？

也不知道为何半夜三更还有人要见他？更不明白的是要见这个道士，居然有门房要收银子，这是什么规矩？

但总之顺着这家伙讹混下去，必定可以探出一些眉目无疑。小关现下采的便是此一策略。

“我要知道好处，老兄。”小关坚持，那只在怀中不肯拔出来。

“你可以见到真人。”

小关面色一沉，冷冷道：“不够。”他的手终于抽出来，捏住一张银票。“一百两，五省通兑。”

那苍白男人眼睛一亮，想了想点头道：“好，拿来，包你物有所值。”

小关充起光棍来，功夫比一般人精深得多。

当下毫不迟疑把银票递去，等对方瞧清楚，才道：“你的货最好值得这么多，不然的话，嘿……嘿……”

那苍白男人压低声音，道：“里面已经有三位客人，一位是少林寺的不败头陀，一位来自京师的张天牧大人，一位是卢州小荷花姑娘。啧，啧……”

他话声顿住，吞口口涎。

单看他表情，便可猜知那小荷花必定十分冶艳迷人。

而一个女人抛头露面出来，名字又叫做小荷花，显然必是风月场中的娇娃。

苍白男人又道：“你从大门进去，当中的殿堂不必管，殿外两侧都有廊屋，现在剩下左边第一间是空的。你进去等候，我会送壶热茶给你，到时候雷天眼真人自会传召你见面。对了，你贵姓大名，你叫我阿雷就行，我是雷天眼真人的亲侄子。”

“我叫小关。我且进去瞧瞧，哼，也许不值这么多银子。”

阿雷苍白脸上，泛起奸狡笑容，道：“你先瞧瞧，若是不值再说。”

小关大步走入观内，隔着有花有草的露天院子一瞧，当中神殿灯火还算明亮，有个穿短打佩刀汉子，正在殿内踱步。

小关马上回身出观，只见阿雷正动手卸下灯笼，一一弄熄，眨眼间，观门口只剩下一盏灯笼。

小关尚未开口，忽听强劲衣袂掠风之声，接着蓦然两道人影横空掠至。

这两人身在空中以及在黑暗中飞掠之际，小关一瞥之下，竟已瞧清楚是

两个中年人，一个肥大，一个瘦小，面貌都丑陋凶恶。

他们身上银白色的衣服，在月光下分外抢眼。

阿雷明明看见天上两个人掉下来站在他跟前，却连眼皮子也不撩不抬。

肥大的白衣人声如洪钟，道：“喂，你收起灯笼，是什么意思？”

他声势骇人，实是不同凡响。

阿雷可也不敢过度作状，抬眼淡淡道：“关门。”

肥大白衣怒哼一声，有如狮吼。

但旁边的瘦小白衣人已接口问下去：“你能不能特别为我们向雷真人通报一声？”语声冰冷严峻。

阿雷苍白脸上闪过答容，道：“或者可以吧，你们是谁？”

矮瘦白衣人道：“你告诉雷真人，拘星赵、禁日李求见。”

“拘星赵、禁日李？啊，是威镇滇桂的长胜府左右二使？”阿雷居然考究得出这两人来历。

但他口气中却并不怎么尊重。

他接着又道：“你们两位来迟一步，只好等到下月初了。好在雷天眼真人每月朔望之夜，都开观一次，你们等半个月就见得到他了。”

肥大白衣人便是禁日李。

他勃然而怒，声响如雷：“什么？你敢不通报？”

阿雷以食指按唇，作个噤声手势。

嘘一声，他道：“别叫嚷，少林不败头陀若是来迟一步，也和你们一样要等到下月初。还有那什么大力神张天牧大人亦不能例外。但人家打从太阳未下山，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你们两位实在是慢了一步

那拘星赵、禁日李好像食道忽然塞了一个馒头，顿时哽塞不通。少林寺的不败头陀，黄河两岸千里地硬功无双的大力神张天牧，竟也得老早赶来乖乖轮候。

他们虽然也是当代凶星恶人，可是终究也凶恶不过上述那两人呀！

阿雷接着又道：“两位最好现下打定主意，如果下月初正要来，先挂号订位便万无一失了。”

拘星赵冷冷道：“怎样一个挂号订位法？”

“容易之至，先付一点儿挂号费就行。”

“好，要多少钱？”拘星赵问。

“这个倒是没有规定，假如生意好，很多人要请雷真人的天眼鉴定，这挂号费自然就不是一二十两银子定得下来的。”

胆大气盛的禁日李明知阿雷用的是讹诈手法，不禁愤然怒哼一声。

但拘星赵已道：“行，挂号订金五十两。”

手扬处，一张银票飘入阿雷怀中。

双方相距丈许，那银票也飘飞得不快，但到了阿雷怀中，却忽然暗劲汹涌爆发。阿雷连退三步，几乎仰天跌一大跤。

转眼间那拘星赵、禁日李二人消失于黑夜中。

小关踱出来嘻嘻一笑，道：“阿雷，我现在才知道你面色为何那么苍白，身体为何那么虚弱！”

“为什么？”阿雷忙问。

他的确觉得身体不大妥当，有时无端端会冷，有时无端端会发烧。总之，十几年来身体没有一天好过。

“拿来。”小关伸手摊开大手掌：“我看见银子，头脑才会灵光。特别是你这种怪症，银子少一点儿马上就不灵。”阿雷考虑一下，冷笑道：“去你的，想唬我可没有这么容易。”

凭良心说小关的确是唬他，存心讹回一点儿银子。

但外表还须作状一下才行。

当下故作神秘地笑笑，又耸耸肩，道：“好吧，以后再说。但将来我就不这么容易了。”

“哦，对了。”小关又道：“人人都要请雷真人鉴定，当然都很相信他。但万一有些人不相信，便又如何？”

“哼！好笑！信不信是你自己的事，反正雷真人既不要钱，又不要礼物。他照他所知作出鉴定。是真的宝贝他就说是真的，假的也直说，谁怪得他？了不起我把门房红包还给人家……”

原来这雷天眼真人，是专门鉴定珍玩宝贝的名家。

直到现在，小关才总算弄明白了。

但他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珍物，那天铸剑本可算是珍奇之物，然而目下却不在身边。

那是因为李百灵出的主意，她叫飞凤扮成她自己样子，连小白都给她骑用。

而那漂亮小伙子阿庭，已算是小关的仆从，则假扮小关，另走一路，以便吸引武林中一些有心人的注意力。

因而天铸剑便让阿庭拿着。

除了天铸剑，小关拿什么东西叫雷天眼鉴定？

身无长物本是形容很穷的人。

小关目前囊中有银两，还不算太穷。但却又是两手空空，没有什么珍贵之物随身，故此也可称之为身无长物了。但这问题还不急。小关想知道的是神殿内那佩刀汉子，此人眉宇深峻，气度坚凝，显然是极有头脑极有决断之人。他是谁？

阿雷道：“他不是张天牧大人。”

他挤出轻鄙的笑容，接着道：“简直相差了十万八千级。他只是安庆府的捕快班头，姓宫名道。这家伙武功粗浅，运气不怎么好，几个月前背上一件大血案。那安庆的百年老字号平安老押店，内内外外死了十一条人命，库房最珍贵的古玩珠宝全部不见，这案子已落在他身上，非破不可，否则的话，哼……”

小关自是知道公门捕快必须硬性负责的苦处。

不过有时想起那些捕快们欺凌良民，栽赃玩法，只求自己升官进宝，不理别人死活，则见到他们破不了案而屁股开花，又时时忍不住会鼓掌喝彩。

“但这家伙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嘿，他耐心好得很，每个月朔望两夜都来，大概想从雷真人那儿听听口风。我懂得他这一套，假如他能发现赃物，这件大劫杀案，自是不难循出些线索，追查凶犯。”

“这的确是办法之一。”

小关又道：“不过雷天眼真人鉴定的都是天下罕见的奇珍宝物，那安庆府的平安老押，难道也有值得请他鉴定的宝贝不成？”

“当然有啦，据说凡是当押老店，一定有镇库之宝，规模大的老店，只

怕还不止两件呢！连我都听过平安老押有三宗镇库之宝的传说。”

他看来并不打算讲下去，小关深谙请将不如激将的诀窍，当下只侧侧头冷笑一下，表示不大相信之意。

阿雷果然忍不住，道：“告诉你，第一件是一座三尺的翠玉屏风，称为无边春色，那是因为屏上刻有九幅名家手笔的春宫画。第二件是十二面金牌，那是当年秦桧召回岳武穆的火急御旨。第三件是一个红葫芦，据说很坏的酒装在里面，不久便变得很浓冽，还有百花香味，所以叫做百花葫芦。”

“唔，你见识果然相当广博。”小关赞他一句。

之后又用激将法，道：“可惜你不但不知道我要请雷真人鉴定什么东西，大概连不败头陀他们有什么物事也全然不知，嘿，嘿……”

其实天老爷才知道小关有什么物事可以请雷天眼鉴别？

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阿雷撇撇嘴，道：“我怎么知道？不败头陀很穷，只给五钱银子的红包，哼，我可没有那么容易放过他。所以要他拿出东西，等我看过认为有资格，才可以见到雷真人。那张大人和小荷花姑娘出手很阔，所以我没有留难他们。”

他终究没有说出是些什么东西。

小关不免有点儿失望。

当他在房间内坐定，喝着热茶时，忽听磬声连响三下，悠扬悦耳。那磬声来路显然是后殿那边。

小关凝神侧耳一听，居然听见两个人的对答语声。

首先开口的无疑是雷天眼真人。

他说：“道兄枉驾见访，未知有何指教？”

另一个声音却响亮雄壮，道：“老雷，不必文绉绉地浪费时间。但凭良心说，我真想不到十年后的今天，又要来找你。”

雷天眼道：“出家人讲话斯文一点儿，总是好的。”

“好啦，你斯文你的，我反正就是这副德性，般若智慧不落言诠，你再噜嗦，我只好如赵州呵呵大笑而去。”

雷真人道：“拜托你别再弄什么禅机话头，你究竟有什么东西给我看？”

不败头陀道：“有一粒丹药，你听我道来。”

他当下咳嗽一声，清理过喉咙，又道：“一颗丹药，名曰奈何，无缘仙佛，长驻娑婆。”

雷天眼道：“奈何丹？那是西藏密宗老红教的赤松活佛和中土武林第一高手玉武曲吴正，两人合力用了三十年时间，才炼成的一炉灵丹。这已是三百年前的事了。唉！这等盛举，当今之世，焉可再得？焉可再得？”

不败头陀道：“别长嗟短叹好不好？咱们讲正经的，我这颗奈何丹，是西藏密宗龙智呼图克图托我转送给你的，你敢不敢要？”

雷天眼冷笑一声，道：“我一看一闻就知道真假，你可唬不倒我。”

不败头陀道：“呼图克图就是活佛之意，人家身为活佛，哪里还能用假药骗你？这奈何丹是他们传承秘密诸宝之一，保存得极好。”

接着又道：“听说昔年玉武曲吴正，和赤松活佛共炼这一炉灵丹，流传下来，在中土大概已没有了。在西藏还有五颗。对了，顺便问你一声，这奈何丹当真可治任何绝症？当真可使练武或者坐禅之人，立刻增长几十年功力？”

“都是真的。而且还可以延寿。”雷天眼声音极肯定。

他又道：“任何人服了此药，至少可以活两甲子即一百二十岁，此所以命名为奈何丹，即是说阎王爷也对他无可奈何之意。昔年血尸席荒横行天下，尚且千方百计要谋取此丹，由此可见此丹的珍贵。”

“那么你要不要呢？”

“我？让我想想看。唔，这等罕世之宝绝对不易消受，我只怕会拉肚子，弄不好连脑袋也会掉下来……”

“那就算了。”

不败头陀倒是满潇洒满不在乎地道：“我反正把药带到，也把话带到，你要不要与我无干。”

“我不敢要。”雷天眼声音虽然有点儿软化，但仍勉力坚持。

“行，龙智呼图克图在黄石坪等我回话，明儿早上我会跟他碰头。”

“喂，喂，别急着走。”雷天眼声调更软化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管是什么事，听一听只不过浪费一点儿时间而已。何况寿命能延长到一百二十岁，这一宗可却是大事。

不败头陀没有起身，也没有立即回答，只皱起双眉。

这个人由头到脚都没有特点可言，看来年纪大约是三十至五十之间，面貌不漂亮亦不难看，身高和肥瘦都属中等。

一件深灰色衲衣不新不旧。而灰色乃是属于黑与白之间的色调，所以也可称之为不黑不白。

总之，这个人看上去就只是时时可以碰见的，千万个行脚云游头陀的其中之一而已。

此时小关运足了“天视地听”功夫，在十几丈远的屋脊高处掠过，宛如流星摇曳陨逝于太空。

只一霎那，那屋子内两个人的形象已深入眼根而印在心室中。

同时他们的对话，亦被他收摄入耳根，不论是他飞逝如电之时，或是肃坐自己房中之时，一字也不漏失。

这天视和地听之术，乃是极秘密极难练的神功。

世上莫说识得口诀之人甚少，即使得传口诀，也罕得有人能练到这等摄形收声境界。

李百灵因为知道小关这家伙的阿修罗大能力非同小可，必定可以立即成就这种视听神通。

所以，前些日子，她把秘密口诀传授小关时，曾经要他跪着向天发誓，终生不准用这种神通对付她。

现在，小关坐在房内，耳听其声而又如见其人，甚是历历清晰。另一方面，他还可以分心想起李百灵。

啧啧，这个美貌的妖精真不赖！她的古怪多多，虽然使人头痛，但有时候却是极之有趣和极之有用的。

外表上十分平凡的不败头陀，连表情亦那么普通常见。

他像一般人想通了什么似地微笑起来，道：“老雷，你得到的好处很大，但是我呢？”

雷天眼真人相貌清癯，天庭额角宽阔饱满，眼神极是清湛。

他摆动一下手中拂尘，冷笑道：“哼，你这和尚是怎么当的？世俗之人像你这样，我绝不说他，但你，你是什么身分？你怎可起这种贪心？”

不败头陀道：“那暂时算我是世俗之人好了，行不行？”

雷真人为之气结，道：“暂时算你是世俗之人？这种事可以这样变来变去的？”

“我可以，你不行。”不败头陀笑笑：“我修禅修密，有大方便和大自在。我甚至还可以还俗娶妻生子，假如有这必要的话。你呢？你敢不敢娶老婆？”

“真真胡闹，唉，真真胡闹……”雷真人变成唉声叹气了。

但他又稔知这个老相识的为人作风，所以也懒得再讨论这些问题：“好吧，你要什么好处，说！”

“唔，我想想看……”不败头陀侧起头，好像在寻思。

但又让人一看而知是假装的。

过了一会儿，他道：“啊，我想起来了。你的紫府保心锁勉强算得是一件好东西，我……”

“你？不必你啦，咱们没交易。哎，老天爷无量寿佛，当年我怎会把这个秘密告诉你的？我应该把舌头割掉！唉，唉……”

“别看得那么严重好不好？我只不过打算借用一下，最多不过一年半载就还给你。你有一百二十岁寿命，等个一年半载算得什么？”

“吓？只借用一下？”

“真的，我不骗你。而且这物事的功效，只不过可以保住心府灵台的一点光明，不被妖侵，不被魔扰而已。以你的修为，此物已无大用，你吝啬什么？”

“那你要来干吗？”雷天眼真人大表怀疑。

他道：“你禅定之功，早在不知多少年前就已破了重关，这一点可瞒不了我，所以你不必否认。”

“好，我不否认，但你却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这紫府保心锁对我们效益虽是有限，但对那些擅长述心夺志、禁魂制魄等邪功异术的老魔头，却是一大克星，例如血尸席荒，你还记不记得这个名字？”

“我当然记得，血尸席荒那老魔头的千重血雾邪功，除了深具道家玄功或佛家禅定功夫之人，才不会被迷夺心志之外，其余的人，武功再高深精妙，恐怕也过不了他这一关。”

“不只这样。”不败头陀说：“这些魔头们还有不少秘艺邪功，都可以摇魂动魄，使人武功功力大大减弱。此所以我要借你的宝贝用一用。”

“我明白了。”雷天眼真人说：“你打算借来给别人用！不行，此宝若是被那人弄不见了，那时我杀了你也没有用。”

“但一百二十年的寿命，你不考虑考虑？”

“不行，众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

雷天眼真人的声音和表情，都显得坚决万分。

第十一章 雷天眼

这时端坐在房中的小关，心中大叫一声“糟了”！

这一声是为不败头陀而叫的。

那不败头陀看看对方已摆出永不投降屈服的姿态，当下正如小关所料，耸耸肩膀，服输认低。

他道：“龙智道兄只想找回他们红教失落了七百年的一件法器。只要得知此物下落，你就肯定可以活一百二十岁。”

只见雷天眼真人表情面色慢慢冷下来。

直到结了冰，已是冷无可冷，才从牙缝中迸出刺耳声音，道：“那件物事不只是法器那么简单，在咱们中土的神兵谱上，名列第三。”

“对，对。”不败头陀大概面皮极厚，居然对于雷天眼的难看面色难听声音，全然无动于衷。

他道：“神兵谱上称为九骷髅秘音魔叉，在西藏原来的名称，也是一样。”

“嘿，能在神兵谱上列名的兵器，相信你也知道不是等闲之物，何况名列第三！”雷天眼真人道。

不败头陀道：“知道，知道。那支小叉子当然不像普通人家用的菜刀，要不然怎值一百二十年寿命？”

“别提那个，我可以替你鉴定任何奇珍异宝，我甚至可以破例为你离观远出，为你跑千万里。可是，我绝不出卖情报。这是我的原则，一百粒奈何丹也不行。”

不败头陀举起双手作投降状，道：“喂，你在生气的样子很可怕。咱们是老朋友，生意不成仁义在，何必大发雷霆？”

“我怎能不气？”雷天眼真人指指自己鼻尖，道：“你竟然要我出卖情报？你好意思开口？”

“唉，你做人怎可以一成不变？你要知道，开口的人是我，要得到资料的人是龙智，我和他是什么人物什么身分，你难道不知？”

“你们？”

雷天眼真人果然怒气为之一窒，因为这两个人果然不是平常人，更不是武林高手的身分。

他们都是佛门中人，而且是极有名望的大师级人物。

这种人……

不败头陀道：“我们是和尚，跟你老道一样，都不能打诳撒谎，不会为非作歹，你相不相信我们？”

雷天眼声音软弱下来。

但他的软弱，只是屈服于真理，并非为利所诱。他说：“我可以相信你们，但是，你却要我出卖别人？”

“不是出卖。”不败头陀忽然变得十分之严肃庄重。

他说：“龙智说，这件法器重宝，流落在人间只引起杀戮报仇贪夺等罪孽，回到佛门，就不会有恶业了，这是其一。

“其次，他说他必定有最合情最合理的方法求回这件法器，定要在对方心甘情愿的情况下，他才肯收取。

“第三，这件法器对他红教存亡兴衰有很大关系。他意思是说，如果得回这件法器重宝，便可以肯定一些诛魔降伏大法可以修得成就。

“这样，除了外道魔障必能克服击溃之外，在藏土密宗派系的纠纷中，也还能自保。他指的是黄教挤斥太甚，目前红、白、花等宗派，连存在延续下去都成问题。”

“我不管他们派系纷争，我只要知道，他的话可不可信？”

“我来担保，除非你信不过我。”

“唔，你这个和尚虽野，却比世间许多大有盛名的高僧大德可信千万倍。好，我可以提供资料，不过，你要答应我，把奈何丹还给龙智大师。”

他表情声音之坚决，教人一望而知，知而深信。

故不取头陀道：“请讲。”

任何感谢或保证的话、根本不必讲了。

“很凑巧，这九骷髅秘音魔叉居然就在这座小小山城中。不过，我私人认为龙智大师恐怕很难很难求取到手！”

雷天眼真人话声稍顿，摇了摇头加强悲观失败的力量：“人家有财有势，人丁旺盛。世间所希求的东西，都不虞缺乏。而且，人家认为这一切财权福寿，都是依靠仗恃这件传家之宝的神奇力量而得，请问人家怎肯放弃？”

“求得到求不到是他的事，咱们不管。”

“这话也是，好，你告诉龙智大师，本城最富有最有势力的马家，就是他的对象。不过，他最好小心点儿行事。因为马家出了一个人物，我看天下任何人惹上他，便只有两个字可以形容，那便是倒霉两字。”

“这么可怕？他叫什么名字？”

“马如意，这是他小时候在家里的乳名，他是个天阉，长得比美女还漂亮白皙数十倍。直到现在快四十岁的人，据说还是那么姣美艳丽。此人现下住在京师。”

不取头陀皱眉道：“你费了许多唇舌形容马如意的漂亮，有何用意？”

“我给你线索，或者你能联想起某一个人。”

“洒家不作兴注意人家美丑问题，这马如意既然还在京师，更……”不取头陀本来边说边不以为然地直摇头。

但这时忽然露出惊诧之色，话声为之中断一下，才又道：“难道马如意就是皇帝身边的马贵妃？”

雷天眼道：“你猜对了。少林寺果然名不虚传，连这等极之神秘人物的大秘密，居然亦有资料。”

“假如那马贵妃不是掌握了东厂大部分权力，手下有不少能人高手，我少林寺才不管这等闲帐。老实告诉你，京师厂卫两系人马中，都收罗得有少林嫡传弟子。所以我们会有些别人得不到的秘密资料。也正因为如此，这些为官家出力的少林弟子，竟然仍被本门毁为不肖、贪婪等等，不免有点冤枉。”

“咱们言归正传，马如意此人，那龙智大师惹得起惹不起，可当真要掂量一下。现在我还有事情，你如果尚有故人之情，改天来看看我。”

不取头陀微笑一下，道：“你好像忘记了紫府保心锁那回事。”

“到时候再说。”

雷天眼真人怕他一波未平又起，所以声音中稍稍有哀求意味：“等你办妥你的事，我办妥我的，咱们碰个头再仔细研究好不好？”

“好极了。”不取头陀的确感到满意，起身拍拍屁股，又道：“奈何丹还给人家，你事后可不准心痛埋怨。”

情况发展到如今，可就把小关弄糊涂了。他确实弄不清楚究竟是不取头

陀占了上风？抑是雷天眼真的已解决了问题。

第二个走入后殿的是张天牧，此人果然与那捕快头子宫道比较起来，在面貌身材年纪上都大有差别。

这张天牧衣着质料华贵，眉粗面横，身材本来相当高，可是由于十分壮硕，故此看来不过是中等身材而已。

他年约五旬，气势雄猛，走路像螃蟹似的。

不过当他见到雷天眼之时，却表示相当尊敬，远远躬身拱手为礼，接着以宏亮震耳声音报上姓名。

然后又加上仰慕问安的客气话。

雷天眼请他在客位落座。

然后道：“张大人英名远播，贫道也已久仰多年。咱们两不耽误，客气话不必多说。请问张大人有什么宝物，让贫道开开眼界？”

张天牧指指几上的蓝布包袱，道：“真人既然这样吩咐，俺遵命就是。这包袱内一件物事，是京里一个朋友，托俺带来请真人指点的。”

雷天眼拂尘一摆，阻止他拆开包袱的动作，道：“不要急，这包袱内的盒子是木头的钢铁的抑或是石头的？”

装东西的盒子有什么好讲究的？

管它是什么质料，最要紧还是里面装着什么东西。

这时不但张天牧，连小关也这样想。

“是个玉石匣子，很薄，我知道。”张天牧回答。

“唔，很好，一定是蛋黄色的，对不对？”

张天牧颌首时，不觉泛起满面惊讶之色。

“而且除了匣盖这一面之外，其余几面都没有夹缝痕迹。”雷天眼真人徐徐说：“换言之，这个玉盒是用整块玉石凿磨而成的。我猜的可对？”

“对极了。”张天牧不能不服气，连连点头：“敢问真人，莫非你服力，能够洞穿这蓝布包袱？”

雷天眼真人道：“人类的眼力，纵然练到近乎穿云透雾的程度，但仍然连一块轻纱也透不过。那是因为光源光度以及物体相互间距离俱都不同之故。所以如果世上有人告诉你，他眼力能透过这块蓝布，铁定百分之百是谎言。”

这个见解和结论，别人信不信是一回事。

但小关却为之五体投地。因为他以前每天不知多少次运足眼力，想看透李百灵面上那块轻纱，却一直失败。

“现在贫道要说到何以知道包袱内的玉石匣子，竟是蛋黄色而又没有缝痕这一点。那是因为这个茶几，其实是一个精密天平。你把包袱往上一放，我就知道了重量。”

可是重量和蛋黄色以及没有缝痕之间，似乎不能发生关系。

幸而雷天眼真人又解释道：“我一问知匣子是玉石的，立刻从大小和重量方面，推测出这是海南岛毒府符氏世家的万寿匣。

“除此之外，一来用玉石做的匣子，很少有这么大的，二来绝不会这么重，除非是整块实心石头，但你明明又说是匣子。

“三来就算有这样大一个玉匣子，也算不了什么太珍贵之物，岂能劳动张大人的大驾带到这儿来。第四点，匣子拿来拿去移动之时，已显示匣内空无一物。如果匣子本身没有价值，请问张大人你千里迢迢奔波个什么劲儿？”

照他这样一分析，头头是道，好像这答案很理所当然。

其实当然不是。

因为假如雷天眼不是那么渊知博闻，假如他根本不知道海南岛毒府符家有这样一件宝物，则即使他更聪明十倍，也是无用。

“张大人，此匣来历你并非不知，难道你只想掂掂贫道的斤两？”

“不敢，不敢。”张天牧连忙离座躬身行礼：“敝友有个疑问，若蒙真人指示解答，定当竭力酬报此情。”

这张天牧官做得久了，不但会说文绉绉的话，同时话也说得很有体。

不过，小关听了却在心中大叫一声“糟糕”。那是因为小关亲自闻知雷真人拒收奈何丹这回事。

一个人若是连一百二十岁寿命这等价值，也视如无物的话，世上恐怕已找不到更珍贵的东西了。

换言之，雷真人这个老家伙肯定不会为利所诱，所以如果对他提到酬报，简直是跟自己过不去。

果然，雷天眼真人表情声音俱转冷淡。

他道：“张大人请回吧，我既已知道那是海南毒府符氏的万寿匣，不必再看，亦没有什么可以奉告了。”

张天牧还未醒悟自己哪一点得罪对方时，只见雷天眼拂尘轻摆，尘尾飘飞拂去。

几上那个蓝包袱呼一声向门外飞出。张天牧顾不得开口，骇然拧腰急急弹离座位，电急飞射疾追蓝布包袱。

但到底慢了一些，眼看追之不及，好个张天牧虽急不乱，口中厉叱一声，吐气运力，右手五指箕张虚虚抓去。

那蓝布包袱被他五指激射的无形真力扣住，忽然停止在空中。张天牧一掠而至，舒臂伸手稳稳接住。

他含怒回头，杀气腾腾。

却见雷天眼真人面泛冷笑，而且还比他先发言：“怎么啦，张大人敢是打算一拳击毙贫道？那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贫道已经对鉴定宝物此事大感厌烦。我若是死了，你们总不能从阴府把我找回来吧？”

张天牧忽然醒悟，这个老道即使应该死一百次，但绝对不可死在自己手底。否则就等于跟要他鉴定的无数名家高手结下深仇大恨。

此是万万不可为之事。

暂时已无法可想，张天牧愤然一跺脚，大步离去。

第三个跨槛入殿的，是个二十出头的冶艳美女。小关身子掠过夜空，一瞥之下，把她的形象摄入眼底。

到她坐定于灯下时，意识已把眼识送达的资料检定复查了好几遍，也因此吞了好几口唾涎。那冶艳美女身短脚长，隆乳细腰。

光是这等身材，男人已无不叫好。何况她面如瓜子，眼带桃花，肌肤白嫩非常，鼻子极是挺直。

她烟视媚行，未语先笑的风流体态，小关几乎为之流下唾涎。

假如此女出身富豪门第或阀阅世家，身分高不可攀的话，则小关的口水很可能会节省很多。

但她偏偏是人人得而攀折染指的章台之柳，因而更增添魅力，至少心理上没有禁忌和压力，可以恣纵地对她胡乱想一番。

“妾身小荷花，来自卢州，叩见雷真人。”

那美女柳腰一折，便要下拜。

雷天眼真人拂尘抖出一扫！

小荷花被一股大力顶住，拜不下去。

“别多礼，这边有椅子，过来坐。”

雷真人别看道貌岸然，这刻话声却温柔得像春风：“啊，不对，坐到这边来。我老眼昏花，近点儿才瞧得清楚，也好说话……”

小荷花换张椅子，还特意拉近些。

馥郁而又清甜的香气，完全包围住老道人。

而膝盖则可以互相碰触了。雷天眼真人又笑咪咪道：“以你这么年轻漂亮，实在不应该卷入人生的漩涡里。命运真是可怕，对不对？”

“虽然我讲不出你这种话，但意思都懂得。”小荷花说：“我这样说，恐怕会使你相当失望。”

“为什么我要失望呢？”

“我有过很多经验。”小荷花低鬟微笑一下，却大有凄凉寥落之意。

她道：“有些文人雅士，跟我从风月谈到文字，如果他掉句书包或者吟两句诗，而我偏偏茫然不懂，便一定大大失望。也许他们对我期望太高，他们想碰到一个红颜知己，而我偏偏不是……”

雷真人道：“任何人年轻时，都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情怀梦想，连你自己也一样，你何必怪责他们？”

“那么你呢？”小荷花好奇地问：“你到现在还有这等情怀？这种幻想？”

“我只是道士，不是你心目中的人，所以我或者还像年轻一样，仍有憧憬幻想。但也许更为庸俗腐朽，更为浅薄现实。”

老道人温柔地抚摸及轻拍她坚实的大腿，又道：“我可以陪你谈到天亮，假如只谈风月的话。”

小荷花喟然低叹，垂首片刻，才道：“你虽然不年轻，又穿着道装，我仍然当你是男人看待。我见过千万男人，却没有一个比得上你……”

“到底怎么回事？”老道人问，摩娑她大腿的手已收回。“你的肌肉虽然很有弹性和滑腻，可以使男人心跳。但你绝对没有武功，这是我碰你的主要用意。当然，在男人的立场，碰触你乃是很愉快的事。”

他停歇一下，又道：“你有什么宝物要我看看？你可知道，凡是到过我这里的人，都会受到某些人的注意，以致陷入危险中。”

“我的弟弟命在旦夕，为了他，我什么都不怕。”

“但我不是大夫。”雷真人抗议道：“我只会鉴别奇珍异宝，你找错人了。”

“有人告诉我，只要得到一粒奈何丹，我弟弟就可以长命百岁，嗯？”

“话是不错。”

雷天眼心下微愠，怎么这么巧？

不斂头陀有奈何丹，便有求丹之人？

这两拨人其中有没有爪葛牵连？

“但这等仙药灵丹如何找得到？”他问。

小荷花把几上的巨大包袱打开，现出一个三尺许长、尺半阔的楠木匣。匣面上有四个朱色篆字：无边春色。

雷天眼摇头道：“不必打开了。”

小荷花讶道：“你已知道这是什么？”

“我知道，这类东西，我二十年前已不再看了。”

“啊，别这样，别这样冷酷无情好不好？”

小荷花双手搭落他膝盖，轻轻摇晃。这一碰之下，凭她阅人无数的经验，顿时知道这个男人其实一点儿都不老。

他双腿肌肉坚实而不瘦削，弹性比二十多岁的少年还好得多。他绝对不是有心无力的男人。

她道：“你也许不敢看，也许不喜欢看。可是，这座小小的玉屏风，本身就是很值钱的宝物。”

雷天眼真人道：“我知道。”

他的声音柔和，就像世上一切男人面对美女时的声音语调：“我既非不想，亦非不敢，而是不必。况且，当着你这么美丽动人的女孩子面前，看这种当世第一流的春意图，你猜会有什么后果？”

“但你似乎不大喜欢这一类东西。你真的不喜欢？”

“难道我喜欢与否，与你此来的目的有关？”

“是的。”她直率地说，双手仍然轻轻摇晃他双腿：“假如你不喜欢，我怎能换取我想要的东西？”

雷真人叹口气，道：“唉！奈何丹并不属于民间一般的宝物。这种绝世灵药，我连见都没见过。”

“你不必见过。”她的身子向前偎贴，面孔几乎碰到老道人鼻尖。“我只要知道一些消息。例如在什么地方？在什么人手里等等。这座无边春色的玉屏风，还有我，都是你的了。”

老道人趁机嗅吸她玉颊的香气，甚至连嘴也可能已碰触到她的脸蛋。他显然很欢迎这个美女的投怀送抱。

可是他却又好像已忘记了少林不败头陀和西藏密宗红教的龙智活佛。

他遗憾地说：“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奈何丹的下落，唉，真可惜。我这儿从来没有像你这样美丽的女孩子来过。而你以后大概也不会再来了！”

小荷花美眸凝定想了一下，轻叹一声，道：“你似乎真的相当喜欢我，所以，你既然还说是不知道，那一定是真的知道了。”

她站起身，却大有垂头丧气样子，眼睛也透出沉重的悲哀。

雷天眼慢慢垂头，眼光从那张凄迷而冶艳的面庞移开时，可真费了不少气力。这等如是说，如果他移不开的话，大概就会泄露奈何丹的秘密了。

小关听着那小荷花细碎步声，沿着长廊移动，直向他所坐着的房间行来。小荷花当然不是来找他，只不过凑巧是编位于他隔壁房间而已。

而由于她不是不败头陀张天牧这等人物，故此定须在此留宿一宵。

小关忍住偷瞧她一眼的欲望，那是因为他同时还听到雷天眼真人那个做门房的侄子的脚步声。

一忽儿工夫，面色苍白的阿雷推门而入，喘口气才道：“轮到你啦。”

小关既不望他，也不答话，起身行向门口。他这副样子简直把阿雷当作是木头，或者当作是看不见的空气。

阿雷为之一怔，伸手拦他，道：“等一等，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你？”

小关伸手摊掌，手指勾几下。

这是要东西的手势，人人皆懂。

而尤其是最易联想起的，便是要钱。阿雷又怔一下，不知不觉探腰摸出一张银票。

但快要放在小关手掌时，才醒悟过来，勃然而怒，道：“你混球，我为什么要给你钱？”

“给不给随便你。”小关收回手掌，仍不望他一眼，淡淡道：“我不喜欢跟快死的人讲话。”

不过他行走之势又被阿雷伸手拦住，阿雷此人胆子一定不大，所以不敢把小关的话全当作耳边风。

他问：“为什么我是快死的人？你说说看，哼……”

然而小关在他气哼哼好像很凶的声音中，又伸手表示要钱。显然他一点儿都不怕阿雷凶恶发狠。

阿雷很可能是平生第一次碰着这种无赖得极之古怪的人，一时方寸大乱，不知如何是好。

另一方面，小关的态度样子又令人火冒三丈。

阿雷一气之下，把银票塞在小关手中，忿然道：“好，好，给你，你说……”

小关冷笑一声，也不瞧看银票，问道：“这是多少？”

阿雷这时才露出心痛神色，道：“我的妈，这张是五十两的。”

小关摇头道：“不够。”

那只手又做出可厌可恨的要钱手势。

当然这是阿雷的想法和感觉而已。

世上之事往往这么稀奇。

阿雷付了五十两，本是好像挖了一大块肉那么痛苦。

但既然已付了五十，这时居然大方起来，掏出几张银票，拣一张又塞入那只怪手里：“这是二十两。”

“不够。”

小关声音似乎比那只手的动作更快了。

“这是三十两！”

“不够！”

阿雷苍白的面上居然现出红晕血色，忿忿道：“这张是一百两。够不够？吓？”

如果小关还不收科，阿雷大概会爆血管而死。

总算小关此人心地还好，“你听着。”他说：“你最多只有三个月寿命，这一点难道雷真人没有告诉你？”

“没有，他不喜欢我，从来不瞧我一眼。”

“你要钱不打紧，但态度太坏不是明哲保身之道了。以我看来，你身上最少有五六种奇异内伤。刚才那什么长胜府左右二使，便曾利用银票暗附内力给了你一下。你的内伤，恐怕都是这样得来的。”

阿雷一想再想，人家这话真对。

敢情这几年来银子虽然赚得不少，可是身体老是那么孱羸病弱，医药费之多简直到了不像话的地步。

“那我怎么办？”阿雷问：“我就算不干这差使，这一身内伤也不会自动痊愈啊！”

“当然不会。”小关直到这时总算瞧他一眼，不过却是白眼：“我收的费用只是指出你的问题，不包括答案。”其实他哪里有答案，根本上他所谓

指出问题，也不过是当时眼见长胜府左右二使的银票附有内力，把阿雷撞得踉跄一下，因而触动灵机。

现下银子已连本带利到了手，胡说八道的话也差不多用完。于是，一声再见，头也不回夺门而出，沿廊奔去。

雷天眼真人眯合着眼睛一睁开，眼光宛如电闪，却是乍现即逝。这并不是说他眼睛又阖拢起来，而是那种锋锐明敏无止境的光芒消失了而已。

但他对面的小关丝毫不以为意，仍然坐着歪歪斜斜。人到了绝路，自然而然就想得出办法。

小关正是这样。他本来身无长物，就算有亦不一定值得请天下无双的雷天眼鉴定。

目下他却笃定如泰山，面上还有一抹不怀好意的微笑。那意思显然是认为雷天眼真人这回会砸招牌，会大大的丢面子。

这家伙不简单，当真是有点儿古怪。雪天眼真人微感惕惧忖想。

而此一结论，是他以洞烛幽冥之眼力、深邃的智慧、极精密的观察力等等，推论而得的。

这家伙两手空空，已可肯定没有大件的宝物。若是小件的用匣子盛装，身上必有某处会鼓起来那么一点。

如果不用适当材料包装，只要是奇珍异宝，必有宝光宝气。

但此人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好像有意来砸招牌。然而这家伙为何不辞奔波劳苦来此捣蛋砸招牌？

没有道理！

雷真人不禁轻轻地摇摇头：“我既不收钱，亦从不保证必可解答任何疑难，本来就没有招牌可砸。”

只不过时间久了，天眼二字已变成无形中的招牌而已。

正因为种种不合理，小关这家伙看来便带上了一层神秘色彩。而且，他笑容很奸险：“我是小关。你就是老雷？”

雷真人也用老奸巨滑手法反攻。

他眼睛眯起，极和气地微笑点头。对于小关在称谓上的不礼貌，好像比小关更不在乎似的。

小关可也不是省油灯！

他立刻又展开攻击：“老雷，本来我有件东西让你开开眼界。可是，你的门房使我倒尽胃口。”

雷真人突然笑了起来：“哈！哈！你真是很有趣的人。”

他的笑声显得很开心：“你真的很有趣……”

这一招乃是以评论来抢占主动攻势。一般来说，你若有资格当面评论一个人，当然隐隐有比他更高、更权威之意味。

“小关，我告诉你。一、你穿着僮仆服装，但你显然不是僮仆。二、你来见我，却没有值得我一看的東西。三、你内功不错，却完全聚集于眼耳两根。这一来，不错你耳朵比人家灵，眼睛比人家尖，但有什么用？人家三拳两脚就可以揍扁你！四、你虽然有多少邪气，却不是邪魔外道那种邪。无疑的你不是那几个大邪魔的门人弟子，这一点我绝不会看错。”

